

诸子百家之小说

太平广记

第五部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太平广记

(五)

(宋)李昉等著

目 录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005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018
卷第四百 宝一	032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043
卷第四百二 宝三	054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065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073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081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092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105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117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131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145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156
卷第四百一十二 草木七（五谷、茶、菴附）	167
卷第四百一十三 草木八	177
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187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199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208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216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223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232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240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248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255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263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271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279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289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299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306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312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318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324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328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335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342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353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364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376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386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395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407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421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431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443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452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460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468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472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481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489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497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504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512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519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526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533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540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555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566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575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586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597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610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625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640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650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661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668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为人）	678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为人）	686
卷第四百七十	族七（水族为人）	695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702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709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718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728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736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742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750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761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769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777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788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795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806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814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821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827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836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842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848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853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860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867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875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884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892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899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907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915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923
卷第五百	杂录八.....	931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石

黄石 马肝石 石鼓 采石 青石
石文 石连理 太白精 古铁铍 走石
石桥 石磨釜濑 石鱼 坠石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陨石
目岩 石驼 石柱 石响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热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蚕 坡沙 飞坡 鸣沙

石

黄 石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陨。一是土之精，坠于谷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谷城山下，黄石是也。”

子房佐汉功成，求于谷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其家葬其衣冠黄石焉。古者常见墓上黄气高数十丈。后赤眉所发，不见其尸，黄石亦失，其气自绝。（出《录异记》）

马肝石

元鼎五年，鄧支国贡马肝石百斤。长以水银养，内于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国人长四尺，唯饵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马肝。舂碎之，以和九转丹，吞之一丸，弥年不饥渴。以之拭发，白者皆黑。帝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发白者，以此拭之，应手皆黑。

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唯愿拭马肝石。”此石酷烈。不杂丹砂，唯可近发。（出《洞冥记》）

石 鼓

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武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出《录异记》）

采 石

石季龙立河桥于云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楼殿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出《录异记》）

青 石

唐显庆四年，鱼人于江中网得一青石，长四尺，阔九寸，其色光润，异于众石。悬而击之，鸣声清越，行者闻。莫不驻足。都督滕王表送，纳瑞府。（出《豫章记》）

石 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任谔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凤手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方上下万古忠孝为喜，勅礼部郎中柳逞，驰驿检覆，并同所奏。（出《录异记》）

石连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马孟诜奏：“临海水下冯义，得石连理树三株，皆白石。”（出《洽闻记》）

太白精

金星之精，坠于中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玉美，时有紫气覆之。天宝中，玄宗立玄元庙于长

安大宁里临淄旧邸，欲塑玄元像。梦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气见处是也。”

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来，尝有紫气，连日不散。”果于其下掘获玉石，琢为玄元像，高二丈许，又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陈希烈之形，高六尺以来。（出《录异记》）

古铁铍

天宝中，玄宗以三门河道险厄，漕转艰阻，乃令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余万，又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凿坚石。

匠人于坚石之下，得古铁铍，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两字，皆篆文也。玄宗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出《开天传信记》）

走石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执锄，赶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僉载》）

石 桥

赵州石桥甚工，磨垆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出《朝野僉载》）

石 磨

吴兴故彰县东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竖一石，可高百余丈，至青而团，如两间屋大。四面斗绝，仰之于云外，无登陟之理。其上复有盘石，正员如车盖，恒转如磨，声若风雨，土人号为石磨。转馱则年丰，迟则岁俭。欲知岁之丰俭，以石磨候之，无差焉。（出《续齐谐记》）

釜 濑

夷道县有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实中耳。（出《酉阳杂俎》）

石 鱼

衡阳相乡县，有石鱼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黄。开发一

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焉，长数寸，烧之作鱼腥。
(出《酉阳杂俎》)

坠石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尝入山采药，暴风雨，避于桤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晴朗。僧就视，乃一石，形如乐器，可以悬击。其上平齐如削，中有窍，其下渐阔而员，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无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已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受之而卒。(出《酉阳杂俎》)

立石

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出《酉阳杂俎》)

孤石

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出《酉阳杂俎》)

网 石

于季有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鱼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觉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司封员外入蜀时，亲睹其事。（出《酉阳杂俎》）

卵 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尝闲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划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出《酉阳杂俎》）

卧 石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举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使祭而举之，小雨小举之，大雨大举之。相传此石忽见如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阳杂俎》）

僧 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东临海县界，得洞穴。同志僧

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山十许里。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市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滨矣。（出《录异记》）

陨 石

唐天复十年庚午夏，洪州陨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观前，有声如雷，光彩五色，阔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见光闻声。观前五色烟雾，经月而散。有石长七八尺，围三丈余，清碧如玉，堕于地上。节度使刘威命舁入昭仙观内，设斋祈谢。七日之内，石稍小，长三尺；又斋数日，石长尺余；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观内。（出《录异记》）

目 岩

平乐县有山，林石岩间，有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岩。（出《荆州记》）

石 驼

于阗国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骆驼溺水，滴下，以金

银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执之，令人身臭，皮毛改。（出《洽闻记》）

石 柱

劫比他国，中天竺之属国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绀色有光。或观其身，随其罪福，悉见影中见之。（出《洽闻记》）

石 响

南岳响嶙峰，有响石，呼唤则应，如人共语，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之曲，有响石，高三丈五尺，阔二丈，状如卧兽。人呼之应，笑亦应之，块然独处，亦号曰独石也。（出《洽闻记》）

石 女

桂阳有贞女峡，传云，秦世数女，取螺于此，遇雨，一女化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状似女子。（出《玉歆始兴记》）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

余枚，如流星往来。或聚或散。石上常有光景。相传云，珠藏于此，乃无价宝也。或有见者，密认其处，寻求不得。（出《录异记》）

化 石

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以化为石。求它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出《录异记》）

松 化

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中，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且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出《录异记》）

自然石

洪州建昌县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龟，散在地中，莫知其数。皆如镌琢之状，而无文字。石人多倒卧者，时有立者。

又云，侧近有石井，深而无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远近，道侧亦皆是石人焉。（出《录异记》）

热石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础。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烧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传耳。

又蜀州晋原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东边者，坐即灵者；西边者，与诸石无异。色并带青白也。（出《录异记》）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录》）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县令，后连带古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与家人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

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卒无所得。（出《稽神录》）

三 石

处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为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邓德明《南康记》）

人 石

昔有夫妻二人，将儿入山猎，其父落崖，妻子将下救之，并变为三石，因以为人石。（出《周地图记》）

金 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瓌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圆石，如球形，式如砮斫，乃重叠如壳相包。

斫之至尽，其大如拳。复破之，中有一蚕，如蛴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

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下蜀，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蚨还钱事。

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畜之。则宝货自致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蛴螬也。（出《稽神录》）

坡 沙

飞 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垄，依然仍旧。（出《朝野佥载》）

鸣 沙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鈇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无复有声。（出《国史异纂》）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水 酿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铜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陆鸿渐零水 龙门 漏泽（两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渝州滩 清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水

帝神女

《山海经》：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处江为神。《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离骚》所谓《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图玉板》云，尧之二女，为舜之妃，死葬于此。冢在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出郭璞注《山海经》卷五）

刘子光

汉刘子光西征，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南，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出《独异记》）

益 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益水在其阳。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停览矚，移晷乃渐散灭。县去长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里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炳象，构成宫室。昔汉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楼观参差，宛然备矚，公侯弟宅皆满目。班超在浑耶国，平旦，云霞鲜明，见天际宫阙，馆宇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审论。（出《录异记》）

酿 川

沈酿川者，汉郑弘，灵帝时为乡啬夫。从宦入京，未至，夜宿于此。逢故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沽酒无处，情抱不申，乃投钱于水中而共饮。尽夕酣畅，皆得大醉。因便名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书。（出《博物志》）

石脂水

高奴县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出《酉阳杂俎》）

元街泉

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随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出《酉阳杂俎》）

铜 车

荆之清水宛口旁，义熙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见岸侧有钱，出于流沙，因竞取之。手满置地，随复流去。乃以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铜牛牵车之势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轂有六幅，通体青色，轂内黄锐。时沈敞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

神牛泉

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

庙。耆旧云，山下亦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降，下导九十九泉，饮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导九十九泉，积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经》）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与桑乾泉通。后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鱼七头，于此池放之。后与桑乾原得穿鱼，犹为不信。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久之，又与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岚州静乐县东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连纳。（出《洽闻记》）

丹 水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出《国史异纂》）

陆鸿渐

元和九年春，张又新始成名，与同恩生期于荐福寺。又新与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鉴室。会才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数编书。又新偶抽一通览焉，文细密，皆杂记，卷末又题云《煮水纪》。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遇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赴郡。抵扬子驿中，将食，

李曰：“陆君善茶，盖天下闻，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取水，陆洁器以俟。

俄水至，陆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人，敢给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齐至岸，舟荡半，惧其眇，挹岸水以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李大惊赏，从者数十辈，皆大惊愕。李因问陆，既如此，所经历之处，水之优劣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经》）

零 水

赞皇公李德裕，博达士。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隐也。（出《中朝故事》）

龙 门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木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埽，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出《国史补》）

漏 泽

漏泽，据酈元注水经云，姚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绿水泓澄。凡三大泽，曲际有阜，俗谓之妫亭。侧有三石穴，广员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竭陂泽中矣。左右居人，识其将漏，预以水为曲拔物障穴口，鱼鳖异鳞，不可胜载矣。今按此泽漏，凡穴区别，所谓车箱漏、鼓漏、土漏、鸡漏、猪漏。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过三日之中俱尽。在今兖州泗水县治东七十里。（出《七闽记》）

又

兖州东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围百里而近。恒值夏雨，侧近山谷间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属春雨，即鱼鳖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无余。故彼之乡里，或目之为漏陂，亦谓之陷泽。其水将漏，即有声，闻四远数十里分，若风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涡势，然后沦入于穴。村人闻之日，必具车乘及驴驼，竟拾其鱼鳖，辇载而归。率一二岁陷，莫知其趋向及穴之深浅焉。（出《玉堂闲话》）

重 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纹彩焕发。郑人浆水酿酒，

近邑水重。斤两与远郊数倍（出《国史补》）

湘 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见底，碎石若樗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罗含《湘川记》）

暴 水

青城山，因滞雨崖崩，暴雨大至，在丈人观后，高百余丈，殿当其下，将忧摧坏。俄有坠石如岸，堰水向东，竟免漂陷。观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为劳。自此暴雨出处，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绝。（出《录异志》）

仙 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县界，岷江南岸。其池周回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者，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表其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见有石岩一所，向岷江而见在。（出《渝州图经》）

渝州滩

渝州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腾，乍停乍发，多覆舟之患。古老传，昔有仙居和来为巴州刺史，过此滩舟翻，溺水而死。和女与兄途行，女有两儿，方稚齿，乃分金珠作二锦囊，纓致儿颈。然后乘船至父没处，叫声投水。凡六日。与兄梦云：“二十一日，与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滩侧。（出《渝州图经》）

清 潭

新康县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大雨暴水。至今有验。（出《录异记》）

驱山铎

宜春界钟山，有峡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回环澄澈，深不可测。曾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锁。引之数百尺，而获一钟，又如铎形。渔人举之，有声如霹雳，天昼晦，山川振动。钟山一面，崩摧五百余丈，渔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处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识者云，此即秦始皇驱山之铎也。（出《玉堂闲话》）

井

乌山龟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如马蹄。积炭五堆于函旁。复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犹湖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馱。俄有一船，触石而至。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子义之船。”（出《酉阳杂俎》）

绿珠井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传云，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迨后虽时有产女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全。异哉！（出《岭表录异》）

临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鸿胪少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名家，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后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朱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

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火 井

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时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后，火转盛热，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后人以家烛火投井中，即灭息，至今不复燃也。（出《博物志》）

盐 井

陵州盐井，后汉仙者沛国张道陵之所开凿。周回四丈，深五百四十尺。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奏卖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万贯。百姓贪其利，人用失业。井上又有玉女庙。古老传云，比十二玉女，尝与张道陵指地开井，遂奉以为神。又俗称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秽污。曾有汲水，误以火坠，即吼沸涌。烟气冲上，溅泥漂石，甚为可畏。或云，泉脉通东海，时有败船木浮出。（出《陵州图经》）

御 井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井，地卑水柔，宜用灌。

开元中，以骆驼数十，驮入大内，以给六宫。（出《国史补》）

王 迪

唐贞元十四年，春三月，寿州随军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竭。见井底有声，如婴儿之声。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狈之应验。（出《祥异集验》）

贾 耽

贾耽在滑台城北，命凿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人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问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命从婢以银棱碗，就井承水。误坠井，经月余，碗出于渭河。（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书，常饮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递铺。

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虽布素，皆引接。僧谒德裕，曰：“相公在位，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窃有感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

德裕颔颐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欲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攀弋奕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有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

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

德裕以惠山一罍，昊天一罍，杂以八瓠一类，都十瓠，暗记出处，遣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寺与昊天，余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当时停其水递，人不告劳，浮议弭焉。（出《芝田录》）

永兴坊百姓

唐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似隔壁。井匠惧，不敢扰。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

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遂令塞之，据《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章程。三十七岁，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抑知厚地之下，或别有天地也。（出《酉阳杂俎》）

独孤叔牙

独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搅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处，辄生黄菌。（出《酉阳杂俎》）

柴 都

东方有柴都焉，在齐国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状，深不测。至春夏时，雹从井中出，出则败五谷。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则雹为患。故号柴都。（出《郭氏玄中记》）

濠州井

戊子岁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应募者，其子先入，倚锤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啮。（出《稽神录》）

鸡 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

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者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沸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息，井中唯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录》）

军 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淀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绳甚急，即出之，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业。使填此井。（出《稽神录》）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卮，倾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罾缒石以测之，数十丈乃及底。粘一新捻头而上，与人间常食者，无少异也。（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 宝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苻坚 零都县人
何文 侯通 成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蛇

金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

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入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

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也。”（出《神异经》）

翁仲儒

汉时，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于是与王侯争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出《神异经》）

霍 光

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铍饰之。每夜，车辖上有金凤凰飞去，莫如所，至晓乃还，守车人亦见之。南郡黄君仲，于北山罗鸟，得一小凤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车辖上凤凰，常夜飞去，晓则俱还。今晓不还，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

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凰子。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倏然飞去。帝使人寻之，直入光家，至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之。故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是也。（续《齐谐记》）

陈 爵

汉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有湖，皖氏小儿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挺先钓。爵往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归取竿纶，去挺三十步所，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爵以为铜也，涉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共取之，竟不能得。人入深渊中流，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吏，字君贤，惊曰：“安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贤言于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裕躬奉献，且言得金状。（出《论衡》）

苻 坚

前秦苻坚建元五年，长安樵人于城南见金鼎，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城，化为铜鼎。（出《异苑》）

雩都县人

南康雩都县，跨江南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旧传尝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之辄形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著穴上石，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间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寄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盘酒。食讫，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内，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出《述异记》）

何 文

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

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异传》）

侯 邈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邈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广石，皆大如斗。邈爱之，收藏于书笈，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邈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别墅。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坐于席末。邈怒而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记忆乎？”尽取邈妓妾十余人，投之书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邈令苍头驰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邈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之妾游行，宾从极多，见邈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出《玄怪录》）

成 弼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

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弼声。回顾，乃道者也。弼大惊，而谓弼曰：“吾不期汝至此，无德受丹，神必诛汝，终如吾矣。”因不见。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

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艺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方，诉之。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入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问毯有何奇异，而谓之宝。婆罗门令舒毯于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湿。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出《广异记》）

玄 金

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隐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尺。（出《酉阳杂俎》）

邹骆驼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浼其饼，驼苦之。乃将镬斫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附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出《朝野僉载》）

裴谈

裴谈为怀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见山穴开，有黄金焉，可数间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铤，皆长尺余。因以石塞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则迷其处。樵者颇谙山谷。即于洛城怀州。造开石物锤凿数车。州有崔司户，知而助之。将往开，而谈妻有疾，请道家奏章请命。奏章道士忽传天帝诏曰：“帝诏语裴谈，吾太行山天藏开，比有樵夫见之，吾已遗金五铤，命其闭塞。而愚人贪得，重求不获，乃兴恶。将开吾藏，已造锤凿数车。若开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开锤凿。此州人且死尽，深无所益。此州崔司户，与其同心，但诣崔验之，自当有见。急止之，汝妻疾自当瘳矣。”谈大异之，即召崔子问故，果符所言。乃没其开石具而禁止之，妻寻有间。（出《纪闻》）

牛氏僮

牛肃曾祖大父，皆葬河内，出家童二户守之。开元二十八

年，家僮以男小安，质于裴氏。齿牙为疾，昼卧厩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汤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惊顾，不见人而又寝。

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岂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丛，掘其根。根转壮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砖，有铭焉。揭砖已下，有铜钵剝，于其中尽黄金铤，丹砂杂其中。安不知书，既藏金，则以砖铭示村人杨之侃。留铭示人，而不告之。

铭曰：砖下黄金五百两，至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贼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泽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图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两，亦此人得之。诸人既见铭，道路喧闻于裴氏子。

问小安，且讳，执鞭之，终不言。于是拷讯，万端不对，拘而闭诸室。会有画工来访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诱问之，画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于人处，用钱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来更市。”张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铭后，下得数金丹砂，今无遗矣。”金宝不得，则又加捶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会裴氏苍头，自太原赴河内，遇小安于泽州。小安邀至市，酒饮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泽之金乎！及苍头至裴言之，方悟。（出《纪录》）

宇文进

夏县令宇文泰犹子进，尝于田间得一昆仑子，洗拭之，乃黄金也。因宝持之。数载后，财货充溢，家族蕃昌。后一夕失之，而产业耗败矣。（出《纪闻》）

苏 遏

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其舍宇唯堂厅存，因生草树甚多。有扶风苏遏，恹恹遽苦贫穷，知之，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更以后，未寝，出于堂，彷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而叫曰：“咄。”遏视之不动。良久，又按声呼曰：“烂木，咄。”西墙下有物应曰：“诺。”问曰：“甚没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锵。”烂木对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阶，中庭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缘没敢叫唤。”对曰：“不知。”遏又问：“承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曰：“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丧逝。亦不曾杀伤耳。”

至明，更无事。遏乃自假锹锒之具，先于西墙下掘。入地三尺，见一朽柱，当心木如血色，其坚如石。后又于东墙下掘两日，近一丈，方见一方石，阔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以篆书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赐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为德。”又自为计曰：“我得此宝，然修德亦可禳之。”

沈吟未决，至夜，又叹息不定，其烂木忽语曰：“何不改名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称有德。烂木曰：“君子傥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吾人矣。”有德许之。明辰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还宅价修葺，送烂木于昆明池。遂闭户读书，三年，为范阳请入幕，七年内，获冀州刺史。其宅更无事。（出《博异志》）

韦思玄

宝应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倏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士，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臞尽溃血且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童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是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李 员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乐，如是久不绝。俄而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兰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音阒。员且惊且

异。朝日，命家童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隕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金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令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座右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出《宣室志》）

虞乡道士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滌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赵怀正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贺，常以女工致饘。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则无所觉。赵枕辄复旧，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是弃

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岁余，赵病死。妻令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挺处，其模似预曾勘入，无丝发隙，不知从何而入也。挺各长三寸余，阔如巨指。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贺今住洛惠节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纫针，亲见其说。（出《酉阳杂俎》）

金 蛇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则自宝库中出，游于阶陛间，光明照耀，不可擒获。宫人掷珊瑚玦以击之，遂并玦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库内，得黄金蛇而玦贯其首。上熟视之，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视额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即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玻璃连环，系蛇于玉彘之前足。其后竟不复有所见，以彘食蛇也。（出《杜阳杂编》）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金下（水银附）

张珽 龚播 宜春郡民 张彦
康氏 豫章人 陈浚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

吕生玉 沈攸之 玉龙 江严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金下

张 珽

咸通末年，张珽自徐之长安，至圃田东，时于大树下。俄顷，有三书生继来，环坐。珽因问之。一书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来，欲一游龙门山耳。”乃共闲论。其王象之曰：“我去年游龙门山，经于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于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谒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见一宅，甚荒毁。既叩门，有一子儒服，自内而出，见象之颇喜。问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张珽秀才也，李特、黄真，即我同乡之书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设酒馔，其所设甚陈故。儒服子谓象之

曰：“黄家弟兄将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虽诸黄齿长，又将若何？”黄真遽起曰：“今日良会，正可尽欢，诸君何至亟预人家事，波及我孙耶？”珽性素刚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问之曰：“我偶与二三子会于一树下，又携我至此，适见高论，我实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谁也？且君辈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惧，但实言之！”象之笑曰：“黄氏将乱东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问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黄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树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郑适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复遇郑适，今诣之。君是生人，当怯我辈；既君不怯，故聊得从容耳。”珽又问曰：“郑秀才既与我同科，奚不语耶？”郑适曰：“某适思得诗一首以赠。”诗曰：“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珽览诗怆然，叹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犹化精，人不复化。”象之辈三人，皆闻此叹，怒而出。适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门外回顾，已见一坏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剑击之。金玉精皆中剑而踣，唯枯树精走疾。追击不及，遂回，反见一故玉带及一金杯在路傍。王廷拾得之，长安货之，了无别异焉矣。（出《潇湘录》）

龚 播

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自业，结草庐于江边居之。忽遇风雨之夕，天地阴黑，见江南有炬火，复闻人呼船求济急。时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独棹小艇，涉

风而济之。至则执炬者仆地。视之即金人也，长四尺余。播即载之以归。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出《河东记》）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异，诸从同爨。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诸子弟皆好善积书，往来方士高僧儒生。宾客至者，皆延纳之。忽一日晚际，有一妇人，年少端丽，被服靓妆，与一小青衣，诣门求寄宿。章氏诸妇，忻然近接，设酒馔，至夜深而罢。有一小子弟，以文自业，年少而敏俊，见此妇人有色，遂嘱其乳妪，别洒扫一室，令其宿止。

至深夜，章生潜身入室内，略不闻声息，遂升榻就之。其妇人身体如冰，生大惊，命烛照之，乃是银人两头，可重千百斤。一家惊喜，然恐其变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每日三就食，声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无比。（出《玉堂闲话》）

张彦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于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堂，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

骇入验之，乃无延爇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篋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出《北梦琐言》）

康 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赁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

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声。

康适归，欲至家，路左忽有钱五千、羊半边、尊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必获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长，遂为富人。

有李浚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出《稽神录》）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发之，得金人十二头，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数款精丽，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戎将劫取之。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陈 浚

江南陈浚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宿。舍之厅事。夜间，闻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卧于壁下，乃银人也；黄衣不复见矣。自是致富。（出《稽神录》）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经舍南大冢。冢傍恒有一黄衣儿，与之较力为戏。其主迟之，奴以实告。覘之信然。一日，挟挝而往，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踏，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自是富。（出《稽神录》）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方舞，即击之堕地，乃白金一瓶。复掘地，获银千两。遂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水银

吕 生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姬，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目以笑。其姬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来也。

明日，生独寤于室，又见其姬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

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若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姬忽上榻以臂搯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姬忽上榻，复以臂搯生。生遽觉一身尽凜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姬，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姬，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者一姬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姬，与始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耶？”姬笑曰：“君言过矣。若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

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除去怪魅，

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蚁耳。今夕愿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姬果来，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姬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姬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姬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惊曰：“吾死乎！”姬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将成君之富耳。”言毕，又去。

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穷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怪其姬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出《宣室志》）

玉

沈攸之

宋顺帝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蹀躞惊嘶，如似见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又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怪。检内人，唯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夜，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则还。试取看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玉 龙

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出声如琴瑟，水尽乃止。（出《酉阳杂俎》）

江 严

江严于富春县清泉山，遥见一美女，紫衣而歌。严就之，数十步，女遂隐，唯见所据石。如此数四，乃得一紫玉，广一尺。又邴浪于九田山见鸟，状如鸡，色赤，鸣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凿石，得一赤玉，如鸟形状也。（出《列异传》）

唐玄宗

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珠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

及玄宗即位，每京师僭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

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

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出《明皇杂录》）

五色玉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

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二千人及其珠玕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命中使随二人验之。

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水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玉辟邪

肃宗赐李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闻数百步，虽锁之于金函石柜中，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芬馥经年，纵瀚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之坐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一则大笑，一则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輶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泣交下。辅国恶其怪，遂碎之为粉，没于厕中。自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安邑里，芬馥弥月犹在。盖舂之为粉，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始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官，知异常物，隐屑二合。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而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冲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

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识。夏即于堂中设迎凉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于杉。虽若乾枯，未尝凋落。盛暑束之窗户间，凉自至。凤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鸾凤之形，其木颇似枯槁，故毛羽秃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于高堂大厦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曰常春木。纵以烈火焚之，终不焦黑。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云：火林国出也。（出《杜阳杂编》）

软玉鞭

德宗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中获玉鞭。其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也。瑞妍节文，光明可鉴，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首尾相就，舒之则径直如绳。

虽以斧鑕锻斫，终不伤缺。德宗叹为神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蚕丝为鞘。碧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也。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亦连延十数里，小者亦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撚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鬼神愁，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阙，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玉猪子

执金吾陆大钧，从子某，其妻常夜寝中，闻有物啾啾斗声。既觉，於枕下揽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白玉猪子也。大数寸，状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宝之。自此财货日增，家转蕃衍，有求必遂，名位迁腾。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陆氏亦不昌矣。（出《纪闻列异》）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鲸鱼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宝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严生 张文琬 卫庆 鬻饼胡

隋 侯

隋侯行，见大蛇被伤而治之。后衔珠以报。其珠径寸，纯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出《搜神记》）

燕昭王

燕昭王坐握日台，时有黑鸟白颈，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悬照于云日，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言波澜常圆转而流。有黑蚌，飞翔而来去于五山。黄帝、务成子游寒山，得黑蚌在高坐之上，故知验矣。昭王时，其国来献。王取宝璋水，洗其泥沙而叹曰：“悬日月已来。”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千回。此蚌千岁一生，珠渐轻细。昭王常怀握此珠，当盛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珠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高后

汉高后时，下书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会稽市贩珠，乃献之。赐金百斤。鲁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从仲求珠。复献四寸者。（出《列仙传》）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馆陶，大如李，有明耀。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滨。大如鸡子，圆四寸八分。（出《列仙传》）

梁武帝

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宝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颂》。（出《酉阳杂俎》）

火珠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于罗刹国得。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出《国史异纂》）

鲸鱼目

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凡珠有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名珠儿。吴越间俗说：“明珠一斛，贵如玉者。”合浦有珠市。（出《述异记》）

珠池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赋。耆旧传云，太守贪则珠远去。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曝乾，谓之珠母。容桂率将脯烧之，以荐酒也。肉中有细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岭表录异》）

少城珠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太多，焚之。合在此地。合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

非是乎？（出《酉阳杂俎》）

青泥珠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额骨及辟支佛舌，并清泥珠一枚。则天悬额及舌，以示百姓。额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胡人来听讲，见珠纵视，目不暂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故欲买珠耶？胡云：“必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闻奏，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出《广异记》）

径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

便出一手，其大多毛，捧珠而去。（出《广异记》）

宝珠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天大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诸胡大骇曰：“久知中国有此宝，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遗之。胡等叹恨。告云：“若能至此，当有金帛相答。今往扬州，所债几何？”士人云：“五百千。”诸胡乃率五百千与之，令还取珠。士人至金刚脚下，珠犹尚存，持还见胡。胡等喜抃。饮乐十余日，方始求市。因问士人，所求几何。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群胡合钱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观珠之价。士人与之偕行东海上。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水 珠

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

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议曰：“此凡物耳，何得值亿万也？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且试其酬直。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瓦砾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或有问者，知其夜光，或酬价数千。价益重矣。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

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冷，流泛而出。

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纪闻》）

李 勉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舡，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瘞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

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述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出集异记）

李 灌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

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桔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墉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独异记》）

上清珠

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耀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验也。（出《酉阳杂俎》）

守船者

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守船者夜中雨过，忽见庙前光明如火，乃窥之。见一物长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团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掷之。此物惊入草，光遗在地。前视之，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为人所见，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宝物怕秽，乃脱褻衣裹之，光遂不出。后无人知者。至扬州胡店

卖之，获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

严 生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岷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囊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出《宣室志》）

张文琬

张文琬牧弘农日，捕获伐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问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某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县南山尧女冢，近亦曾闻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按验，即冢果有开处。旋获其盗，考讯与前言无异。及牵引其徒，称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后自京东出，过卢氏，复问邑中，

具如所说。（出《尚书故实》）

卫 庆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堕，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陇亩中，若流星。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裹以缣囊，緘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余丝案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并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铿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璽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蒲酒之费，未释服，室已如悬磬矣。（出《三水小牋》）

鬻饼胡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遗以汤药。既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殓瘞。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弹丸，

不甚光泽。生为营葬讫，将出市，无人问者。

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见大惊曰：“郎君何得此宝珠？此非近所有，请问得处。”生因说之。胡乃泣曰：“此是某乡人也。本约同问此物，来时海上遇风，流转数国，故僭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寻，不意已死。”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酬之。生诘其所用之处。胡云：“汉人得法，取珠于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则削。以身入海不濡，龙神所畏，可以取宝。一六度也。（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马脑 犀 月镜 秦宝 珊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导 玉清三宝 宝骨 紫犴羯 紫贝 魏生

马 脑

帝颡项时。丹丘之国献马脑瓮，以盛甘露。帝德所被，殊方入贡，以露充于厨也。马脑石类也，南方者为上。令善别者，马死则扣其脑而视。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飞空虚；脑色黄者，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外；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弩。今为器多用赤色者。若是人功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拙。其国人听马鸣，别其脑色。（出王子年《拾遗》）

犀

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校小，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点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俱粟文，堪为腰带。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点大小奇异，固无常定。有偏花路者。有项花大而根花小者。谓之倒插通。此二种亦五色无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点奇异，则价计巨万，乃希世之宝

也。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牛额上者。必花多是撒头豆点。色深者堪为鍔；散而浅。即拍为盘碟器皿之类。又有骇鸡犀。辟尘犀、辟水犀、明犀，此数犀但闻其说，即不可得而见也。（出《岭表异录》）

月 镜

周灵王起处昆昭之台，有侍臣苾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长夜宴乐，或俳谐僂笑，有殊俗之伎。百戏骈列，钟石并奏。亦献异方珍宝。有如玉之人，如龙之锦，亦有如镜之石，如石之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玉人皆有机类，自能转动，谓之机妍。苾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谄而卒杀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璧，不见其尸矣。（出王子年《拾遗》）

秦 宝

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所惊异者，有玉五支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结华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筑笙竽皆作，与真乐不异焉。玉琴长六尺，上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玗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鳞相次，吹息则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疑。人有疾病在内者，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

始皇帝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珊 瑚

汉宫积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曰烽火树。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杂记》）

又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数十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余。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宫。汉元封二年，郁林郡献珊瑚妇人，帝命植于殿前，谓之女珊瑚。忽柯叶甚茂，至灵帝时树死，咸以为汉室将衰之征也。（出《述异记》）

又拂菻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小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铁钐发其根，于舶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出《洽闻记》）

四宝宫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按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拾遗录》）

延清室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盖石文如画也。石体盛

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杂宝饰之。视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清凉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风也。偃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洁彻，侍者言以冰无盘，必融湿席，乃和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更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皆犹有此器，而多残破。王莽之世，不复知所在。（出《拾遗录》）

玉如意

吴孙权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埋宝，以当王气。”此盖是乎？（出《酉阳杂俎》）

七宝鞭

晋明帝单骑潜入，窥王敦营。敦觉，使骑追之。帝奔。仍以七宝鞭顾逆旅姬，扇马屎。王敦追之人，见马屎，以为帝去已远。仍宝鞭，不复前追。（出《中说》）

犀导

晋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见林下踣一尸，已臭烂。乌来

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乌。乌乃起。如此非一。潜异之，乃就看之。见死人头上著通天犀导，价数万钱，乃拔取之。既去，众乌争集，无复驱者。潜后以此导上晋武陵王。王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褚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头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必当相报：终不独受枉酷。”江夫人恶之。月余遂薨。（出《续齐谐记》）

玉清三宝

杜陵韦弁，字景昭。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弁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殆。

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去。”弁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出十里，得郑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门用花辟，砌用烟矗。弁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弁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弁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次为何所？女郎又何为者？愿一闻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貽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虽云不可滞世间人，君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

竹尽举，飘然冷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声曲。酒既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曰‘紫云’，愿授圣主。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宝，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澈。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澈则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别去。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

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值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出《宣室志》）

宝 骨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缘李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琬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故事。云，李相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一僧尝赞佛，施鞍一具，卖之，价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口经数年，次当赞佛。因极祝林甫功德，冀获厚衬。毕，帘下出彩筐；香罗褙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大失所望，惭愧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

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出《酉阳杂俎》）

紫荇羯

乾元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荇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出《广异记》）

紫贝

紫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南越志》云：“土产大贝，即紫贝也。”（出《岭表录异》）

魏生

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

然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穷匮，为士旅所摈。因避乱，将妻入岭南。

数年，方宁后归。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后，登岸肆目。忽于砂碛间，见一地，气直上冲数十丈。从而寻之，石间见石片如手掌大，状如瓮片，又类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试取以归，致之书篋。

及至家，故旧荡尽，无财贿以求叙录，假屋以居。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名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怀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谗，不胜慚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潜问胡：“此宝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国之宝。因乱遂失之，已经三十余年。我王求募之，云，获者拜国相。此归皆获厚赏，岂止于数百万哉？”问其所用。云：“此宝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设坛致祭之，以此置坛上。一夕，明珠宝贝等皆自聚。故名‘宝母’也。”生得财倍其先资也。（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玉 马脑柜 岑氏

肃宗朝八宝

开元中，有李氏者，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乃舍俗为尼，号曰真如。家于巩县孝义桥。其行高洁，远近宗推之。

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于精舍户外盥濯之间，忽有五色云气，自东而来。云中引手，不见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宝之。慎勿言也？”真如谨守，不敢失坠。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转流寓于楚州安宜县。

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见二人，衣皂衣。引真如东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楼观严饰，兵卫整肃。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宝冠。号为天帝。复有二十余人，衣冠亦如之，呼为诸天。诸天坐，命真如进。而诸天相谓曰：“下界丧乱时久，杀戮过多，腥秽之气，达于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宝压之。”又一天曰：“当用第三宝。”又一天曰：“今厉气方盛，秽毒凝固，第三宝不足以胜之，须以第二宝，则兵可息，乱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宝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旉，进达于天子。”复谓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宝五段，人臣可得见之。今者八宝，唯王者所宜见之。汝慎

勿易也。”乃具以宝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复令皂衣者送之。

翼日，真如诣县。摄令王滔之，以状闻州。州得滔之状，会刺史将行。以县状示从事卢恒曰：“安宜县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讯之。”恒至县，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谁敢废坠！且宝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宝示恒。其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可八寸余，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色比蒸栗，潭若凝脂。辟人间兵疫邪疠。其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其三曰“谷璧”，白玉也。径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无异雕镌之状。王者得之，即五谷丰稔。其四曰“王母玉环”。二枚，亦白玉也。径六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国归复。其玉色光彩益发，特异于常。卢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宝乎？”真如乃悉出宝盘，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极也。恒与县吏同视，咸异之。

翌日旣至，恒白于旣曰：“宝盖天授，非人事也。”旣覆验无异，叹骇久之，即具事白报节度使崔圆。圆异之，征真如诣府，欲历观之。真如曰：“不可。”圆固强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宝。一曰“如意宝珠”，其形正圆，大如鸡卵，光色莹澈。置之堂中，明如满月。其二曰“红鞞鞞”，大如巨栗，赤烂若朱樱。视之可应手而碎，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王干珠”，其形如环，四分缺一，径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则形见。其五曰“皇后采桑钩”，二枚，长五六寸，其细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银，又类熟铜。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长可四寸，阔寸许。无孔。膩如青玉。八宝置之日中，则白气连天；措诸阴室，则烛耀如月。其所压胜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

知也。圆为录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为若何。”圆惧而止。侁乃遗卢恒随真如上献。时史朝义方围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绝，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以建巳月十三日达京。时肃宗寝疾方甚，视宝，促召代宗谓曰：“汝自楚王为皇太子，今上天赐宝，获于楚州。天许汝也，宜保爱之。”代宗再拜受赐。得宝之故，即日改为宝应元年。上既登位，及升楚州为上州，县为望县，改县名安宜为宝应焉。刺史及进宝官，皆有超擢。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宠锡有加。自后兵革渐偃，年谷丰登，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

真如所居之地得宝，河壖高敞，境物润茂。遗址后为六合县尉崔理所居。西堂之间，相传云。西域胡人过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处而瞻礼焉。（出《杜阳杂编》）

灵光豆

代宗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因其国有海，东北四方里。国西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国人有疾，辄照之，使知起于某脏某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华之菘豆，其色殷红，而光芒可长数尺。本国亦谓之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称之可重一斤。帝啗一丸，叹其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帝赐独孤妃子。与帝同泛舟于龙池，有紫云自二上而生，俄顷满于舟中。帝由是命置之于堂内，以水喷之，化为二龙，腾空东去矣。（出《杜阳杂编》）

万佛山

上崇释氏教，乃春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毼毼，及万佛山，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以毼毼籍其地。毼毼之巧丽，亦冠绝于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妓乐，列国山川之状。或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其真假。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辨缕金玉水精，为蟠盖流苏。庵瞻匍罗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势若飞动。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阔三寸，以蒲牢衔之。每击钟，行道僧礼拜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声。盖关絃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计。上置九光扇于岩巖间。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见有光出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千口而退。（出《杜阳杂编》）

玳瑁盆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国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醉则经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丝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仍缀以

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勿际暴雨，而裘无纤毫沾濡。方叹为异物。夜明犀，其状类通天犀，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缯十重，终不能掩其耀焕。上遂命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其蜡炬，有如昼日。（出《杜阳杂编》）

辟尘巾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甲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之外县。去州二百余里，高方令辍身勘甲。甲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食间解之。座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甲曰：“余尝游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甲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甚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谓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甫请避左右，言某於新罗获巾子，可辟尘，欲献此赎甲。即于怀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清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甲之性命，恐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翼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骑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岂遭逢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故求见处士。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愿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甫即于巾上抽与之。针色如金。监军乃扎巾试之，骤于尘中，唯

身及马鬃尾无尘。高与监军旦具礼往谒，将请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浮光裘

（有目无文）

重明枕

有海外国贡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类于水精。中有楼台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执筒，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镂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无不悉具。仍通莹焉。（出《广德神异录》）

三宝村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

开成元年春，村中民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帔，被广袂之衣，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货，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索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

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

是岁仲夏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准以表之。其明日，携锄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一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矸其剑，淡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皆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缺。乃命磨莹，其清若上水之洁。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其宝。由是人无知者。（出《宣室志》）

火 玉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三宝：“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风松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冬则不复亦挟纩。宫人常用。澄明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风松石方一丈，莹澈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飈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内，稍秋气飈飈，即令彻去。（出《宣室志》）

马脑柜

武宗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更修隆真室，舂百宝屑以涂地。瑶楹金拱，银栏玉砌，晶莹炫耀，看之不足。内设玳瑁之帐，火齐之床。焚龙光之香，荐无忧之酒。此皆他国所献也。帝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以下，用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更遇渤海贡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无以为比。帝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瑰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一寸，举之则若鸿毛。帝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室，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惜久之。（出《杜阳杂编》）

岑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盖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以钱为生资，遂致殷赡。而恨不能问其石与其所用云耳。（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钱

涑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

徐景 中牟铁锥 毒槊 集翠裘
谢灵 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米
嘉陵 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

钱

涑阳童子

晋义熙十二载，涑阳县群童子，浴于涑水。忽见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放随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见流线中有一铜车，小牛牵之，势甚奔迅。儿等奔逐，掣得一轮。径可五寸，猪鼻，毂有六辐，通然青色。缸内黄脱，状如恒运。于时沈敞守南阳，求得此物，然莫测之。（出《洽闻记》）

文德皇后

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通元宝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洵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掐一甲迹，因是有之。（出《谭宾录》）

岑文本

唐贞观中，岑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寤初觉，忽有扣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用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纨鲁缟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尝与方圆形下，皆得通畅。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时，遂厌人间，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谒耳。”文本诘以汉魏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之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乃别去。才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

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警然而没。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无余物，惟得古钱一枚。文本方悟，上青童子是青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子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出《传异志》）

王清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铗，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语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如归，十余年巨富。遂罄钱成形龙，号王清本。（出《酉阳杂俎》）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可及山半，有大树。下有大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子是推而正之，以石搯之。以衣襟贮五百余而归。尽率家人复往，将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

以五百顾尔正之。余不可妄想也。”（出《稽神录》）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须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都，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蛺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往，于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邢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坠地者。明日视之，皆钱。其妻乃告埋瘞之处，发视皆亡矣。邢后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收置筐篋中。自尔稍充足，后颇富矣。（出《稽神录》）

林 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则止。所收已钜万，至今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曹 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十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

又舒州桐城县双戍港。有回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古墓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出《稽神录》）

奇物

徐 景

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麕袄。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出《酉阳杂俎》）

中牟铁锥

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出《酉阳杂俎》）

毒 槊

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掘入。蛮中呼为铎刃。（出《酉阳杂俎》）

集翠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升坐，因命仁杰与昌宗双陆。狄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狄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狄曰，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此袍，臣犹怏怏。”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赧神沮，气势索寞，累局连北。狄对御，就脱其裘，拜恩而出。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促马而去。（出《集异记》）

谢灵运须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出《国史累纂》）

开元渔者

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遥见近水烟雾朦胧，人众填杂，若市里者。遂前。见多卖药物，僧道尤众。良久呻，悉无所睹。唯拾得青黛数十，斗许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图人矣。（出《逸史》）

杨妃袜

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马嵬媪得袜一只。过客求而玩之，百钱一观，获钱无数。（出《国史补》）

紫米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碧麦紫米。上异之，翼日，出示术士

白元佐、李元戢。碧麦粒大于中华之麦，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令人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巨胜，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出《杜阳杂编》）

嘉陵江巨木

阆州城临嘉陵江。江之浒有乌阳巨木，长百余尺，围将半焉。漂泊摇撼于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阆之耆旧相传云：尧时泛洪水而至。亦靡据焉。

襄汉节度使勃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书舍人牧阆中。下车未几，亦尝见之，固以为异矣。忽一日，津吏启事曰：“江中巨木，由来东首。去夜无端，翻然西顾。”高益奇之，即与宾僚径往观焉。因广召舟子，泊军吏群民辈，则以大索羈而出之。初无艰阻，随拖登岸。太半之后，屹而不前，虽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复如前时。自是日曝风吹，僵然沙上。或则寺僧欲以为窳堵波之独柱，或则州吏请支分割鬪，以备众材。高以奇伟异常，皆莫之许。每拟还之于江，但虑劳人，遂巡未果。

开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于开元观，僚吏毕至。高欲因众力，得共牵复其木焉。及至，则又广备縻索，多聚勇力。将作气引拽之际，而巨木因依假籍，若自转移，轻然已复于江矣。拒江尚余尺许，欻然惊迸。百支巨索，皆如斩截。其木则沿洄汨没，径去绝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隐。高遣善泅者数辈，遽往观之。江水清澈，毫发可见。善游者熟视而回，皆曰：“水中别有东西二木，巨细与斯木无异。适自岸而至者，则南北丛焉。”高顾坐客，靡不骇愕。自是则不复得而见矣。有顷，

高除谏议大夫。制到，详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获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则那复留意乎转迁，俾之仍旧。（出《集异记》）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员外郎杜涉，尝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止容一升。言于九嶷山溪中得。（出《集异记》）

玉龙膏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

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所归祸乎？由土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出《宣室志》）

段成式

段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之，见有四足如蜒。举之，足亦随缩。（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常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辅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苦。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时共思憩息于清凉之所。既延入小斋，不觉宽敞。四壁施設，皆有古书名画，而炎铄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飈凜冽，如涉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察问之。

云：此日以金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坐末。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潏回疏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竹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八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求数年之间，无所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威势之使人也。（出《剧谈录》）

夏侯孜

夏侯孜为宣宗山陵使。开真陵，用功尤至。凿皇堂，深及袤丈，于坚石中，得折金钗半股。其长如掌，余尚銜石中。工乃扶取以献孜。孜以寝园方近，其事稍异，因隐而不奏。（出《唐阙史》）

严遵仙槎

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走。（出《洞天集》）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银树 合离树
玉树 豫樟 荔枝木 酒树 娑罗绵树
刺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
婆罗树 独栢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树 槃碧穉波树 齐墩树 通脱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桤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庙文木 文木筒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木

夫子墓木

鲁曲阜孔子墓上，时多楷木。（出《述异记》）
又曰：曲阜城有颜回墓，上石柎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之木。（出《述异记》）

五柞

汉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十里。宫西有青梧观。观前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肋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出《西京杂记》）

白银树

平原郡高苑城西，晋宁州刺史辟闾允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株。

合离树

终南山多合离树。叶似江离，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罗勒。其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藂条，状如车盖，一青一丹，斑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于熊耳山中。（出《西京杂记》）

玉 树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菁葱。”后左思以为假称珍，

盖未详也。（出《国史异纂》）

豫樟

豫樟之为木也，生七年而后可知也。汉武宝鼎二年，立豫樟宫于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出《述异记》）

荔枝木

南海郡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斫取其枝，故以为名。凡什具以木制者，率皆荔枝。（出《扶南记》）

酒树

顿逊国有酒树，如安石榴。华汁停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树出典逊国，名榘酒。”（出《扶南记》）

娑罗绵树

黎州通望县，有销樟院，在县西一百步。内有天王堂。前古柏树。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罗绵树，三四人联手合抱方匝。

先生花而后生叶。其花盛夏方开。谢时不背而堕，宛转至地。其花蕊有绵，谓之娑罗棉。善政郁茂，违时枯凋。古老相传云：是肉齿和尚住持之灵迹也。县界有和尚山和尚庙，皆肉齿也。（出《黎州通望县图经》）

刺 桐

苍桐不知所谓，盖南人以桐为苍梧，因以名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荣，未尝见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出《岭南异物志》）

黄漆树

日济国西南海中，有三岛，各相去数十里。其岛出黄漆，似中夏漆树。彼土六月，破树腹，承取汁，以漆器物。若黄金，其光夺目。（出《洽闻记》）

木兰树

七里洲中，有鲁斑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也。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出《述异记》）

椰子树

椰子树，亦类海棕。实名椰子，大如瓯盂。外有粗皮，如大肚子；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好者，即截开头，砂石摩之，去其皴皮，其烂斑锦文，以白金装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而动气。（出《岭表录异》）

菩提树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树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此日国王人民，大小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化，绕树下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

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有梵名二：一曰“宾拨梨婆力义”，二曰“阿湿曷咄婆刀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刀叉”。汉翻为道树。昔中天无忧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之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赏设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揭陀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石垣上二丈余。

婆罗树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婆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婆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婆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独栲树

独栲树。顿丘南有应足山。山上有一树。高十丈余。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栲树”。

波斯皂荚树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詹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拘绿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宜药用。

木龙树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贝多树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力义多。二者多梨婆力义贝多，三者部婆力义多罗多梨。并书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义”者汉言“树叶”也。

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交趾近出贝多枝，材中第一。

没树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縵。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如槐而长，花似橘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槃碧穉波树

槃碧穉波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出风痒。

齐墩树

齐墩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齐匿。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六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巨胜也。

通脱木

通脱木，如婢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如空，中有瓢，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山 桂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与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五鬣松

松凡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大才如碗。结实，味与新罗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唐中使仇士良水碓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则偃差，不必千年也。

三鬣松

唐卫公李德裕言，三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偃。不必千年方偃。

鱼甲松

洛中有鱼甲松。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敛。俗呼合掌柏。

黄杨木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青杨木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俱那卫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夏州槐

夏州唯一郎，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赤白桤

赤白桤出凉州，大者无，灰伤人。灰汁煮铜，可以为银。

楷 木

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如枯枿。隆冬方荫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楮

壳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大曰楮，小曰构。

文理木

（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各得其宜也。

文木简

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简，长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

古文柱

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三字薪

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天尊薪

唐都官员外陈修古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为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太平木

异木。唐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天王槐

长安持国寺，寺门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及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色陵木

台山有色陵木，理如绫窠。百姓取为枕，呼为色陵枕。

马文木

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将解一木，其间疑有铁石，锯不可入。遂以新锯，兼焚香祝之，其锯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马形，一黑一赤，相啮，其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生无异。（出《闻奇录》）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两门凡四十目）

主一州树 偃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树 怪松
枫人 枫鬼 枫生人 灵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蚊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杖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瘦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

异木

主一州树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一州。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条，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

偃 桑

东方有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桑。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出《神异经》）

不昼木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曝风不猛，猛雨不灭。（出《神异经》）

蚊子树

有树如冬青，实生枝间，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飞，唯皮壳而已。土人谓之蚊子树。（出《岭南异物志》）

圣鼓枝

含涯县 水口下东岸，有圣鼓，即杨山之鼓枝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般人误以篙触，以患疟。（出《酉阳杂俎》）

鹿 木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出《酉阳杂俎》）

倒生木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出《酉阳杂俎》）

黝 木

黝木，节以虫兽，可以为鞭。（出《酉阳杂俎续》十）

桄榔树

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乃至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出《酉阳杂俎》）

怪 松

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每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

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出《酉阳杂俎》）

枫 人（种田）

岭中诸山多枫树。树老多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焚则暗长三数尺。南人谓之枫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异致灵验。（出《岭表录异》）

枫 鬼

《临川记》云，抚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庐岳彭蠡，皆在其下。有黄连厚朴，恒山枫树。数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无脚。入山者见之，或有斫之者，皆出血。人皆以蓝冠于其头，明日看失蓝，为枫子鬼。（出《十道记》）

枫生人

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曾有人合笠于首，明日看，笠子挂在树头上。旱时欲雨，以竹束其头，楔之即雨。人取以为式盘，极神验。枫木枣地是也。（出《朝野僉载》）

灵 枫

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人形，亦呼为灵枫焉。（出《述异记》）

破木有肉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斤，如熟猪肉。（出《稽神录》）

江中枫材

循海之间，每构屋，即命民踏木于江中，短长细大，唯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之何人断截。埋泥沙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异者。（出《岭南异物志》）

河伯下材

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出《酉阳杂俎》）

斗蛟船木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出《酉阳杂俎》）

交让木

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出《酉阳杂俎》）

千岁松

《玉策记》称，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出《抱朴子》）

汗杖

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声木十枚。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杖汗，将死则折。里语：“生年未半杖不汗。”（出《酉阳杂俎》）

化蝶树

长安城禁苑内一大树，冬月雪中，忽花叶茂盛。及凋落结实，其子光明璨烂，如火之明焉。数日，皆化为红蛺蝶飞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国入长安。此必前兆也。（出《潇湘录》）

涪水材

梓潼郫县，唐大历七年，夏六月甲子，涪水泛滥，流木数千条。梁栋榱桷具备。补内城屋，悉此木。乔林为之记。（出《洽闻记》）

端正树

长安西端正树，去马嵬一舍之程，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睹其蔽芾，锡以美名。后有文士经过，题诗逆旅，不显姓名。诗曰：“昔日偏沾雨露荣，德皇西幸赐嘉名。马嵬此去无多地，合向杨妃冢上生。”风雅有如此焉。（出《抒情诗》）

崇贤里槐

唐陈朴者，元和中，崇贤里此街大门外，有槐树，尝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老狐异鸟之类，进入树中。遂伐视之。

树凡三槎，并空中，一槎中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枚，中襁一死儿，长尺余。（出《酉阳杂俎》）

三枝槐

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而，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出《酉阳杂俎续》十）

瘦槐

华州三家店西北道边，有槐甚大，葱郁周回，可荫数亩。槐有瘦，形如二猪，相趣奔走。其回顾口耳头足，一如塑者。（出《闻奇录》）

荆根枕

贾人张弘者，行至华岳庙前，忽昏懵，前进不可，系马于一金荆树而酣睡。马惊，拽出树根而去。寤，逐而及之。树根形如狮子，毛爪眼耳足尾，无不悉具。乃于华阴县，求木工修之为一枕，献于庙。守庙者常以匱锁之。行人闻者，赂守庙者

百钱，始获一见。（出《闻奇录》）

五重桑

洛中愿会寺，魏中书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旁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一重，叶榘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流血至地，见者莫不悲泣。（出《洛阳伽蓝记》）

蜻蜓树

昔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姬，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鸟，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出《酉阳杂俎》）

无患木

无患木，烧之极香，避恶气。一名噤萎，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眊，能符劾百鬼，擒魍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出《酉阳杂俎》）

醋心树

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标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出《酉阳杂俎》）”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则生一荚。以为常矣。梁真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谕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仁颖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颖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贡士，遂至于今。（出《稽神录》）

辨白檀树

剑门之左峭岩间有大树，生于石缝之中，大可数围，枝干纯白。皆传曰白檀树。其下常有巨虺，蟠而护之，民不敢采伐。又西岩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过者，皆西向擎拳顶礼，若

亲面其如来。王仁裕癸未岁入蜀，至其岩下，注目观之，以质向来传说。时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轡移时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栝树也。自历大小漫天。夹路溪谷之间，此类甚多，安有檀香蛇绕之事？又西瞻志公影，盖岩间有圆柏一株，即其笠首也；两面有上下石缝，限之为身形；斜其缝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藓斑驳，即山水之毳文也。方审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于此，明矣。仍知人之误传者何限哉！（出《玉堂闲话》）

藟蔓

藤实杯

藤实杯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成坚固，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澈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实消醒。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土。张骞入宛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出《炙毂子》）

钟藤

松栝，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出《酉阳杂俎》）

人子藤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出《酉阳杂俎》）

蜜草蔓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结成蜜，如塞上蓬盐。（出《酉阳杂俎》）

胡蔓草

胡蔓草，此草在邕间，丛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异。误食之，数日卒死。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不死。”（出《酉阳杂俎》）

野狐丝

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野狐丝。（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祇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虫草 蛇衔草 鹿活草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书带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柰祇草

柰祇，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芥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用之。（出《酉阳杂俎》）

三赖草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三赖草。如金色，出于高崖。魅药中最切用。（出《酉阳杂俎》）

席箕草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出《述异记》）

护门草

常山北有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出《酉阳杂俎》）

仙人绦

衡岳出仙人绦。无根，多生石上。状如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出《酉阳杂俎》）

合离草

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若土人所食者，呼为“赤箭”矣。（出《酉阳杂俎》）

老鸦箬篙草

老鸦箬篙，叶如牛蒡而狭。子熟时，色黑。状如箬篙。
(出《酉阳杂俎》)

鬼皂荚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出《酉阳杂俎》)

青草槐

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灯，仲夏发花。(出《酉阳杂俎》)

铜匙草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出《酉阳杂俎》)

水耐冬

水耐冬，此草终冬在水不死。段成式城南别墅池中有之。

(出《酉阳杂俎》)

三白草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蒔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署预。(出《酉阳杂俎》)

无心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无心草。(出《酉阳杂俎》)

盆甌草

盆甌草，即牵牛子也。秋节后断之，状如盆甌。其中有子，似龟蔓署预。(出《酉阳杂俎》)

女草

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出《酉阳杂俎》)

媚 草

鹤子草，蔓生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形如飞鹤，翅尾翥足，无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草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出《岭表录异》）

醉 草

《尸子》：赤县洲为昆仑之墟。其东则鹵水岛。山左右，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醉卧三百岁。（出《文枢镜要》）

舞 草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半。相对。人或近之则欹；抵掌讴曲，则摇动如舞矣。（出《酉阳杂俎》）

相思草

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又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出

《述异记》)

无情草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出《酉阳杂俎》)

忘忧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嵇康《养生论》云：“萱草忘忧”。(出《述异记》)

睡草

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懒妇箴。出《南海地记》。(出《述异记》)

千步香草

南海出百步香，风闻于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出《述异记》)

麝 草

龟甲香即桂香。善者紫术香。一名金杜香，一名麝草香。出苍梧桂林二郡界。今吴中有麝草，似红而甚芳香。（出《述异记》）

治蛊草

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出《投荒杂录》）

蛇衔草

《异苑》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馀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

如故。”是也。（出《感应经》）

鹿活草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刘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录此草种之，多愈伤折。俗呼为刘炳草。（出《酉阳杂俎》）

解毒草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多误食乌啄。中毒，必急飞牧靡山，啄牧靡以解。（出《酉阳杂俎》）

毒草

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遝。故名之。（出《酉阳杂俎》）

蕉毒草

蕉毒草如芋巨，状如雀头。置干地则润，置湿地则干。炊饭时种于灶上，比饭熟，即著花结子。人食之立死。（出《感

应经》)

牧麻草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风吹其气所至，则数里内稻皆即死。李淳风云：“其汁本清，得水则稠，见日则湿，入荫即干，在夏欲凉，在冬欲温。”（出《感应经》）

龙 刍

东海岛龙驹川，穆天子养八骏处。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日行千里。古语：“一株龙刍，化为龙驹。”（出《述异记》）

红 草

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霞。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出《酉阳杂俎》）

宫人草

楚中往往有宫人草。状似金橙，而甚芬氲。花似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怨旷。有因死于宫中者，葬

之，墓上悉生此草。（出《述异记》）

焦 茅

焦茅，高五丈。火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是谓灵茅。

销明草

销明草，夜视如列星，昼则光自销灭也。

黄渠草

黄渠，照日如火。实甚坚。内食者，焚身不热。

闻遐草

闻遐草，服者轻身。叶如桂，茎如兰。其国献根，植之多不生实，草叶多萎黄。诏并除焉。（焦茅、销明、黄渠、闻遐四种，并出《王子年拾遗记》）

始皇蒲

齐南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萦蒲以系马。至今蒲生犹荣，俗谓之秦始皇蒲。（出《殷芸小说》）

梦草

汉武时，异国献梦草。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善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出《酉阳杂俎》）

汉武牧马草

汉武于湖中牧马处，至今野草皆有嚼啮之状。湖中呼为马泽。泽中有汉武弹棋方石，上有勒铭焉。（出《述异记》）

水网藻

汉武昆灵池中，有水网藻。枝横倒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鳧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地日草

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驭，以手掩乌目，食此则闷不复动。东方朔言，为小儿时，井陷，坠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履，因乘泛红泉，得草处，食之。（出《酉阳杂俎》）

书带草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出《三齐记》）

金橙草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异草三株。茎黄叶绿，若葱金抽翠。花蓓苒弱，状如金橙。时人未得知是何祥瑞也，故隐蔽，不听外人窥眎。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岁，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读书，嗜酒，每醉历月不醒。于醉时，好言王者兴亡之事。善戏笑，滑稽无穷。常叹云：“九河之水，不足以为蒸薪；七泽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禀天地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土木之偶而无心识乎？好啜浊嚼糟，恒言渴于醇酒。群辈常弄狎之，呼为渴羌。

及晋武践位，忽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氏羌异域，远隔风化，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马圉之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郡纣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渴。”馥于阶下，高声而应曰：“马圉老羌，渐染皇教，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者欢酒池之乐，受朝歌之地，更为殷纣之比乎？”帝抚玉几大悦，即迁为酒泉太守。其地有青泉，其味如酒。馥乘酒而拜之。遂为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此草。故茂先《金橙赋》云：“擢九茎于汉庭，美二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

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为树，条叶似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之事。时有杨隼，弟瑶，弟济，号曰三杨。醉羌之验也。（出《拾遗录》）

望舒草

晋太始十年，立河桥之岁，有扶支国，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如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内，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种于胡中。至今绝矣。其池寻亦平也。（出《拾遗录》）

神草

魏明时，苑中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

疏，夜乃合作一茎。谓之神。（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茺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斲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间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踟躕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实 芰菱

草花

旌节花

黎州汉源县有旌节花，去地三二尺，行行皆如旌节也。
(出《黎州汉源县图经》)

野悉密花

野悉密出佛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涂其香滑。

都胜花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一蕊，如莲房。色浅红。出在温州。

茺葵

茺葵，本湖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红，可缉为布。烧作灰，藏大火，久不灭。有重台者。

金灯花

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故一名无义

草。

金钱花

金钱花。梁时荆州掾属，双六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毗尸沙花

毗尸沙，一名曰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来中土。（已上七花并出《酉阳杂俎》）

木花

叙牡丹

牡丹花，世谓近有。盖以隋末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则杨子华有昼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出《尚书故实》）。

又

《谢康乐》集，亦言“竹间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者，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出

《酉阳杂俎》)

白牡丹

唐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值于长兴私地。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士，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诗寻访未获。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祭酒说，又房琯有言：“牡丹之会，琯不与焉。”(出《酉阳杂俎》)

红紫牡丹

唐至德中，马仆射总镇太原。得红紫二色牡丹，多少耳。(出《酉阳杂俎》)

正倒晕牡丹

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无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有花面径七八寸者。(出《酉阳杂俎》)

合欢牡丹

长安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嘉。元和末，一枝花合欢。

(出《酉阳杂俎》)

染牡丹花

唐朝韩文公愈，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裸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坐。唯赍紫鑊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黄红历缘。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公出关时诗头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遂乃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出《酉阳杂俎》)

斲牡丹

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玩为耻。金吾铺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数万者。元和末，韩令侄至长安，私第有之，遽令斲去。曰：“吾岂效儿女子也？”(出《国史补》)

月桂花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蒂。出蒋山。（出《酉阳杂俎》）

牡桂花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中有一脉如笔迹。花蒂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枝紫。出婺州山中。（出《酉阳杂俎》）

桂花

桂花，三月开，黄而不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及张曲江诗“桂华秋皎洁”，妄矣。（出《酉阳杂俎》）

海石榴花

新罗多海红并海石榴。唐赞皇李德裕言，花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章川花差类海石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

南海朱槿

南海四时皆有朱槿，花常开。然一本之内，所发不过一二十花。且开不能如画者，丛发烂熳。（出《酉阳杂俎》）

岭表朱槿

岭表朱槿花，茎叶皆如桑树。叶光而厚。树身高者（出《酉阳杂俎》），止于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于中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且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红梅无以资其色。（出《岭表录异》）

红槿花

岭南红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开，秋冬差少耳。（出《岭南异物志》）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

余。叶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茎上黄蕊。

佛桑花

闽中多佛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黄者。南中桐花有深色者。

贞桐花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梔子花

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卜也。

山茶花

山茶，叶如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三色石楠花

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比閭花

白州比閭华，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薪，终日火不败。

木莲花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色。出鸣玉溪，印州亦有。

那伽花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华色白，心黄，六瓣。出在舶上。

木兰花

长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花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异木花

唐卫公李德裕，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兰。

碧玫瑰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
(自那提槿花下并出《酉阳杂俎》)

刺桐花

刺桐花，状如画者不类。其木为材。三四月时，布叶繁密，后有赤花。间生叶间三五房，不得如画者。红芳满树。
(出《投荒杂录》)

怀风花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肃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曰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出《西京杂记》)

踟躅花

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踟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出《岭南异物志》）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出《酉阳杂俎》）

分枝荷

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实如玄珠，可以饰珮。（出《酉阳杂俎》）

夜舒荷

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出《酉阳杂俎》）

睡莲花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出《酉阳杂俎》）

九)

碧莲花

宣平中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公惊问之。答曰：“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李德裕。德裕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出《尚书故实》）

染青莲花

唐韩文公愈之侄，有种花之异。闻其说于小说。杜给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乃致书问染工。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其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以鸡矢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之所益信矣。伪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眉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文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示凶兆，又何疑哉？（出《北梦琐言》）

三朵瑞莲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拱，其诸奢丽，莫之与侔。后枕江渚，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荫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麈尾者，谈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歧，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歧分三朵。蜀王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

藕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伤荷藕。或云，荷名；或云，叶甘为虫所伤；或云，故伤其叶，以长其根。近多重台荷，实中又生花，亦甚异也。（出《国史补》）

莲实

石莲入水沉，唯煎碱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中，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出《酉阳杂俎》）

芰

芰一名水菜，一名薜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芰，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鳧伯子常采之。（出《酉阳杂俎》）

菱

菱，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伍安贫《武陵记》，言四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荆州有僧，遗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可以授莎。（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粗稼枢树实 如何树实 仙梨 绮缟树实
波那婆树实 瞻波 异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汉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头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圣柰 木桃 东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果上

粗稼枢树实

东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粗稼枢，粗，粗梨也；稼者，株稼也；枢，暱也。

三千岁作花，九千岁作实。其花蕊紫色，其实赤色。亦高百丈，或千丈也。

数张自辅。东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广五尺。色如绿青，木皮如梓。

树理如甘草，味饴。实长九尺，围如长，无瓢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复见实，即灭矣。言复见后实熟者，寿一万二千岁。（出《神异录》）

如何树实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似菅苕，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割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出《神异经》）

仙梨

南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尺。名梨。如今之粗梨，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瓢，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也。（出《神异经》）

绮缟树实

东南荒中有邪木焉，高三千丈，或十余围，或七八尺。其枝有乔直上，不可那也。叶如甘瓜，三百岁尽。落而生花，形如甘瓜。花复二百岁，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成熟。成熟之后，不长不减。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萼复覆生顶。言发萼而得成实。此不取，万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复生子。如初年月复成熟。复二年则成萼，则

复生子。其子形如甘瓢，少鍊甘美。食之，令人身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罗之人，缘能得之。一名无叶。世人后生，不见叶，谓之无叶也。一名绮缟。人见无叶，谓之绮缟。（出《神异经》）

波那婆树实

波那婆树，出佛林国，呼为阿萨鞞。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皮裹之。壳上有刺。瓢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枚。核中仁如粟黄，炒之食甚美。（出《酉阳杂俎》）

瞻波异果

瞻波国有牧牛百余头。有一牛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牛主异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牛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牛人窃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出《酉阳杂俎》）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

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赋》云“三十六之朱李”。盖仙李缥而神李红。陆士衡《果赋》云“中山之缥李”是也。（出《述异记》）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去。（出《述异记》）

金 李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谓之夏李；尤小者谓之鼠李。（出《述异记》）

汉帝杏

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桔。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出《酉阳杂俎》）

仙人杏

杏圃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尝

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王充《果赋》云。冬实之杏，春熟之甘。”晋郭太仪《果赋》云：“杏或冬而实”。（出《述异记》）

御李子

许昌节使小厅，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乱，魏武挟令迁帝，自洛都许。许州有小李子，色黄，大如樱桃，谓之御李子。即献帝时所植，至今有焉。（出《述异记》）

朱李

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数日不食。今李种有安阳李，大而甘者，即其种也。（出《述异记》）

兔头柰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出《酉阳杂俎》）

脂衣柰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出《酉阳杂俎》）

朱柰

唐贞观年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莳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奇味，乃进之。上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浮来，碍渚而住矣。（出《朝野僉载》）

文林果

唐永徽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滩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也。实大如小黄瓠，色白如玉，间以珠点。亦不多，三数而已，有如纈。实为奇果。光明莹目，又非常美。纪王慎为曹州刺史，有得之献王。王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城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赐王方言文林郎，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出《洽闻记》）

圣柰

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圣柰，大

如盏。以为常。（出《洽闻记》）

木 桃

桃之大者木桃。诗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出《述异记》）

东方村桃

东方村有桃树。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既嗽人食之即止也。（出《神异经》）

仙 桃

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求之者，桃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出《酉阳杂俎》）

勾 桃

邺华林苑勾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者。比众果气味甘美，入口消释，人间有名果。季龙作虾蟆车，四箱广一丈，深一丈，合土载中植之，则无不生也。（出《洽闻记》）

一石桃

吐谷浑桃，大如石瓮。（出《洽闻录》）

偏桃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涩，不堪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出《酉阳杂俎》）

王母桃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萏。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出《酉阳杂俎》）

食核桃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佣赁者。役之既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数升，以献尧卿。尧卿知其异，稍磨之取食。食尽，颇觉轻健。尧卿为吏，贪猥残虐。毕师铎之难，投所居后阁井中死。师铎求得类尧卿者杀之。后有得其故居者，窃知其尸在

井中，取而得之。举体皆腐坏，而藏府有成金者。（出《积神录》）

韶子

初宁县里有石榆子，一名山枣，又时呼为韶子也。（出《南越志》）

罗浮甘子（二种）

罗浮甘子，唐开元中，始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进献。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出《国史补》）

天宝甘子

唐天宝十年，上谓幸臣曰：“近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云，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马蚁，结巢于甘树。实时，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

者。(出《酉阳杂俎》)

北方枣

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余。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摧。其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色如朱。轧之不缩。气味润泽，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驱益气。故方书云：“此枣枝条，盛于常枣，亦益气安驱。”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驱。”(出《神异记》)

西王母枣

邳华林苑中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腊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圭角枣。亦三子一尺。(出《洽闻记》)

仙人枣

晋时。太仓南有翟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出《酉阳杂俎》)

仲思枣

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枝。枣长四五寸，紫色，皮皱细核。实

肥有味，贤于青州枣。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亦名仙枣。时海内唯有数树。（出《大业拾遗》）

波斯枣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尺，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甜如饴，可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檇枣 柿 底栌树实 柿盘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枣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骚子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欖子 东荒栗
猴栗瓜 五色瓜 瓜恶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苳 芥末
水韭 茄子树 昆仑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果下

櫻桃

唐时新进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邺吏曰：“以银一錠资醪置。”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邺吏以闻，邺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头已下，方议醪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树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櫻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用享人蛮献一小盘，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出《摭言》）

糯 枣

晋赵莹家，庭有糯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访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主人小字相儿，得非此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其身，当在其子孙。”其后莹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出《北梦琐言》）

柿

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出《酉阳杂俎》）

底栌树实

阿驿，波斯呼为阿驿，拂林呼为底栌。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蜚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蜚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柿 盘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出《酉阳杂俎》）

融峰梨

仙梨。融峰上有青坛，方五丈。有烧香行道处。古形铜器数种。有梨树。高三十丈，子如斗。至摇落时，但见其汁核，无得味者。（《出洽闻记》）

六斤梨

洛阳报国寺梨，重六斤。（出《酉阳杂俎》）

紫花梨

清泰中，薄游京辇。曾与卢泳巡官、郑宸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会与越波隄僧院。是时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联五字之奇，酒饮八仙之美。柿新红脯，茗醖绿芽。一咏一觞，或醒或醉。座上因相与征引古今，遂及果实之事。有叙及紫花梨者。众云：“真定有之。”雅公独颦蹙而言曰：“此微僧先祖之遗恨。”众惊而问之。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载，万国事殷，圣情不恡。忽患心热之疾，名医进药，厥疾罔瘳。遂博诏良能，遐徵和、缓。时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于方药。帝即召见之。道士以肘后绿囊中青丹两粒，及取梨数枚，绞汁而进之。帝疾寻愈。旬日之内。所赐万金，仍加广济先生之号。帝从容问其丹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顶，有青芝两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树。臣之昔岁，曾游二山，偶

获两宝，合炼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尽，唯余两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须求二物也。’

经数月，邢生辞帝归山。后疾复作，再诏邢先生于青城，则不知何适也。帝遂诏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时奏上。时恒州节度太尉公王达，尚寿春公主，即会昌之女弟。闻真定李令，种梨数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检，剪其旁树，匝以朱栏。宝惜纤枝，有同月桂。当花发之时，防蜂蝶之窥耗，每以轻绡纱縠，远加笼罩焉。守树者不胜艰苦。洎及秋实，公主必手选而进之。此达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虽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烦躁耳。是时有李遵来侍御，任恒州记室，作《进梨表》云：‘紫花开处，擅美春林。缥蒂悬时，迴光秋景。离离玉润，落落珠圆。甘不待尝，脆难胜口。’表达阙下，公卿见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进残梨于天府也？盖以其表有脆难胜口之字。’

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后以为贡赋之常物。县官岁久，亦渐怠于宝守焉。至天祐末焉，赵王为德明之所篡弑。其后县邑公署，多历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无复继种者焉。当武宗时，县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尝以守树不谨，曾风折一枝，降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颺蹙也。”（出《耳目记》）

胡榛子

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出《酉阳杂俎》）

酸枣

耆旧说，周秦时，河南雨酸枣，遂生野酸枣。今酸枣县是也。酸枣之甚小者，为野酸枣。（出《述异记》）

蒲 萄

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招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桔柚？”信曰：“津液胜奇，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里，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出《酉阳杂俎》）

王母蒲萄

具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

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旁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出《酉阳杂俎》）

侯骚子

侯骚蔓生，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出《酉阳杂俎》）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似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出《酉阳杂俎》）

仙树实

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辛。（出《酉阳杂俎》）

橄榄子

独根树，东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榄。（出《酉阳杂俎》）

东荒栗

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出《酉阳杂俎》）

猴栗

唐卫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出《酉阳杂俎》）

瓜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有敦煌献异瓜种，常山献巨桃核。名穹窿，长三尺而形屈，其味臭如栝。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空洞灵瓜。四劫一实。东王公、西王母遗种于地，世代遐绝，其实颇存。”又说：“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于霜林园。此园皆植寒果，积冰之节，百果方盛。俗为相陵瓜。故‘霜园’之声讹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万岁矣。”安可食乎？后崩，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疑其非数。（出王子年《拾遗记》）

五色瓜

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今吴中有五色瓜，岁充贡赋。
(出《述异记》)

瓜恶香

瓜恶香，中尤忌麝。唐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出《酉阳杂俎》)

菜

蔓菁

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哉？刘禹锡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话录》)

越 蒜

《异苑》曰：晋安平有越王余蒜菜，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于舟中作筹算，有余者，弃之水而生焉。

三 蔬

晋咸宁四年，立芳圃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名曰云薇。类有三种。

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烂漫。春敷夏密，秋荣冬馥。其实若珠，五色，随时而盛。

一名云芝。其紫色者为上蔬，而味辛；其黄色者为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为下蔬，而味咸。常以此蔬充御，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饥渴。宫中掐其茎叶者，历月不歇。（出《拾遗录》）

菠 薐

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多不知也。（出《嘉话录》）

芥 菹

广州人以巨芥为咸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贵尚，亲宾以相饷遗。（出《岭南异物志》）

芥 末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乃植于地。（出《酉阳杂俎》）

水 韭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出《酉阳杂俎》）

茄子树

南中草菜，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种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渐长枝干，乃为大树。每夏秋熟，则梯树摘之。三年后，渐树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出《岭表录异》）

昆仑紫瓜

隋炀帝大业末。改茄子为昆仑紫瓜。（出《述异录》）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字连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张周封茄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疾。根能理龟瘕。欲其子繁，候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嫁茄子。曾火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长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阳杂俎》）

儋崖瓠

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鸡卵。（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二 草木七（五谷、茶、笋附）

竹

叙竹类 涕竹 棘竹 篔簹竹 菡菰竹
慈竹 筋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癭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筴 竹实

五谷

雨稻 雨粟 雨麦 雕胡 雨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芋 甘蔗

茶笋

叙茶 获神茗 飡茗获报 消食茶

竹

叙竹类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出《酉阳杂俎》）

涕 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疮疖。（出《神异经》）

棘 竹

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猝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辘车。食之，下人发。（出《酉阳杂俎》）

箊 箊竹

箊箊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涩文，可为错子。错甲，利胜于铁。若钝，以浆水浇之，还复快利（出《广州记》。

古林之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岭表录异》）

菡 菡竹

菡菡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拦隔，状如湿面。将成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出《酉阳杂

俎》)

慈 竹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酉阳杂俎》)

筋 竹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出《酉阳杂俎》)

百叶竹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出《酉阳杂俎》)

桃枝竹

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监都尉。东有芜地，西接临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出《酉阳杂俎》)

瘦竹

东洛胜境有三溪，张文规有庄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瘦，大如李。（出《酉阳杂俎》）

罗浮竹

唐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遇巨竹万千竿，连直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蔑。会赦宥，遂挈以归。有人得一蔑，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丘帝竹，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甌者，类见之矣，皆罗浮之竹也。（出《岭表录异》）

童子寺竹

唐李卫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出《酉阳杂俎》）

竹花

《山海经》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结实而枯死。实落复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麦。

(出《感应经》)

竹 筊

竹复死曰筊。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则结实枯死。(出《西阳杂俎》)

竹 实

唐天复甲子岁，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颜色红纤，与今红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数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竞置囤廩而贮之。家有羨粮者不少者，又取与荤茹血肉而同食者，呕啜。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万谷，并皆立枯。十年之后，复产此君。可谓百万圆颅，活之于贞筠之下。(出《玉堂闲话》)

五谷

雨 稻

夏禹时，天雨稻。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

“(出《述异记》)”

雨粟

吕后三年，秦中天雨粟。(出《述异记》)

雨麦

汉武帝时，广阳县雨麦。(出《述异记》)

雕葫

太液池边，皆是雕葫紫葇、绿节蒲丛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葫；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为紫葇；菰之有首者，谓为绿节。其间鳧雏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鸂鶒。鸂鶒鸿鹄，动辄成群。(出《西京杂记》)

雨谷

汉宣帝时，江淮饥馑，人相食。天雨谷三日。寻魏地奏，亡谷二千顷。(出《述异记》)

摇枝粟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人至，贡方物。言其乡土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恒开。宜五谷，名曰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言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遗记》）

凤冠粟

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枝叶屈曲，如游龙。有琼膏，色白如银。食此二粟，令人骨轻。（出王子年《拾遗记》）

绕明豆

绕明豆。言其茎弱。自相萦缠。有挟剑豆。言荚形似人挟剑。而横斜生。有倾篱豆。言见日则叶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遗记》）

延精麦

延精麦，言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腑。有轻心麦，

食者体轻。有淳和麦，面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麦，粝中有露，甘如饴。（出王子年《拾遗记》）

紫沉麻

紫沉麻，其实不浮。有云水麻，实冷而光，宜为油泽。有光通麻，食者行不待烛，则巨胜也。食之延寿，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雨五谷

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民家则不雨。（出《述异记》）

野粟石壳

宋高祖之初，当晋末饥馑之后。既即位，而江表二千余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诸山石壳生，石上生壳也。袁安云，石壳药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异记》）

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出《酉阳杂俎》）

雀 芋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出《酉阳杂俎》）

甘 蔗

南方山有柑樵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作啮其汁，令人涌泽。可以节蛔虫。人腹中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蔗亦然。（出《神异经》）

茶 苑

叙 茶

茶之名器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笋；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寿州有霍山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浮梁商贾不在焉。（出《国史补》）

获神茗

《神异记》曰，余姚人虞茫，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百青羊，饮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茗饮，常思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棧之余，必相遗也。”因立茶祠。后常与人往山，获大茗焉。（出《顾渚山记》）

飧茗获报

刘敬叔《异苑》曰，剡县陈婺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先辄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余年，母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飧吾嘉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唯贯新。母告二子。二子惭之。从是祷酹愈至。（出《顾渚山记》）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悦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出《中朝故事》）

卷第四百一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萤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叙苔 地钱 蔓金苔 如苕苔 石发 瓦松 瓦松赋

芝（菌蕈附）

竹芝

梁简文延香阁，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著也。其似结网众自，轻巧可爱。其与柄皆得相脱。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出《酉阳杂俎》）

楼阙芝

隋大业中，东都永康门内会昌门东，生芝草百二十茎，散在地，周十步许。紫茎白头，或白茎黑头。或有枝，或无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内根并如线，大道相连著。乾阳殿东，东上阁门槐树上，生芝九茎，共本相扶而生。中茎最长，两边八茎，相次而短，有如树阙。甚洁白。武贲郎将段文操留守，图画表奏。（出《大业拾遗记》）

天尊芝

唐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献之。（出《酉阳杂俎》）

紫芝

唐大历八年，卢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出《酉阳杂俎》）

参成芝

参成芝，断而可续。（出《酉阳杂俎》）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出《酉阳杂俎》）

隐晨芝

隐晨，状如斗，以星为节，以茎为网。（出《酉阳杂俎》）

凤脑芝

《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宝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出《酉阳杂俎》）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而白华。（出《酉阳杂俎》）

五德

五德芝，如车马。（出《酉阳杂俎》）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如大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出《酉阳杂俎》）

滴 芝

少室石户中，更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南度径可一丈许。望之，蜜芝从石上随石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屋后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滴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唯当以碗器置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按此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出《抱朴子》）

木 芝

木芝者，松柏脂沦地千岁，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鸡十二头笼之，去其处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出《抱朴子》）

萤火芝

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实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澈。可以夜书。（出《酉阳杂俎》）

肉芝

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见芦苇间，有十余昆仑偃卧，手足皆动。惊报舟人。舟人有尝行海中者识之，菌也。往视之，首皆连地。割取食之，菌但无七窍。《抱朴子》云：“肉芝如人形，产于地。”亦此类也。何足怪哉？（出《岭南异物志》）

小人芝

或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芝，即仙矣。（出《抱朴子》）

地下肉芝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旦屈伸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

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粒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还居邺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资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明，力愈壮，貌愈少。发之秃者，尽黦然而长矣；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邺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得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晤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休山林，弃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异 菌

唐开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里思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株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绿垂裙，如鹅鞞，高尺余。至冬，色变黑而死。焚之，气如茅香。成式尝置香炉于栴台上念经，问僧。以为善徵。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桤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日，遂成千佛状。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鑠隐起，摩之殊软。尝以

春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老：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出《酉阳杂俎》）

石 菌

宋州莆田县破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簍，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出《酉阳杂俎》）

竹 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如弹丸，味如白鸡。代北又有大树鸡，如杯椀。呼为胡猕头。卢山有石耳，性热。（出《酉阳杂俎》）

毒 菌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间。非茅搜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榉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亦榉柳皮重裹。县宰封印在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薰，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椹汁服之，即愈。僧光远说也。

(出《北梦琐言》)

苔

叙 苔

苔钱亦谓之泽葵，又名董钱草，亦呼为宣癍，南人呼为垢草。(出《述异记》)

地 钱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多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出《酉阳杂俎》)

蔓金苔

晋梨国献蔓金苔。色如金，若萤火之聚，大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则以金苔赐之。以置漆碗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则如火光矣。帝虑外人得之，炫惑百姓，诏使除苔塞池。及皇家丧乱，犹有此物。皆入胡中。(出王子年《拾遗记》)

如菖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楷，开成末，有苔状如古菖，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软可爱。谈论僧义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蕙檀。（出《酉阳杂俎》）

石发

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出《酉阳杂俎》）

瓦松

《广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于洛阳，以覆屋。前后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时尝瓦此殿矣，众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乎？”众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縫，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出《酉阳杂俎》）

瓦松赋

崔融《瓦松赋·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祗连拳。间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乌悲，恋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香药

茶茺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龙脑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樸齐香 无石子 紫翻
阿魏 茈拔 胡椒 阿勃参 山薯 麻黄 荆三棱

服饵

服松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饵柠实 服五味子 食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香药

茶茺香

燕昭王时，有波弋之国，贡茶茺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所遇地，土石皆香。经朽木腐草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出《独异志》）

三名香

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处。南海郡有村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三香也。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洲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叶香，闻数百里。名此为返魂树。叩其树，树亦能自声。声如牛吼，闻之者皆心振神骇。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振灵丸，或名之为返生香，或名之为入鸟精香，或名为却死香。一种五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十洲记》）

沉香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国史异纂》）

龙脑香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个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出《酉阳杂俎》）

安息香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大，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心微碧。不结实。刻其叶而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出《酉阳杂俎》）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旂檀，节沉，花鸡舌，叶藿，胶薰陆。（出《酉阳杂俎》）

诃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

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出《广异记》）

白豆蔻

白豆蔻，出加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出《酉阳杂俎》）

樸齐香

樸齐香，出波斯国，佛林呼为顶勃梨啍。长一丈，围一尺许。皮青色，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致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缶，疗百病。（出《酉阳杂俎》）

无石子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如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屙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出《酉阳杂俎》）

紫 醅

紫醅树，出真腊国。真腊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桔，经冬不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其树枝条，即出紫醅。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醅。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出《酉阳杂俎》）

阿 魏

阿魏，出伽阁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阁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青黄。三月生叶，形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佛林国僧变，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阳杂俎》）

萆 拔

萆拔，出摩伽陀国，呼为萆拔梨。佛林国呼为阿梨诃咄。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出《酉阳杂俎》）

胡 椒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芳辣。六月采。今作胡盘肉食，皆用之。（出《酉阳杂俎》）

阿勃参

阿勃参，出佛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癣疥，无不瘳。其油极贵，价重于金。（出《酉阳杂俎》）

山 薯

熙穆县里多山薯。《本草》云，南山之阴曰署预，消热下气，补五脏。（出《南越志》）

麻 黄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出《酉阳杂俎》）

荆三棱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不可忍。嘱其子曰：“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悬之久干。有客窃之，其坚如骨，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把子，佩之。在路放马，抽刀子割三棱草，坐其上，把尽消成水。客怪之，回以问同。同泣，具言之。后病状同者，服三棱草汁多验。（出《朝野僉载》）

服饵

服松脂

上党有赵瞿者，病癩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否则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为赍粮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日。有仙人行过穴口而哀之，具问讯焉。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仙人。以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愈疮，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遂具言状。后服松脂不撤，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高越险，终日不倦。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嫖女二人，长二三寸，面目皆具，但为小耳。游戏

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长如大人，在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二百许年，色如少童。乃抱犊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间闻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竞服。其多力者，乃车运驴负，誓积之盈室。服之远者，不过一月，未觉有大益，辄止。有志者难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饵松蕊

《遁甲经》云：“沙土之福，云阳之墟，可以隐居。”云阳氏，古之仙人。《方记》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围即数寻，而蕊甘，仙人可饵。”相传服食炼行之人，采此松膏而服，不苦涩。与诸处松别。（出《十道记》）

赐茯苓

沈约谢始安王赐茯苓。一枝重一十二斤八两。有表。（出《酉阳杂俎》）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能隐能彰，不复食谷，灸瘢皆灭，面体玉光。（出《抱朴子》）

服菖蒲

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须生得石上，一寸九节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服 桂

赵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出《抱朴子》）

饵柠实（柠与楮同）

柠木实之赤者，饵之一年，老者还少，令人彻食见鬼。昔道士梁顷，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年至百四十岁，能夜书，走及奔马。入青龙山去。（出《抱朴子》）

服五味子

移门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食 术

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壶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饥。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见一高岩上，有数人对博戏者，有读书者，俯而视之，文氏因闻其相问。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长五寸，身轻如飞，能超逾渊谷二丈许。（出《抱朴子》）

服桃胶

桃胶，以桑木灰渍，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谷矣。（出《抱朴子》）

服地黄

楚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出《抱朴子》）

服远志

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出《抱朴子》）

服天门冬

杜子微，服天门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出《抱朴子》)

饮菊潭水

荆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极甘。深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得穿井，仰饮此水。上寿二三百，中寿百余，其七十八十，犹以为夭。菊能轻身益气，令人久寿，有征。(出《十洲记》)

饮甘菊谷水

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饮甘谷水。饮者无不考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表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酃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小生便饮食此水者耳。又菊花与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蕙苦。谚言所谓“苦如蕙”也。今所在有贡菊，但为少耳。率多生于水侧也。缙氏山与酃县最多。仙方所谓“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其

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气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况得服好药，安得无益乎？（出《抱朴子》）

食黄精

临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梢乃佳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梢矣。及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细绳三面围之。俄腾上山顶，其主益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来之路，观其食之否？”如其言，果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即黄精也。复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张叔高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留其使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不生谷。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具白叔高。高怒曰：“树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数回头。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是岁，司空辟高为侍御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孝，竟无他怪。（出《风俗通》）

陆敬叔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

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记》）

聂友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涂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见一白鹿，射之中，寻踪血尽，不知所在。饥困，卧梓树下。仰见所射鹿箭，著树枝，怪之。于是还家赍粮，命子弟持斧伐之。树有血，遂截为二板。牵置陂中，常沉，时复浮出。出家必有吉。友欲迎宾客，常乘此板。或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复浮。仕官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其板忽随至石头，友惊曰：“此陂中板来，必有意。”因解职还家。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自尔后，板出或为凶祸。今新涂北二十里余，曰封溪，有聂友截梓树板涛泮柯处。泮柯有樟树，今犹存，乃聂友回日所栽，枝叶皆向下生。（出《搜神记》）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映甚佳。后霖雨，奇独在家乡，有小吏言，太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自言。为方伯，某第三子有隼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壮，一门无疾。奇后适下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贷之，郎常不听，今试共斩斫之。奇遂许之。神亦自尔绝矣。（出《幽明录》）

赵翼

永嘉松阳赵翼以义熙中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后忽失第三息所在，经十日自归。闻空中有语声，或歌哭。翼语之曰：“汝既是神，何不与我相见？”答曰：“我正气耳。舍北有大枫树，南有孤峰，名曰石楼。四壁绝立，人兽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儿著树杪及石楼上。举家叩头请之，然后得下。”（出《异苑》）

魏佛陀

梁末，蔡州布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军人魏佛陀将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黄之际，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无尾，在舍跳踯。佛陀挽弓射之，一发即不复见。明日发屋，看箭饮羽，得一朽木，可长尺许，下有凝血。自后遂绝。（出《五行记》）

临淮将

上元中，临淮诸将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备至。有一巨手从窗中入，言乞一脔，众皆不与。频乞数四，终亦不与。乃潜结绳作羸，施于孔所。给云：“与肉。”手复入，因而系其臂。牵挽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断。视之，是一杨枝。持以求树，近至河上，以碎断，往往有血。（出《广异

记》)

崔 导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桔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为一丈夫，长丈余，求见崔导。导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导遂出见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钱百万，未偿而死。我家人复自欺，君乃上诉于天。是以令我合门为桔，计佣于君，仅能满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属，复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为我置一敝庐，我自耕凿，以卒此生。君仍尽剪去桔树，端居守常，则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祸矣。何者，昔百万之资，今已足矣。”导大惊，乃皆如其言，即为葺庐，且尽伐去桔树。后五年而导卒，家复贫。其人亦不知所在。（出《潇湘录》）

贾 秘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入龙舟，而方尽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觉肃然致敬。及欢笑久，而七人

皆递相目，若有所疑。乃问秘曰：“今既接高论，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辈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阳人也。少好读书，颇识古者王霸之道。今闻皇上纂嗣大宝，开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阙，少伸愚诚。亦不敢取富贵，但一豁鄙怀耳。适见七君子高会，故来诣之。幸无遐弃可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己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

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则永无倾危之患矣。”

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风流之名，闻于古今。但恨炀帝不回，无人见知。张绪效我，空耀载籍。所喜者，絮飞则才子咏诗，叶嫩则佳人学画，柔胜刚强，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阳和之恩，为不材之木。大川无梁，人不我取；大厦无栋，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至，则必不合于长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

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蚕。无辞吐饲，不异推食。蚕即茧，茧而丝，丝为绮。绮入贵族之用。设或贵族之流，见绮之美以念我，我又岂须大为梁栋，小为榱桷也？”

其次者曰：“我自辩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也。不唯汉武帝号为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虑不为人所知也？”

其次曰：“我虽处蓬荜，性实恬然，亦可以济大国之用也。”

倘人主立宗庙，虔祀飨，而法古以用我，我实可以使民之战栗也。”

其次曰：“我与众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载我。春即荣，秋即落。近世人以我为不材，我实常怀愤惋。我不处涧底，怎见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构厦之材。骥不骋即弩马也，玉不剖即顽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构厦凌云，我即不可构厦凌云。此所谓信一人之言，大丧其真矣。我所以慕隐沦之辈，且韬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见，即又用之有余也。”言讫，复自歌自舞。

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出《潇湘记》）

薛弘机

东都渭桥铜驼坊，有隐士薛弘机。营蜗舍渭河之隈，闭户自处，又无妻仆。每秋时，邻树飞叶入庭，亦扫而聚焉，盛以纸囊，逐其强而归之。常于座隅题其词曰：“夫人之计，将徇前非且不可，执我见不从于众亦不可。人生实难，唯在处中行道耳。”

居一日，残阳西颓，霜风入户，披褐独坐，仰张邴之余芳。忽有一客造门。仪状瑰古，隆隼庞眉，方口广颡，嶷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长揖薛弘机曰：“足下性尚幽道，道著嘉肥。仆所居不遥，向慕足下操履，特相诣。”弘机一见相得，切磋今古，遂问姓氏。其人曰：“藏经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将艾。云：“汉兴，叔孙为礼，何得以死丧婚姻而行二载制度？”

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机好《易》，因问。藏经则曰：“易道深微，未敢学也。且刘氏六说，只明《诗》、《书》、《礼》、《乐》及《春秋》，而亡于《易》。其实五说。是道之难。”弘机甚喜此论。言讫辞去，窅飒有声，弘机望之，隐隐然丈余而没。后问诸邻，悉无此色。弘机苦思藏经，又不知所。寻月余，又诣弘机。弘机每欲相近，藏经辄退。弘机逼之，微闻朽薪之气，藏经隐。至明年五月又来，乃谓弘机曰：“知音难逢，日月易失，心亲道旷，室迩人遐。吾有一绝相赠，请君记焉。”诗曰：“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讫，情意搔然，不复从容，出门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恶风，发屋拔树。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为烈风所拉折。其内不知谁人藏经百余卷，尽烂坏。弘机往收之，多为雨渍断，皆失次第，内唯无《周易》。弘机叹曰：“藏经之谓乎？”建中年事。（出《乾鑿子》）

卢 虔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万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常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

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书轩下，字似濡笔而书者，点画纤然。虔命从吏视其字

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有余，吾入之，可乎？既不惧吾，宁不愧于心耶？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力至，身長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

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

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出《宣室志》）

僧智通

临湍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宴坐，必求寒林净境，殆非人迹所至处，经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因应曰：“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观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门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无縫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七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久犹荧荧。智通焚之，其怪遂绝。（出《酉

阳杂俎》)

江夏从事

太和中，有从事江夏者，其官舍尝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割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其树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断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窦宽 吴偃 董观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蛇 芥虫 崔玄微

木怪下

窦 宽

唐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出《宣室志》）

吴 偃

有厉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於东北隅穷其迹，

果闻有呼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极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沈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董 观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楹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出《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间，有士人子弟失其姓名。素善雕镂。因行他邑山路，见一大槐树荫蔽数亩，其根旁瘤瘿如数斗瓮者四焉，思欲取之。

人力且少，又无斧锯之属，约回日采取之。恐为人先采，乃于衣箬中，取纸数张，割为钱，系之于树瘤上。意者欲为神树，不敢采伐也。既舍去，数月而还。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树侧，乃见画图影，旁挂纸钱实繁，复有以香醮奠之处。士人笑曰：“村人无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见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仆曰：“无伐此木。”士人进曰：“吾昔行次，见槐瘤，欲取之。以无斧锯，恐人采之，故权以纸钱占护耳。本无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权以纸钱系树之后，咸曰神树，能致祸福，相与祈祀。冥司遂以某职受享酹。今有神也，何言无之？若必欲伐之，祸甚至矣。”士人不听。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为器耳。”神曰：“若尔，可以善价赎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须几何？”士人曰：“可遗百千。”神曰：“今奉百绢。于前五里有坏坟，绢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复此相见。”士人遂至坏坟中，果得绢，一无欠焉。（出《原化记》）

江 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和县灵仙阁。时沈饮酒。适闾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

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存得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

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阆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醞翻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

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

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出《传奇》）

花卉怪

龙蛇草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皋阳武，城郭路边生草，悉备龙蛇鸟兽之形。《续汉志》曰：“其状五色，毛羽头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马万物之状。”是岁，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抄掠，后兄何进秉权，汉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烧宫阙之应。（出《五行记》）

鲜卑女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姘净，著赤衣，自云家在侧北。女于是恒歌谣

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苺，女手指环挂其苺茎。苺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焉。（出《异苑》）

蕨 蛇

太尉郗鉴镇丹阳也，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潭潭欲吐。因归家。仍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一赤蛇长尺余。尚动摇。乃挂于檐前，蛇渐焦。经宿视之，乃是一茎蕨耳，犹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续搜神记》）

芥 虫

五岭春夏率皆霪水，晴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败，崩胶粘鬻，无逾年者。尝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细长耳。（出《岭南异物志》）

崔玄微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

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冷冷。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

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

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

又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出《酉阳杂俎》及《博异记》）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聳 邓珪 刘皂 田布 梁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田登娘 赵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

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斫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出《集异记》）

僧智聿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聿在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如蝇，金色，迭飞赴灯焰，或蹲于灯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于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堕其一，乃董陆花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邓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慄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宾。”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缉丝为缙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缙系其臂，牢不可

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缙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缙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刘 皂

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年，董叔经为西河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叔，怒甚，遂弃职。

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

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出《宣室志》）

田 布

唐田布，田悦之子也。元和中，尝过蔡比，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若鹪鹩巢在苇。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

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出《酉阳杂俎》）

梁 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苏昌远

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出《北梦琐言》）

药 怪

上党人

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见。去宅

一里，但见一人参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体状。掘去之后，呼声遂绝。时晋王广阴有夺宗之计，谄事权要，上君也，党与也，言朋党比而譖。太子竟见废。隋室因此而乱。（出《隋书·五行志》）

田登娘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之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香气似术。其家奉释，有像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日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蹠屐。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一鸽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亦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象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旧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见怪而去之。宜乎！（出《酉阳杂俎》）

赵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

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斲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食粟袭紵，不憚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

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段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钬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漚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

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出《宣室志》）

菌 怪

郭元振

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元振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久之，元振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出《酉阳杂俎》）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一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并树枯根，下有大蛤蟆如叠。挟二笔踏。树溜津满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门浮沕钉。其盖已落。蛤蟆乃驴也，笔踏乃油桶也，菌则其人矣。里人有买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发，食者悉病呕。（出《酉阳杂俎》）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视无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儿裸身绕釜而走，倏忽没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独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龙 曹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鄢国 龙场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甲 宋云 蔡玉 李靖

苍 龙

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巨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曹 凤

后汉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见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二丈，大十围，稍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赐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经注》）

张鲁女

张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濛身，因而孕焉。耻之自裁。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破腹视之。”婢如其言，

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既而女殡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杂记》）

江陵姥

江陵赵姥以沽酒为业。义熙中，居室内忽地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家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然，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出《渚宫旧事》）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国方士能神咒者，临川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初出，乃长数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则龙辄一缩。至长数寸，乃取置壶中，以少水养之。外国常苦旱灾，于是方士闻有旱处，便赍龙往，出卖之。一龙直金数十斤。举国会敛以顾之。直毕，乃发壶出龙，置渊中。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南鄠国

南鄠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毛鱼。时蜕骨于旷泽之中。鱼龙同穴而处。其国献毛龙一于殷。殷置豢龙之官。至夏代不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及四海会同，乃放于

洛汭。(出《拾遗录》)

龙 场

《王子年拾遗》曰：方丈山东有龙场，地方千里，龙皮骨如山阜，布散百余顷。《述异记》：“晋宁县有龙葬洲。父老云，龙蜕骨于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按山阜冈岫，能兴云雨者。皆有龙骨。或深或浅，多在土中。齿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围。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尝因采取见之。”《论衡》云：“蝉生于腹育，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蜕，如蛇之蜕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于栋上得龙骨长一丈许，宛然皆具。(出《感应经》)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丰后湖观音寺西岸，获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盘蹙，如有夜光。文猛以为神异，抱献之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太极殿侧。将年余，石忽光照廊庑，有声如雷。帝以为不祥，召杰公示之。对曰：“此上界化生龙之石也，非人间物。若以洛水赤砺石和酒合药，煮之百余沸，柔软可食。琢以为饮食之器，令人延寿。福德之人，所应受用。有声者，龙欲取之。”帝令驰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为瓿，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余屑，置于旧处。忽有赤龙，扬须鼓鬣，掉尾入殿，拥石腾跃而去。帝遣推验。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所竞之石。其瓿遭侯景之乱，不

知所之。（出《梁四公记》）

震泽洞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有长城乃仰公睽误堕洞中，旁行，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周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宫室门阙。龙以气辟水，霏如轻雾，昼夜光明。遇守门小蛟龙，张鳞奋爪拒之，不得入。公睽在洞百有余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仿佛说得归路，寻出之。

为吴郡守时，乃具事闻梁武帝。帝问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溪，一通枯桑岛东岸。益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有会稽郡鄞县白水乡郎庾毗罗请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烧杀鄞县东海谭之龙百余头，还为龙所害。汝龙门之宄也，可行乎？”毗罗伏实，乃止。于是合浦郡洛黎县瓯越罗子春兄弟二人，上书自言：“家代于陵水罗水龙为婚，远祖矜能化恶龙。晋简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龙。今龙化县，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龙，刚猛难化，臣祖化之。化石龙县是也。东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铜鼓石头等诸水大龙，皆识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孙。请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龙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谨赍至都，试取观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风雨召戎虜之龙，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龙。”又问曰：“汝有西海龙脑香否？”曰：“无。”公曰：“奈之何御龙？”帝曰：“事不谐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龙脑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数量道义，许谧、茅容乘

龙，各赠制龙石十斤。今亦应在，请访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华龙隐居陶弘景得石两片。公曰：“是矣。”帝敕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鱼胶之，成二缶。火烧之，龙脑香寻亦继至。杰公曰：“以蜡涂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

至龙宫，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有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乘龙，载珠还国，食顷之间便至。龙辞去，子春荐珠。帝大喜。得聘通灵异，获天人之宝。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贵。”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谓杰公虚诞，莫不诘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余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电水火刀兵诸毒厉。骊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当其凹处，有白如铁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数尺。无瑕者为之上，有瑕者为下。珠蚌五，于时与月盈亏。蛇珠所致，隋侯吮参，即其事也。”又问蛇鹤之异。对曰：“使其自适。”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余杂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于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珠，盘曲宛转。群臣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光之远近。七九八数。皆如杰公之言。

子春在龙宫得食，如花如药。如青如饴，食之香美。赍食至京师，得人间风日，乃坚如石，不可咀嚼。帝令秘府藏之。

拜子春为奉车都尉，二弟为奉朝请，赐布帛各千匹。追访公睽往不为龙害之由，为用麻油和蜡，以作照鱼衣，乃身有蜡气故也。（同《梁四公记》）

梁武后

梁武后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众趋井救之，后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因册为龙天王，便于井上立祠。（出《两京记》）

刘 甲

宋刘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丽，未尝读佛经，忽能暗诵法华经。女所住屋，寻有奇光。

女云，已得正觉，宜作二七日斋。家为置高座，设宝帐。女登座，讲论词玄。又说人之灾祥，诸事皆验。远近敬礼，解衣投宝，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躬率参佐观之。

经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门。云：“魔邪寻至，凡着道服，咸勿纳之。”真变服奄入。女初犹喝骂，真便直前，以水洒之，即顿绝，良久乃苏。问以诸事，皆云不识。真曰：“此龙魅也。”自是复常，嫁为宣氏妻。（出《渚宫旧事》）

宋 云

后魏宋云使西域，至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果阏王闻之，舍位与子，向鸟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化为人，悔过向王。王即从之。（出《洛阳伽蓝记》）

蔡 玉

弘农郡太守蔡玉以国忌日于崇敬寺设斋。忽有黑云甚密，从东北而上，正临佛殿。云中隐隐雷鸣。官属犹未行香，并在殿前，聚立仰看。见两童子赤衣，两童子青衣，俱从云中下来。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长丈余，仰掷云中。雷声渐渐大而下来。少选之间，向白蛇从云中直下，还入所出柱下。于是云气转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离地数寸。一童子从下又拔出一白蛇长二丈许，仰掷云中。于是四童子亦一时腾上，入云而去。云气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霿，至晚方霁。后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许，不当本处。寺僧谓此柱腹空。乃凿柱至心，其内果空，为龙藏隐。（出《大业拾遗记》）

李 靖

唐卫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灵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

其为人，每丰饷焉，岁久益厚。

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因闷益甚。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扣门久之，一人出问。靖告迷道，且请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独太夫人在。宿应不可。”靖曰：“试为咨白。”乃入告。复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还时，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患。”既而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衾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靖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厉。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以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靖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勒黄头，鞞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戒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跑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

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倏忽渐高，但讶其隐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跃，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

俄顷雨毕，骑马复归。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但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亦连坐。奈何？靖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只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猎徒，以斗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也。”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

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柳 毅

柳 毅

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

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中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歔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

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数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龇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

其夕，至邑而别其友。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橘社。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

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大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大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言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

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而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间驱泾水右涘，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环雨鬋，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视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系。须臾红烟蔽

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怒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右。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飡德怀恩，词不悉心。”毅为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抚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

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醑，罗以甘洁。初笳角鞞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钹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太悦，锡以綉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

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蹴踏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玳。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绀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狂妄，搪突高明，退自循顾，

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而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旷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经岁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产逾月，乃浓饰换服。召亲戚相会之间，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无见期，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父母，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于君子。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

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思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纷纶，唯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覲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

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

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

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出《异闻集》）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俱名国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岷
齐浣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龙 旃然 龙门

俱名国

僧祇律云，佛住舍卫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时有商人驱八牛到北方俱名国。有一商人在泽中牧牛。时有离车捕龙食之，捕得一龙，离车穿鼻牵行。商人问离车：“今汝牵此龙何用？”云：“我将杀而为啖。”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许。商人即放龙令去。既而复虑离车追逐，复捕取放别池中。龙忽变为人，语谓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报恩，可共入宫，当报大德。”商人答言：“龙性率暴，嗔恚无常，或能杀我。”答云：“不尔。前人系我，我力能杀彼人。但以我受菩萨法，都无杀心。何况君今施我寿命，顾当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扫除。”商人后入宫内，见龙门边，二龙系在一处。因问汝为何被系。答言：“此龙女半月中，三日受斋法。我兄弟守护此龙女，不为坚固，为离车所捕。以是被系。”龙女俄出，呼商人入宫坐宝床上。龙女言：“龙中有食，能尽寿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阎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须欲阎浮提食。”即时种种饮食俱备。商人问龙女：“此龙何故被系？”龙女言：“此有过，我欲杀之。”商人言：“汝莫杀。”“乃言不尔，要当杀之。”商人言：

“汝放彼者，我当食耳。”复言曰：“不得直放之，当罚六月，摈置人间。”商人见龙宫中，宝物庄严饰宫殿，即问：“汝有如是庄严，因受菩萨何为？”答言：“我龙法有五事苦。何等为五？谓生时、眠时、淫时、嗔时、死时。一日之中，三过皮肉落地，热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来出家。”龙女即与八饼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复言汝合眼。即以神变持着本国，以八饼金与父母。曰：“此是龙金。”说己更生尽寿用之不可尽。时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暂救龙女，恩报弥重；况持大斋，受福宁小？（出《法苑珠林》）

释玄照

释玄照修道于嵩山白鹤谷，操行精悫，冠于缙流。常愿讲《法华经》千遍，以利于人。既讲于山中，虽沍寒酷热，山林险邃，而来者恒满讲席焉。时有三叟，眉须皓白，容状瑰异，虔心谛听。如此累日。玄照异之。

忽一旦，晨谒玄照曰：“弟子龙也，各有所任，亦颇劳苦，已历数千百年矣。得闻法力，无以为报，或长老指使，愿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阳经时，国内荒馑，可致甘泽，以救生灵。即贫道所愿也。”三叟曰：“召云致雨，固是细事。但雨禁绝重，不奉命擅行，诛责非细，身首为忧也。试说一计，庶几可矣。长老能行之乎？”玄照曰：“愿闻其说。”三叟曰：“少室山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必能脱弟子之祸，则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贫道知孙处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孙公之仁，不可诊度，着千金翼方，

惠利济于万代，名已籍于帝宫，诚为贵真也。如一言救庇，当保无恙。但长老先与之约，如其许诺，即便奉依。”即以拯护之方，授于玄照。玄照诣思邈所居，恳诚祇谒，情礼甚谨。坐定久之，乃曰：“处士以贤哲之度，济拔为心，今者亢阳，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于今。幸一开恩，以救危歎。”思邈曰：“仆之无堪，遁弃山野，以何功力，济于人也？苟有可施，固无所吝。”玄照曰：“贫道昨遇三龙，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诛罪非轻。唯处士德尊功大，救之则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仆无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后，三龙避罪，投处士后沼中以隐。当有异人捕之，处士喻而遣之，必得释罪矣。”思邈许之。

玄照归，见三叟于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约一日一夜，千里雨足，于是如期泛洒，泽甚广被。

翌日，玄照来谒思邈。对话之际，有一人骨状殊异，径往后沼之畔，喑哑叱咤。斯须，水结为冰。俄有三獭，二苍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将欲挈去。思邈召而谓曰：“三物之罪，死无以赎。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脱之。兼以此诚上达，恕其重责也。”此人受教，登时便解而释之，携索而去。

有顷，三叟致谢思邈，愿有所酬。孙曰：“吾山谷之中，无所用者，不须为报。”回诣玄照，愿陈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无阙，不须酬也。”三叟再为请。玄照因言，前山当路，不便往来，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风雷为责，即可为之。”

是夕，雷霆震击。及晓开霁，寺前豁然，数里如掌。三叟复来，告谢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报，尤为奇特矣。（出

《神仙感遇传》)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於堽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凌波女

玄宗在东都，昼寝于殿，梦一女子容色浓艳，梳交心髻，大帔广裳，拜于床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因命禁乐。自与琵琶，习而翻之。遂宴从官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没。因遣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出《逸史》）

陶岷

陶岷者，彭泽令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则泛游于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数载不归。见其子孙成人，皆不辩其名字也。岷之文学，

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仕宦。有知生者通于八音，命陶人为斿，潜记岁时，取其声，不失其验。尝撰《集乐》录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空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饌。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岷有夕乐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则穷其境物，乘兴春行。岷且名闻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岷拒之曰：“某麋鹿闲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诣者。系水仙之为人，江山之可驻耳。吴越之士，号为水仙。

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及遇古剑，长二尺许，又玉环，径四寸，及海船昆仑奴名摩诃，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钱而贯之。曰：“吾家至宝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剑环于水，命摩诃取之，以为戏乐。如是数岁。因渡巢湖，亦投剑环，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而便出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怒乎？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岷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栖迟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仅三十载，固亦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到襄阳山，便归吴郡也。”行次西塞山，维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剑环，命摩诃下取，见汨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绝，殆不任持。曰：“剑环不可取也。有龙高二丈许，而剑环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岷曰：“汝与剑环，吾之三宝。今者二物既亡，尔将安用？必须为吾力争之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还也。久

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污于水上。如有示于岷也。岷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游江湖矣。诗曰：“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泽谣》）

齐 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青水，平长淮之险。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祚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古墓，然状如新筑净洁。周视，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丈余，头边鲤鱼五六枚，各长尺余。又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如常龟。祚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取龟入汴。祚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白鱼数百万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差网送龟至宋，遇水泊，大龟屡引颈向水。网户怜之，暂放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龟焉。（出《广异记》）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漭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尽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远徙，用逃垫溺之患。其吏于北庭沙洲者，皆先备牲耐，望祀于河浒，

然后敢视政。否即淫雨连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则里中民尽鱼其族也。

唐开元中，南阳张嵩奉诏都护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讯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龙，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腾水，以凯郡人望祀河浒。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执弓矢以俟于侧。嵩率僚吏，班于河上，峨冠敛板，罄折肃躬。

俄顷，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而出。俄然升岸，目有火光射人。离人约有数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满以伺焉。既而果及于几筵，身渐短而长数尺。方将食，

未及，而嵩发矢。一时众矢共发，而龙势不能施而摧。龙既死，里中俱来观之，哗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献上。上壮其果断，诏断其舌，函以赐嵩。且子孙承袭在沙州为刺史，至今号为龙舌张氏。

兴庆池龙

唐玄宗尝潜龙于兴庆宫。及即位，其兴庆池尝有一小龙出游宫外御沟水中。奇状蜿蜒，负腾逸之状。宫嫔内竖，靡不具瞻。

后玄宗幸蜀，銮舆将发，前一夕，其龙自池中御素云，跃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环列之士，率共观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将渡，见小龙翼舟而进。侍臣咸睹之。

上泫然泣下，顾谓左右曰：“此吾兴庆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上亲自祝之，龙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井 龙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安西道中，系于驿树。近井，狮子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有龙出井而去。（出《国史补》）

旃 然

玄宗将封泰山。进次荥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弓矢。亲射之。矢发龙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济水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龙 门

旧说：“春水时至，鱼发龙门。则有化者。”至今汾晋山中，龙有遗骨遗角甚众。采以为药。有五色者。（出《国史补》）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韦氏 任頊 赵齐嵩

萧 昕

唐故兵部尚书萧昕常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炎郁之气，蒸为疾厉。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祷祀山川，凡月余，暑气愈盛。

时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龙兴云雨。昕于是诣寺，谓三藏曰：“今兹骄阳累月矣，圣上悬忧，撤乐贬食，岁凶是念，民瘼为忧。幸吾师为结壇场致雨也。”

三藏曰：“易与耳。然召龙以兴云雨，吾恐风雷之震，有害于生植，又何补于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诚不能滋百谷，适足以清暑热，而少解黔首之病也。愿无辞焉。”

三藏不获已，乃命其徒，取华木皮仅尺余，缒小龙于其上，而以炉瓿香水置于前。三藏转咒，震舌呼祝。

咒者食顷，即以缒龙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讫亟还，无冒风雨。”

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才尺余，摇鬣振鳞自水出。俄而身长数丈，状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马疾驱，未及数十步，云物凝晦，暴雨骤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决渠矣。

（出《宣室志》）

遗尺潭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出《传载》）

刘贯词

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游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恳，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少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慧聪，使渠助为主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

贯词遂归。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使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

皆紫，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妹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

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辨慧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具馔，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贳。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请，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湿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可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环耳，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

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尚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禳人患厄。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为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

其实。客曰：“鬻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由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馋，或欲相陷，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出，渠亦当来，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浼灞晦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出《续玄怪录》）

韦氏

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唐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韦生授扬子县尉，孟授阆州录事参军，分路之官。韦氏从夫入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从夫至骆谷口中，忽然马惊，坠于岸下数百丈。视之杳黑，人无入路。孟生悲号，一家恸哭，无如之何。遂设祭服丧舍去。

韦氏至下，坠约数丈枯叶之上，体无所损，初似闷绝，少顷而苏。经一日，饥甚，遂取木叶裹雪而食。傍视有一岩罅，不知深浅。仰视坠处，如大井焉。分当死矣。忽于岩谷中，见光一点如灯，后更渐大，乃有二焉。渐近，是龙目也。韦惧甚，负石壁而立。此龙渐出，可长五六丈。至穴边，腾孔而出。顷又见双眼，复是一龙欲出。韦氏自度必死，宁为龙所害。候龙将出，遂抱龙跨之。龙亦不顾，直跃穴外，遂腾于空。韦氏不敢下顾，任龙所之。如半日许，意疑已过万里。试开眼下视，此龙渐低。又见江海及草木。其去地度四五丈，恐负入江，遂放身自坠，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苏。

韦氏不食，已经三四日矣，气力渐惫。徐徐而行，遇一渔翁，惊非其人。韦氏问此何所，渔翁曰：“此扬子县。”韦氏

私喜，曰：“去县几里？”翁曰：“二十里。”韦氏具述其由，兼饥渴。渔翁伤异之，舟中有茶粥，饮食之。韦氏问曰：“此县韦少府上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韦氏曰：“某即韦少府之妹也。倘为载去，至县当厚相报。”渔翁与载至县门。韦少府已上数日矣。韦氏至门，遣报孟家十三姊。韦生不信，曰：“十三姊随孟郎入蜀，那忽来此？”韦氏令具说此由，韦生虽惊，亦未深信。出见之，其姊号哭，话其迍厄，颜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将息，寻亦平复。韦生终有所疑。

后数日，蜀中凶问果至，韦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渔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无极。后数十年，韦氏表弟裴纲，贞元中，犹为洪州高安尉。自说其事。（出《原化记》）

任 瑛

唐建中初，有乐安任瑛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

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瑛延坐与语。既久，瑛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瑛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授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瑛曰：“愿受教授。”翁曰：

“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为虑。”项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

后二日，项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余，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项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项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项亦还山中。

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奉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项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上，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项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出《宣室志》）

赵齐嵩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选授成都县尉，收拾行李兼及仆从，负札以行，欲以赴任。然栈道甚险而狭，常以马鞭拂小树枝，

遂被鞭梢缴树，猝不可脱，马又不住，遂坠马。枝柔叶软，不能碍挽，直至谷底，而无所损。视上直千余仞，旁无他路，分死而已。所从仆辈无计，遂闻于官而归。

赵子进退无路，坠之翌日，忽闻雷声殷殷，乃知天欲雨。须臾，石窟中云气相旋而出。俄而随云有巨赤斑蛇，粗合拱，鳞甲焕然。摆头而双角出，蜿蜒而四足生。奋迅鬣鬣，摇动首尾。乃知龙也。赵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龙出亦死，宁出而死。”攀龙尾而附其身，龙乘云直上，不知几千仞，赵尽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体而行。赵生方得跨之，必死于泉矣。南视见云水一色，南海也。生又叹曰：“今日不葬于山，卒于泉矣。”而龙将到海，飞行渐低。去海一二百步，舍龙而投诸地。海岸素有芦苇，虽堕而靡有所损。

半日，乃行路逢人，问之。曰：“清远县也。”然至于县，且无伴从凭据，人不之信，不得缙绶。迤邐以至长安，月余日，达舍。家内始作三七斋，僧徒大集。忽见赵生至，皆惊恐奔曰：“魂来归。”赵生当门而坐，妻孥辈亦恐其有复生。云：“请于日行，看有影否。”赵生怒其家人之诈恐，不肯于日行。疏亲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见赵生言，犹云：“乃鬼语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于危险，乘骑者可以为戒也。（出《博异志》）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刘禹锡 周邠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卢翰 李修 韦宥 尺木 史氏子

许汉阳

许汉阳，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江波急，寻小浦路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鬟方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调以游词，又大笑，复走入宅。

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宅内厅，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大池，池中荷菱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明宫”。四面奇花果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者列拜。又引第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皆拜问所来。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奇树高数丈，枝干如梧，叶似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盎如杯，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命一青衣捧一鸟如鸚鵡，置饮前栏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人再拜。女郎举酒，众乐俱作，萧萧冷冷，窈如

神仙。才一巡，已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事辩之，则女郎一无所酬答。

欢饮至二更，筵宴已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又请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谓诸女郎，兼语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请诵之。”女郎及汉阳曰：“善。”及吟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书过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为匣，研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姓。女郎遂收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谕。”四更已来，命悉收拾。挥霍次，一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

归舟忽大风，云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棧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讯。人曰：“江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归过洞庭，宵宴于此，取我辈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舟也。

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出《博异志》）

刘禹锡

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茱泽。首夏独坐林亭，忽然间大雨，天地昏黑，久方开霁。独亭中杏树，云气不散。禹锡就视树下，有一物形如龟鳖，腥秽颇甚，大五斗釜。禹锡因以瓦砾投之，其物即缓缓登阶，止于檐柱。禹锡乃退立于床下，支策以观之。其物仰视柱杪，款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声，屋瓦飞纷乱下，亭内东壁，上下罅裂丈许。先是亭东紫花苜蓿数亩，禹锡时于裂处，分明遥见。雷既收声，其物亦失，而东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锡亟视之，苜蓿如故，壁曾无动处。（出《集异记》）

周 邨

贞元中，有处士周邨，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邨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

邨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滟滪，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邨喜甚。每舫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

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燕犀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邠亦至富贍。

后数年，邠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邠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城北隅八角井。天然磐石，而齧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且暮烟云翳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禱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邠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久而出，语邠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邠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饮酒伏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龙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拿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邠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穴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钟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驱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禱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出《传奇》）

资州龙

韦皋镇蜀末年，资州献一龙，身长丈余，鳞甲悉具。皋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时属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香烟薰死。国史阙书。是何祥也？（出《纪闻》。）

韦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于嵩山岳寺肄业。寺东北百余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围丈余，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终无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于石盆。

见一大蛇长数丈，黑若纯漆，而有白花，似锦，蜿蜒盒中。三子见而骇，视之良久。王与董议曰：“彼可取而食之。”韦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渔父之梭，雷氏之剑，尚皆为龙，安知此名山大镇，岂非龙潜其身耶。况此蛇鳞甲，尤异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纳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萦而归烹之。二子皆咄韦生之诈洁。俄而报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击。韦生谏而不允。二子方举石欲投，蛇腾空而去。及三子归院，烹蛇未熟。忽闻山中有声，殷然地动。覘之，则此山间风云暴起，飞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对面相失。寺中人闻风云暴起中云：“莫错击。”须臾，雨火中半下，书生之宇，并焚荡且尽。王与董，皆不知所在，韦子于寺廊下无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为善，但吐少善言，则蛟龙之

祸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两日，于寺门南隅下方索得。

斯乃韦自说。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出《博异志》）

卢元裕

故唐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于其间。俄闻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视，见一小龙才寸许，逸状奇姿，婉然可爱。于是以水沃之，其龙伸足振鬣已长数尺矣。元裕大恐。有白云自盆中而起，其龙亦逐云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出《宣室志》）

卢翰

唐安太守卢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时，尝结友读书终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圆石，莹白如鉴。方执玩忽次，堕地而折。中有白鱼约长寸余，随石宛转落涧中。渐盈尺，俄长丈余，鼓鬣掉尾。云雷暴兴，风雨大至。（出《纪闻》）

李修

唐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为绛郡守。是岁，其属县龙门有龙见。时观者千数。郡以状闻于太府。时相国河东府张弘靖为河中节度使，相国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尝为文以赞其

事。（出《宣室志》）

韦 宥

唐元和，故都尉韦宥出牧温州，忽忽不乐，江波修永，舟船燠热。一日晚凉，乃跨马登岸，依舟而行。忽浅沙乱流，芦苇青翠，因纵辔饮马。而芦枝有拂鞍者。宥因闲援熟视，忽见新丝箏弦，周缠芦心。宥即收芦伸弦，其长倍寻。试纵之，应乎复结。宥奇骇，因置于怀。行次江馆，其家室皆已维舟入亭矣。

宥故驸马也，家有妓。即付箏妓曰：“我于芦心得之，颇甚新紧。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来？吾甚异之。试施于器，以听其音。”妓将安之，更无少异，唯短三二寸耳。方饌，妓即置之，随置复结。食罢视之，则已蜿蜒摇动。妓惊告众，竞来观之，而双眸瞭然矣。宥骇曰：“得非龙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诸盂水之内，投之于江。才及中流，风浪皆作，蒸云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龙百尺，拿攫升天。众咸观之，良久乃灭。（出《集异记》）

尺 木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出《酉阳杂俎》）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无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殷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于怀中。坐食顷，觉怀中冷重。潜起观之，其上鳞栗栗而起。史警惧，弃林中。遂白众人：“此必龙也，可速去！”须臾，林中白烟生，弥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雨大至。（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庙 豢龙者 孔威 华阴湫
崔道枢 金龙子 黄驯 临汉豕 烧龙 柳翁

卢君畅

故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卢君畅为白衣时，侨居汉上。尝一日，独驱郊野，见二白犬腰甚长，而其臆丰，飘然若坠，俱驰走田间。户讶其异于常犬，因立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泛腾，旋有二白龙自湫中起，云气噎空，风雷大震。卢惧甚，鞭马而归。未及行数里，衣尽沾湿。方悟二犬乃龙也。（出《宣室志》）

元义方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州。遇海岛，中有泉，舟人皆汲水饮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云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乃莱州。（出《国史补》）

平昌井

平昌城旧与荆水通，有神龙出入焉，故名龙城。外国有寺曰咀呵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奴取米，龙辄却。奴若常取米，龙即不与。仓中米若尽，奴向龙拜，仓即盈溢。（出《外国事》）

虎头骨

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出《尚书故实》）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去郡远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祇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为龙之止，不亦宜乎？愿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僧召工，合土为偶龙，具告其状，而于殿西楹置焉。功毕，甚得云间势，蜿蜒鳞鬣，曲尽其妙，虽丹青之巧，不能加也。

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观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

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相顾语曰：“是龙也，虽假以土，尚能变化无方，去莫如其适，来莫穷其自。果灵物乎？”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而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迫而观之，其龙鬣鬣鳞角，若尽沾湿。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出《宣室志》）

龙 庙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拿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圯，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豢龙者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自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之，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漫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出《尚书故实》）

孔 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酳雨，洒茧箔上，血不_レ于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相自齟齬。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剽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出《唐年补录》）

华阴湫

唐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余，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其崖岸高，无贮水之处，此夕徙开数十丈。小山东西直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行旅，无不枉道就观。有好事者，自鞶鞶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音，逮于累日。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常有草木之叶，飘于其上。虽片叶纤芥，必而禽衔而去。祷祈者多致花钿锦绮之类，启视投之，歛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于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寻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晦暝，车马几为暴雨所漂。尔后人愈敬伏，莫有犯者。（出《剧谈录》）

崔道枢

唐中书舍人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者屡屡。一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五尺，鳞鬣金色，其目光射人。众视异于常鱼。令仆者投于江中。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

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廨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巾栉，如宫内之饰。有一吏人从后执簿领出。及轩陛间，付双环青衣，置于绣衣案上。吏引韦生东庑曹署，理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涓，虽为人所食，即从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食之，但难获免。然君且还，试与崔君广为佛道功德，庶几稍减其过。自兹浹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且以所说，话于亲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才及旬余，韦生果歿。韦乃道枢之姑子也。数日后，寄魂于母云：“已因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辞。表弟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

及暝，昏然而寢，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氏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文书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俄见绣衣举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崔道枢官至三品，寿至八十。”后有判云：“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亦减一半。”时道枢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妻拿咸在京师，韦颜备述其事。旧传夔及牛渚矶是水府，未详

道枢所至何许。（出《剧谈录》）

金龙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郁郁如烟。令大内留后司寻其所出，得金龙子一枚，长五寸许。群臣称贺。帝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卿等各宜尽忠，以体朕怀。”门下奏，请改文德二年为龙纪元年。（出《大唐杂记》）

黄 驯

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宇。内有井极深。井中有龙窠。旁入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称自商山来，入井中，取龙窠及草药而去。其后有令黄驯者，到任之后，常系马于井旁，滓秽流渍，尽入于井中。或有讥之者，饰词以对。岁余，驯及马皆警。（出《录异记》）

临汉豕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县长具牢醴，命邑寮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则捧觞以献。

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见湫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寮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焉。夫人之至诚，则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出《北梦琐言》）

烧 龙

太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畚，柴草积于天井，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綦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出《北梦琐言》）

柳 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鄱阳人渔钓者，咸咨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后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方木长数十尺，交构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綦

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唯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巨盆贮之。中有一鳝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媪
柳子华 斑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阳湫 盐井龙

尹皓

阎浮龙

龙在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翟陀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则夭。单越人恶冷风，龙不发冷。

于弗姿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之也。其雷声，兜率天作歌颂音，阎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阿修中雨罗丘伏，阎浮提中雨清浮水。（出《酉阳杂俎》）

吴山人

陇州吴山县，有一人乘白马夜行，凡县人皆梦之。语曰：“我欲移居，暂假尔牛。”言讫即过。其夕，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于县南山曲出一湫，方圆百余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迁，谓之“特牛湫”也。（出《独异志》）

白将军

僧元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尝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于衣箱。一日，送客至浚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剑划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而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骤至，大震数声。（出《酉阳杂俎》）

温媪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见鱼在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为龙之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徵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风雨随作。及明，移其冢于西，而草木悉于西岸。（出《岭表录异》）

柳子华

柳子华，唐时为城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犊车一乘，前后

女骑导从径入厅事。使一介告柳云：“龙女且来矣。”俄而下车，左右扶卫升阶，与子华相见。云：“宿命与君合为匹偶。因止。命酒乐极欢，成礼而去。自是往复为常，远近咸知之。子华罢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龙宫，得水仙矣。”（出《剧谈录》）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斓，大如鸡子。甚异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与婴儿弄，遂失之。数日，昼忽风雨暝晦，庭前树下，降水不绝如瀑布状。人咸异其故。风雨息，树下忽见此石已破，中如鸡卵出壳焉。乃知为龙子也。（出《原化记》）

张公洞

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里人云，张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众未敢入。土氓姚生习道，挈杖瓶火，负囊以入。约行数百步，渐渐明朗，云树依稀。近通步武，又十余里，见二道士对弈。曰：“何人？焉得来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馁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数斗，道士指曰：“可食此。”试探咀嚼，觉芳馨，食之遂饱。道士曰：“尔可去，慎勿语世人。”再拜而返，密怀其余。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寻之，但黑巨穴，不复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复食。

(出《逸史》)

五台山池

五台山北台下有龙池约二亩有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亭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睹。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出《传奇》)

张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龙。时或雷风大作，损坏树木。寺中有掸钟张老者，术士也。而僧不知。张老恶此龙损物，欲禁杀之，密为法。此龙已知，化为人，潜告僧曰：“某实龙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风雨损物，为张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宝珠，以伸报答。某即移于别处。”僧诺之。夜唤张老，求释之。张老曰：“和尚莫受此龙献珠否？此龙甚穷，唯有此珠，性又吝恶。今若受珠，他时悔无及。”僧不之信。曰：“君但为我放之。”张老不得已，乃放。龙夜后送珠于僧，而移出潭水。张老亦辞僧去。后数日，忽大雷雨，坏此僧舍，夺其珠。果如张老之言。(出《原化记》)

费鸡师

蜀川有一费鸡师者，善知将来之事，而亦能为人禳救。多

在邛州。蜀人皆神之。

时有一僧言，往者双流县保唐寺，寺有张二师者，因巡行僧房，见有空院，将欲住持，率家人扫洒之际，于柱上得一小瓶子。

二师观之，见一蛇在瓶内。覆瓶出之，约长一尺，文彩斑驳，五色备具。以杖触之，随手而长。众悉惊异。二师令一物挟之，送于寺外。当携掇之际，随触随大，以至丈余，如屋椽矣。

二人担之方举，送者愈惧，观者随而益多。距寺约二三里，所在撼动之时，增长不已。众益惧，遂击伤，至于死。

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螿，亭午时下寺中。僧有事至临邛，见鸡师说之。鸡师曰：“杀龙女矣！张二师与汝寺之僧徒。皆当死乎！”后卒如其言。他应验不可胜记。竟不知是何术。

韦绚长足为杜元颖从事，其弟妹皆识费师。于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询访鸡师之术。凡有病者来告，鸡师发即抱一鸡而往。及其门，乃持咒其鸡，令入内，抵病者之所。鸡入而死，病者差。鸡出则病者不起矣。

时人遂号为“费鸡师”。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结印，其石子断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书符，先焚符为灰，和汤水，与人吞之，俄复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烧。

又云，城南建昌桥下，其南岸先有龙窟，岁常损人。至有连马而溺者，如有攫拿于水。当韦皋时，前后运石，凡几万数。顷之，石复失焉。后命道士投筒于内，以土筑之，方满。自此之后，龙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与西廊龙井通焉。而建昌桥下，往往损人而不甚也。询问吏卒，往时人马溺于其间，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尽，而尸乃出焉。（出《戎幕闲谈》）

汾水老姥

汾水边有一老姥获一赤鲤，颜色异常，不与众鱼同。既携归，老姥怜惜，且奇之。凿一小池，汲水养之。经月余后，忽见云雾兴起，其赤鲤即腾跃，逡巡之间，乃渐升霄汉，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复来如故。人见之者甚惊讶，以为妖怪。老姥恐为祸，颇追悔焉。遂亲至小池边祷祝曰：“我本惜尔命，容尔生，反欲祸我耶？”言才绝，其赤鲤跃起，云从风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遗下一珠，如弹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众人不敢取。后五年，老姥长子患风，病渐笃，医莫能疗，老姥甚伤。忽意取是珠，以召良医。其珠忽化为一丸丹。老姥曰：“此赤鲤遗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与子服之，其病寻愈。（出《潇湘录》）

李 宣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惰学，爱钓术，日住潭上。一旦龙见，满潭火发，如舒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出《北梦琐言》）

濠阳湫

彭州濠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

山慈母池龙为昏，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秋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褫马障树而避。

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

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至云安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出《北梦琐言》）

盐井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

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

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

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出《北梦琐言》）

尹 皓

朱梁尹皓镇华州。夏将半，出城巡警。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爱。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见村院佛堂。遂置于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烧佛堂，而不损佛像。盖龙卵也。院外柳树数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龙

张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鱼 安天龙 曹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述
王植 陆社儿 长沙女 苏颀
斗蛟 洪氏女 洪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龙

张 温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

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鬣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

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景。

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慎。

（出《北梦琐言》）

郭彦郎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邛有军将郭彦郎者，行舟侠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是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时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出《北梦琐言》）

王宗郎

蜀庚午岁，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阳县洵水畔有青烟庙。数日，庙上烟云昏晦，昼夜奏乐。忽一旦，水波腾跃，有群龙出于水上，行入汉江。大者数丈，小者丈余，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马驴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汉江，却过庙所。往复数里，或隐或见。三日乃止。（出《录异记》）

犀浦龙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龙青黑色。割为两片，旬日臭败，寻亦失去。摩呵池大厅西面亦有龙井，甚灵，人不可犯。（出《录异记》）

井 鱼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中有龙。（出《录异记》）

安天龙

后唐同光中，沧洲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封店。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人之罚。斯又何哉！”（出《北梦琐言》）

曹 宽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跃踊。”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

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梦琐言》）

梦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亦尝修饰严洁。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广其殿宇，因昼寝，梦一青衣谓后曰：“今神龙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观中安排可也。”后欲从之，而子未许。后又梦见青衣重请，因选昭觉寺廊庑间，特建一庙。土木既就，绘事云毕，遂宣教坊乐。自宫中引出，奏送神曲；归新庙中，奏迎神曲。其日玄云四合，大风振起，及神归位，雨即滂沱。

或曰：“卫圣神龙出离宫殿，是不祥也。”逾年，国亡灭而去，土地归庙中矣。（出《野人闲话》）

蛟

汉武白蛟

汉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灵溢之舟于琳池之上，穷夜达昼。于季台之下，以香金为钩，缩丝纶，以舟鲤为饵，不逾旬日，钓一白蛟长三四丈，若龙而无鳞甲。帝曰：“非龙也。”于是付太官为鲜。而肉紫青，脆美无伦。诏赐臣下，以为神感所获。后竟不得。（出《王子年拾遗记》）

浚阳桥

浚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见一蛟死浮出。（出《浚阳记》）

王 述

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王述者采药于天台山。时热，息于石桥下，临溪饮。忽见溪中有一小青衣长尺余，执一青衣乘赤鲤鱼，径入云中，渐渐不见。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见海上风云起，顷刻雷电交鸣，俄然将至。述惧，伏于虚树中。见牵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适。及天霁，又见所乘之赤鲤小童，还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吴记》）

王 植

王植，新赣人也。乘舟过襄江。时晚日远眺，谓友朱寿曰：“此中昔楚昭王获萍实之处，仲尼言童谣之应也。”寿曰：“他人以童谣为偶然，而圣人必知之。”言讫，见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芦杖谓植曰：“卿来何自？”植曰：“自新赣而至于此尔。”二人曰：“观君皆儒士也，习何典教？”植、寿曰，各习诗礼。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语神怪’。又云：‘敬鬼神而远之’。何也？”寿曰：“夫子圣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远之’者。以戒彝伦，其意在奉宗

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实非鬼神，又非人类。今日偶与卿谈，乃天使也。又谓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环、戴政，俱商徒，以利剥万民，所贪未已。上帝恶，欲惩其罪于三日内。卿无此泊。慎之。”言讫，没于江。寿、植但惊异之，未明何怪也。

及明，植谓寿曰：“有此之不祥，可移于远矣。”乃牵舟于上流五有余步。缆讫，见十余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于植木处。植曰：“可便详问其故，要知姓字。”于是寿杖策而问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寿心惊曰：“事定矣。”乃谓植曰：“夫阴晦之间，恶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时晋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风雷雨。而二商一时沉溺。

植初闻二人之言，私告于人。及是共观者有数百人。内有耿谭者年七十，素谙土事，谓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长丈余，往往见于波中，时化游于洲渚，然亦不甚伤物。卿所见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灵，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记》）

陆社儿

陆社儿者，江夏民，常种稻于江际。夜归，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质。谓社儿曰：“我昨自县前来，今欲归浦里，愿投君宿。”然辞色甚有忧容。社儿不得已，同归，闭室共寝。未几，便闻暴风震雷明照。社儿但觉此女惊惶，制之不止。须臾雷震，只在帘前。社儿寝室，有物突开。乘电光，见一大毛手拿此女去。社儿仆地，绝而复苏。及明，邻里异而问之。社儿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顷，乡人有渡江来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

龙无首，长百余丈，血流注地，盘泊数亩。有千万禽鸟，临而噪之也。（出《九江记》）

长沙女

长沙有人忘姓名。家江边。有女下渚浣衣，觉身中有异，后不以为患，遂妊身。

生三物，皆如虾鱼。女以己所生，甚怜之，著澡盘水中养。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扑岸。

天暴雨，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出头望母，良久复去。

经年，此女亡后，三蛟一时俱至墓所哭泣，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噪。（出《续搜神记》）

苏颙

唐苏颙始为乌程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后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是雪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颙乘醉步行，还自骆驼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颙遂得济。（出《广异记》）

斗 蛟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数日牛出，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出《广异记》）

洪氏女

歙州祁门县蛟潭。俗传武陵乡有洪氏女，许嫁与鄱阳黎氏。将娶，吉日未定，蛟化为男子。貌如其婿，具礼而娶去。后月余，黎氏始到，知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于路逢其蛟化为人，容貌殊丽，其婿心疑为蛟。视，见蛟窃笑，遂杀之。果复蛟形。又前到蛟穴，见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归。始登船，而风雨暴至，木石飞腾，其妻及犬，皆化为蛟而去。其婿为恶风飘到余姚，后数年归焉。其后道人许旌阳又斩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仿佛见之。（出《歙州图经》）

洪 贞

鸡笼山在婺源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回环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鸡笼焉。

唐开元中，有蛟龙变为道人，歙人洪贞以弟子之礼师之。道流将卜居，寻诸名山。到黄山，贞问此山何如，道流曰：

“确而寒。”次到飞布山，又问之。道流曰：“高而无辅。”到此山，又问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贞问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寝，贞入，但见蛟龙，由是候睡觉而辞归。道流遂入鄱阳而去。贞归，迁其父于此山。

后二年，鄱阳洪水大发，漂荡数千家。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颇有方术。居于祁南之回玉乡，乡人遂称其变现神通，将图非望。潜署百官，州中豪杰皆应之。后州发兵就捕，获数十人，而贞竟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老 蛟

苏州武丘寺山，世言吴王阖闾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凿状。中有水，深不可测。或言秦王凿取剑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经过，见一美女，在水中浴。问少年同戏否，因前牵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数日，尸方浮出，而身尽干枯。其下必是老蛟潜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状云。（出《通幽记》）

武休潭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

服靚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出《北梦琐言》）

伐 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虬螭蛟蜃，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蟻，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蜿力困，里灌噪以助，竟毙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白 虎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如之。于是夷胸肋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楼上射白虎，中头三矢。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且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并；伤人不论；杀人不死；秦犯夷，输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壶。夷人安之。（出《华阳洞志》）

汉景帝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馐，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牙皮，余肉复

为虎。（出《独异志》）

种 僮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出《独异志》）

封 邵

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出《述异记》）

亭 长

长沙有民曾作槛捕虎。忽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因问其故，亭长怒曰：“昨被县召，误入此中耳。”于是出之。乃化为虎而去。（出《搜神记》）

严 猛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此后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麾，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猛方获免。（出《法苑珠林》）

袁 双

晋孝武太元五年，谯郡谯县袁双家贫客作。暮还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与双为妇。五六年后，家资甚丰。又生二男。至十岁，家乃巨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后，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脱钗挂树，便变形作虎。发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饱后，还变作人。有见之者，窃语其婿：“卿妇非人，恐将相害。”双闻之不信。经时，复有死者，辄复如此。后将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实。后乃越县趋墟，还食死人。（出《五行记》）

吴道宗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与母居，未娶妇。一日，道宗他适，邻人闻屋中窣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屋中。邻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鸣鼓会里人共救之。

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

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斑虎。百姓患之。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

经数日后，虎还其家，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葬之如母。（出《齐谐记》）

牧牛儿

晋复阳县里民家儿常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儿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出《广异记》）

师道宣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后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纪。后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钗钏于山石间。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宣白云：“吾尝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送赴官，遂饿死建康狱中。（出《齐谐记》）

谢 允

历阳谢允字道通，少为贼所掠，为奴于蒋凤家。常于山中见阱中虎饥，因出之。后诣具自白，令长不为申理，考讯无不至。允夜梦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自有慈惠，当相拯拔。”觉，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与允语。狱吏以告令长，令长由是不敢诬辱。即还。乃上武当山。时唐公亮闻而愍之，给以资履。遂于襄阳见道士曰：“吾师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尝言有志者与之俱来。得非尔耶？”随入山，斋三日，进见之，乃昔日所梦人也。问允欲见黄衣童否，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光紫气荫其上，芬馥之气遍于山谷。（出《甄异记》）

郑 袭

荥阳郑袭，晋太康中，为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号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着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出《异苑》）

刘广雅

彭城刘广雅，以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路经竹里亭。多虎。刘防卫甚至，牛马系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与

士庶同睡。虎乘间跳入，独取刘而去。（出《异苑》）

易 拔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违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女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麓，即变成三足大虎。竖一足，即成其尾也。（出《异苑》）

萧 泰

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丐乞还，误落槛里。”共开之。出槛即成虎，奔驰而去。（出《五行记》）

黄 乾

梁末，始兴人黄乾有妹小珠，聘同县人李肃。小妹共嫂入山采木实，过神庙，而小珠在庙恋慕不肯归。及将还，复独走上庙，见人即入草中。乾妻来告肃，肃以为更有他意。肃被县召，将一伴夜还。值风雨。见庙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见神床上有衣。少间，闻外有行声，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风后。须臾，见一虎振尾奋迅，直至火边，自脱牙爪，卷其皮，置床上，

着衣向火坐。肃看乃小珠也，肃径出抱之。与语不应。明日将归，送向乾家。乃闭置一室，掷生肉则接食之。其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县检验，村人乃将弓弩上舍，即发屋射杀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闭门。太守熊基表闻之。（出《五行记》）

酋耳兽

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由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也。（出于《朝野僉载》）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出《朝野僉载》）

傅黄中

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出《朝野僉载》）

郴州佐史

唐长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为虎。将啖其嫂，村人擒获，乃佐史也。虽形未全改，而尾实虎矣。因系树数十日，还复为人。长史崔玄简亲问其故。

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见一妇人，盛服。诸虎恒参集，各令取当日之食。时某新预虎列，质未全，不能别觅他人，将取嫂以供，遂为所擒。今虽作虎不得，尚能其声耳。”简令试之，史乃作虎声，震骇左右，檐瓦振落。（出《五行志》）

巴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

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

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

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未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出《广异记》）

峡口道士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预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饲虎。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二人单穷，被众推出，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有计较。但恳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

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亦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待吾到

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

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踯。又抛衣与虎，乃啣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出《解颐录》）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忠 虎妇 稽胡 碧石
鼯啮虎 李徵 天宝选人

费 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媾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藪。忠以头巾冒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蹶，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头。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快，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

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出《广异记》）

虎 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覲。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出《广异记》）

稽 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

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

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出《广异记》）

碧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侏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出《广异记》）

鼯啮虎

天宝七载，宣城郡江中鼯出，虎搏之，鼯啮虎二疮。虎怒，拔鼯之首。而虎疮甚，亦死。（出《广异记》）

李 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僚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

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

至明年，陈郡袁傜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界。晨将发，其驿者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傜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傜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傜聆其音似李徵。傜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傜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傜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

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惨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纛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惨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惨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厘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腴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化为异兽，有眚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惨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挫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惨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

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凤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僖亦泣曰：“僖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僖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阃，然亦贵传于子孙也。”僖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僖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僖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

僖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控贖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略来京诣僖门，求先人之柩。僖不得已，具疏其事。后僖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僖后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

数年秩满，生子数人。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明日，未发间，因笑语妻曰：“君岂不记余与君初

相见处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此人方谢以过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转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此人惊惧，收子而行。（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裴 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既而于山下四顾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出《国史补》）

斑 子

山魃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

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魃，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广异记》）

刘 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魃，呼为妖鬼。山魃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班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魃乃笑曰：“刘判官，荐大惧。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出《广异记》）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

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出《广异记》）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侏。’我死，为侏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村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侏，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出《广异记》）

笛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

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师惧觉，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树。枝叶阴密，能蔽人形。其物觉后，不见笛师，因大懊叹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长啸。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状如朝谒。虎头云：“适有吹笛小儿，乘我之寐，因而奔窜，可分路四远取之。”言讫，各散去。五更后复来，皆人语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获。”会月落斜照，忽见人影在高树上。虎顾视笑曰：“谓汝云行电灭。而乃在兹。”遂率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头复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间天曙，行人稍集。笛师乃得随还。（出《广异记》）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篆。斋戒咸备。有不专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缙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潜覘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弃道士而去。至明，无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有金筒玉篆泊冠帔及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陵使所居。（出《博异记》）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辰州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宸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方抱忧惕，深喜越客履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山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

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其船亦随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罗列于前后。俄闻有物来自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阚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余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眡之。虽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

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镐。镐凌晨跃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

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异记》）

卢 造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幼女，大历中，许嫁同邑郑楚之子元方。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余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雏。目尚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杀。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椽拆，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拿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

既而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元方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夕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救乎？”元方奇之，执炬出视，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扶入，复固其门。遂拾佛塔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尔。”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

及明，送归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将制服，忽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且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张逢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

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扞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劓鱼舟。良久，回顾而去。

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膾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劓之。良久而去。

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

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妪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父妪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裯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靚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有顷，妪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徵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妪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

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

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浹。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姬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攫，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丁 岩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酌十缗焉。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徵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谑，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

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贯挂树根，

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暴虎之爪牙矣。

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辘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

岩因而谓之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不若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

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

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徵许之。

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踞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晏然矣。

吁！保全躯命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强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于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罟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于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出《集异记》）

王 用

虢州王成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谷中有水方数步，常见二黑鱼长尺余游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是谷中灵物，兄奈何杀之？”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脱衣嗥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类以食。如此三年。

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又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伤遍体，汝第视余，无疑也。”弟喜，遂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验其身有黑，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出《酉阳杂俎》）

张 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霭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藹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睡，若兽踞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膂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电。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旁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

吏迎郑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主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参绿者是。”其时逢方问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才替身以俟之。俄而郑到，导从甚众，衣参绿，甚肥，昂昂而来。适到，逢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曙，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余肠发。

既而行于山林，孑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焉？”乃步步寻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在，细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

初其仆夫惊失乎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寻之，杳无形迹。及其来，惊喜问其故。逢给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实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未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胤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将。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名以避之。或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若必死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焉。吁！亦可谓异矣。（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马拯 张升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谯本

李 奴

词举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颇慵惰，李数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与二友人会于别墅，时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数十。奴怀恚恨，出谓同侪曰：“今是闰年，人传多虎，何不食我？”言讫，出门。忽闻叫声，奴辈寻逐，无所见。循虎迹，十余里溪边，奴已食讫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叠摺置于草上。盖虎能役使所杀者魂神所为也。（出《原化记》）

马 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

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

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

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细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

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犹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班，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

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齿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出《传奇》）

张 升

唐故吏部员外张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

杨 真

邺中居人杨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甚多画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至老年，尽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时，见画虎则喜，不见则不乐。我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辈。至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儿。又梦觉既久，而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

忽化为虎，跳跃而出。其一子逐出观之，其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数日，忽家人夜梦真归谓家人曰：“我已为虎，甚是安健。但离家时，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犹不饥。”至曙，家之人疑不识其子而食之，述于邻里。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足知兽不灵于人也。”（出《潇湘记》）

王居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颖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出《传奇》）

归生

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于道。遂升木以避。数虎迭来攫跃，取之不及。虎相谓曰：“无

过巴西县黄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视其人而哮吼攫跃，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环而守之。移时，有群骡撼铃声，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乃巴西吏人，为虎所食也。（出《闻奇录》）

郑思远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尝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乃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无之，佩之者临官佳；无官，人所憎疾。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出《酉阳杂俎》）

李 琢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赉之，给廩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譙 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百姓譙本者，兜率人也。不孝不义，邻里众皆恶之。少无父，常毁骂母，母每含忍。一旦，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母曰：“我只有汝一人，忧汝归夜，汝反骂我也。”遂抚膺大哭，且叹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时便出门，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声，脱其衣，变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来日，犹在城上。蜀主命赵庭隐射之，一发正中其口。众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出《野人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荆州人 刘老 虎妇 赵侗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伏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齿杀之。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蔺庭雍

吉阳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设灵应，古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寺中，盗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

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郭外，经年而去。（出《录异记》）

王 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限者数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来。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迨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出《广异记》）

荆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侏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侏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

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俚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俚，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不敢出寺门，竟至死。（出《广异记》）

刘 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俚鬼所教，若先制俚，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俚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出《广异记》）

虎 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

自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糜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常外宿。

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己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憨。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出《广异记》）

赵 侗

荆州有一商贾，姓赵名侗。多南泛江湖。忽经岁余未归。有一人先至其家，报赵侗妻云：“赵侗物货俱没于湖中，侗仅免一死。甚贫乏，在路即当至矣。”其妻惊哭不已。后三日，有一人，一如赵侗仪貌，来及门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内，询问其故。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侗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侗辇物货自远而至，及入门，其妻反乃惊疑走出，以投邻家。其赵侗良久问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唤其人。其人至，既见赵侗，奔突南走。赵侗与同伴十余人共趁之，直入南门。其人回顾，谓侗曰：“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潇湘录》）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南阳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

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少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

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归家，必为妻儿所惊，但怀愤耻，缘路入山。经一日余，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寻觅，比邻皆谓虎狼所食矣，一家号哭而已。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科斗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即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为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

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复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

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闻铃声，于草间匿。又闻空中人曰：“此谁角馱？”空中答曰：“王评事角馱。”又问：“王评事何在？”答曰：“在郭外。县官相送，饭会方散。”此虎闻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后，时有微月，闻人马行声，空中又曰：“王评事来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从进散而走。

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

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

后五六年，游陈许长葛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妄。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出《原化记》）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梁，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幸已相，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出《广异记》）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佐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苦之，遂以白县云：“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县令

云：“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令言。

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逸去。耆老又以为言。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日而归，衣服如故。

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一虎回视，俯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广异记》）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二童子曰：“去讫。”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井崖闻此言惊骇，行至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井崖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

前攫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其心，遂毙。二童子审视虎死，乃讴歌喜跃。（出《广异记》）

械虎

襄梁间多鸷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阱取之，以为职业。忽一日报官曰：“昨夜槛发，请主帅移厨。”命宾寮将校往临之，至则虎在深阱之中。官僚宅院，民间妇女，皆设帷幔而看之。其猎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钉锁，四角系绳，施于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鸷兽将欲出阱，即迤邐合其荷板。虎头才出，则蹙而钉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随而笑之。此物若不设机械，困而取之，则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势穷力竭而取之，则如牵羊拽犬，虽有纤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敌者，亦当如是乎？（出《玉堂闲话》）

商山路

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人谓其已碎于銛牙，莫不惊异。竟问其由，徐曰：“某初銜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损伤，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伸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其虎失脚，墮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而至此。其兽盖欲生致此人，按演诸

子，是以不伤。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闲话》）

陈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出《稽神录》）”

食虎

建安人，山中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搭耳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蹑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视，其虎遇食略尽，但存少骨尔。（出《稽神录》）

周雄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权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

书记韦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

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侏，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諲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

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

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人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
（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俊 浔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牧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张俊

宣州溧水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将一庄客张俊祇承至官，官满却归，俊亦从之。俊有妻，一子三岁，亦与同行，至宋汴行将夜，俊抱儿从澹，其妻乘驴在后十步。忽闻叫声，俊奔视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为虎所杀伤，誓欲报仇。今以孩子奉上，某傥生归，当酬哺养之恩。不尔，便为仆贱终身。元固止之，不可。复挟两矢，携弓腰斧，下道乘黑而行。

去三十余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渐至一处，依近山谷，有大树百余株，疑近虎穴，俊上树伺之。时渐明，见山下数十步内，如有物蹲伏起动之状。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为虎所禁，尸自起，拜虎乞，自解其衣，裸而复僵。

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欢跃。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竞来争食。俊在树上见之，遂发一箭，正中虎额，其虎腾跃。又发一箭，中其胁。箭皆傅毒，虎遂惊跃，狂乱吼怒，顷刻而死。俊复下树，以斧截虎头，并杀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贯之。亦负妻尸，走步而归。日晓追及，澹感激之至。（出《原化记》）

浔阳猎人

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弩弓焉。每日视之，见虎迹而箭已发，未曾得虎。旧说云：“人为虎所食，即作伥鬼之事，即于其侧，树下密伺。二更后，见一小鬼青衣，髡发齐眉，蹙而来弓所，拨箭发而去。后食顷，有一虎来履弓而过，既知之，更携一只箭而去，复如前状。此人速下树，再架箭，而登树覘之。少顷虎至，履弓箭发，其虎贯胁而死。其伥鬼良久却回，见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记》）”

柳并

河东柳并为监察御史，入岭推覆，将一书吏随行，常所委任。至岭下宿孤馆中，从吏皆在厅内席地而寝。时半夜，月初上，众皆卧，并独觉。忽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子步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乃潜起，拔去之，复卧伺焉。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须臾，小鬼又来，别以幡子插之，复又拔去之。少顷，虎又来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日汝当难免，自须为计，不可随我。”并有剑，取与之，乃令逃难。

此吏素强勇，携剑入山，寻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见有人，惟见席上案砚朱笔，有一卷文书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见一领虎皮，吏怀其书，并取得皮，杖剑而去。行未数里，见一胡僧从后来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为计，即可免矣。”吏即止，与之言。见

其人状异，不敢杀之。僧曰：“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岂不见适来文簿？昨日已愆数期，今强脱，终恐无益。不如以小术厌之。”吏问其术。僧令登一树以带自缚，用剑自刺少血涂一单衣投之，我以衣为襁之耳。吏如言登树，投皮与僧衣之，便作虎状，哮吼怒目，光如电掣。吏惧，将欲堕者数过，即取单衣，刺血涂之，投于地。虎得衣跳跃，掰扯而吞之。良久，复为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无患焉。（出《原化记》）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惧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伺往来有负贩者，歛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忽一日被之，觉其衣着于体，及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自视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头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乐于草间，遂捕狐兔以食之，拿攫饮啖，皆虎也。是后常与同类游处。复为鬼神所役使，夜则往来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

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傍。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轮回，自为不善，活变为虎，业力之大，无有是者。今又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馁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号，声未

绝，忽然皮落如脱衣状，自视其身，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数件，走于邻境佛寺，因游方，止临川崇寿院众堂中。

是时圆超上人居看经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问：“尔何处人，出家几夏腊，修习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对曰：“某心有悔行，愿因上人决之，但不欲他僧闻耳。”乃屏侍者问之。其僧言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讖罪业。上人谓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尔恶念为虎，善念为人，岂非证哉？苟有志乎脱离者，趣无上菩提，還元反本。念不著，则人不为虎，虎不为人矣。方今闽中，大善知识比肩，尔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以上人向者事问，皆无异同。双目犹赤，眈然可畏也。后入岭，不知所适。（出《高僧传》）

王瑶

汉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川之胜境，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既至，瑶心尽诚接待。有卖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来必休于此。积十数年，率五日一至。瑶密异之，外视其所买，又非山中所用者。

一日，瑶伺其来，因竭力奉之，石亦无愧。近晚将去，瑶曰：“思至生居，为日久矣。今者幸愿阶焉。”石生曰：“吾敝土穷山，不足为访。”瑶即随行十数里，暝色将起。石生曰：“尔可还矣。”瑶曰：“窃慕高躅，愿效诚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辞，瑶追从不已。石生

忽以拄杖画地，遂为巨壑，而身亦腾为白虎，哮吼顾瞻，瑶惊骇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无人迹。自是石生不复经过矣。（出《集异记》）

刘牧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乐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欺之，多伐树践圃。”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野人不敢侵。后牧卒，虎乃去。（出《独异志》）

姨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曰：“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语未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惧之焉。（出《录异记》）

崔韬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

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亲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

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衣犹在请，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銛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拿攫

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枪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伴。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逃之不获？（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牛斗
潜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宁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即愈，故汉人有至其国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汉人对曰：“吾国虫名为蚕，为人衣，食树叶而吐丝。”外国人复不信有蚕。

（出《金楼子》）

新昌穴出山犊，似秦牛，常与蛇同穴。人以盐著手，夜入

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则牛也，因引之而出焉。
(出《交州志》)

野牛高丈余，其头若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阳杂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见山穴开，中有钱焉，不知其数。田父入穴，负十千而归。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谓曰：“汝所失牛，其直几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为山神所将，已付汝牛价，何为妄寻？”言毕，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归焉。(出《纪闻》)

金牛

长沙西南有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曰：“寄渡江。”渔人云：“船小，岂胜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桡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神异，乃蹶之，但见人牛入岭。随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处犹存。(出《湘中记》)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深洞无底。北岸有石，周围三丈。渔人见金牛自水出，盘于此石。义熙中，县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锁，寻之不已。俄有牛从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断，得数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寿。其后义兴周灵甫常见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锁如绳焉。灵甫素骁勇，往掩之，此牛制断其锁，得二丈许，遂以财雄也。(出《十道记》)

银牛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银也。明年，世祖封禅焉。（出《酉阳杂俎》）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诣殷荆州，于鹤穴逢一老翁，群驱青牛，形色瑰异。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灵溪，骏馱非常。玄息驾饮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经日绝迹。当时以为神物。（出《渚宫故事》）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见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红，戏于水际。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牛斗

九真牛里牛，乃生溪上。牛里时时怒，共斗，即海沸涌。或出斗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雳。号曰神牛。（出《异物志》）

潜牛

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出《酉阳杂俎》）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鸷兽，状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搏噬猛兽。”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赏钱，当为相取。”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抚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迳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已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盆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出《广异记》）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雨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海溃江。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

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曠开，有二青牛奋勇而出，相去约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出《剧谈录》）

牛拜

桓冲

桓冲镇江陵，正会，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目中泪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皆异之。都督复曰：“谓汝若须活，遍拜众人。”牛涕泪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闻，大怒都督，痛加鞭罚也。（出《渚宫故事》）

光禄屠者

太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与子，遂殒于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记》）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黄牛，所杀无数。常以

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尔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出《稽神录》）

牛偿债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陈功授仪同，悭吝，常顾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曰：“若实负钱，我死。当与尔作牛。”须臾之间，卞父死，作人有牛产一黄犊，腰下有黑文，横给周匝，如人腰带。右胯有白纹斜贯，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著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收葬。（出《法苑珠林》）

路伯达

永徽中，汾州义县人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共钱主佛前为誓曰：“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话讫，逾年而卒。钱主家牯牛生一犊子，额上生白毛，成路伯达三字。其子侄耻之，将钱五千文求赎，主不肯与，乃施与湿成县启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级浮图。人有见者，发心止恶，竞投钱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戴文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乡人积恨，乃曰：“必有神力照鉴。”

数年后，戴文病死，邻人家牛生一黑犊，肋下白毛，字曰戴文。闾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谢，言以物熨去其字，邻人从之。

既而文子以牛身无验，乃讼邻人，妄称牛犊有字。县追邻人及牛至，则白毛复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则应声而至。邻人恐文子盗去，则夜闭于别庑，经数年方死。（出《原化记》）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

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

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广陵有王氏老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而去。（出《稽神录》）

牛伤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阳人，家有一犊，肥充可爱，桃根恒自饲之。此犊恒逐桃根游行，每往官府聚会，犊虽系在家，而吼唤终不住。后一日，桃根晨起开门，犊忽从后舐根，肋穿流血。举家打去，已复瞋目，复来舐伤，数日气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牛异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出《朝野僉载》）

宁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门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之颖考叔挟辘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于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犢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扣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谷于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及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颌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闻松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两斑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

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脯修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啣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绳，方学约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鸱鸢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寅继之曰：“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特曰：“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斑马之才，岂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唯虎迹牛踪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

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出《传奇》）

仲小小

临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众号仲野牛，平生以采猎为务。临洮巴西，至于叠宕嶠岷之境，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其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者。其角，二壮夫可胜其一。每饮斲之处，则拱木丛竹，践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迸，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踣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乾肉数千斤，新鲜者甚美，缕如红丝线。

乾宁中，小小之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惊忧，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堕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堕，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蔡 舞马 续坤 杨翁佛 季南
 赵固 韩晞 江东客马 陈璋

马

马、虜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谕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已下，可以留种。马八尺。戎马八尺，田马七尺，弩马六尺。瓜州饲马以檉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狼针。大食国出解人语马。悉怛国怛干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鳧、乌头龙、翅虎口。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毛，鞍下腋下回毛。左胁白毛，左右后足白，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却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县烽，亦曰鸡舌。缘秩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出《酉阳杂俎》）

吐火罗国波讷山阳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马尿流出，至七月

平旦，石崖间有石阁道，便不见。至此日，厌哒人取草马，置池边与集，生驹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无数颇梨，随西域中浴，须臾即回。

《图记》云：吐火罗国北有屋数颇梨山，即宋云所云波讷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马粪流出。商胡曹波比亲见焉。（出《洽闻记》）

浴马港，疏水流也。汉时，常有马数百匹出其中。马形皆小，似巴滇马，遂名其孔为马穴。初得此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处曰浴马溉。沔顿宿，今名骑亭。三国时，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有马十匹，逊载还建业。（出《洽闻记》）

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西，水有龙马，身长八九尺，龙形，有鳞甲，横文五色，龙身马首，顶有二角，白色，口衔一物，长可三四尺。凌波回顾，百余步而没。（出《洽闻记》）

西陵北陆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马穴，常有白马出此穴。人逐之，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出此穴，相去数千里。今马穴山在峡州夷陵。（出《洽闻记》）

周穆王八骏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马。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遍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远谋，使辙迹遍于四海。故绝

地之物，不期而自报。（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文帝九逸

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逸骠，五名紫燕骝，六名绿螭骢，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能御马，代王号为王良焉。（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狮子骢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狮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鞞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碓，骏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

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鬣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

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雅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鬣，嘶鸣真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出《宣室志》）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郭子仪。子仪固让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也，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即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故号九花虬。上往日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侍臣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碍夜。而九花虬缓缓然，如三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有及者。（出《杜阳编》）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驄，一号如意骝，皆如上意，故常谓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马经》云：“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游幸诸苑。侍者进瑞鞭，指二驄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遂命酒饮之。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即中书舍人韩翃诗也。（出《杜阳编》）

德宗幸梁洋，唯御雅马，号曰望云雅，驾还，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画为图。（出《国史补》）

曹洪

魏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曰白鹤，与武帝乘。此马走，唯觉耳中风声，脚似不践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马，共济深水，行数百里，瞬息而至。下视马足，毛皆不湿，帝衣犹沾濡。时人谓乘风行也，为一代神骏。谚云：“凭空虚跃，曹家白鹤。”（出《王子年拾遗记》）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围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

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鞫之，即不动。鞫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出《渚宫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马，常自乘之。既为石虎所围，力弱，分将危陷，弃众将逃。以此马奔而鞫之，马见鞍，辄蹄啮不得近，乃止。俄而邺使至，石虎国有难，虎旋归。至是时，马年四十九岁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秦叔宝

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尝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出《酉阳杂俎》）

张纳之

德州刺史张纳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数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纳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极肥健，行骤，脚不散。（出《朝野僉载》）

宋蔡

广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蔡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蔡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相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出《朝野僉载》）”

舞马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施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

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

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捶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桁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出《明皇杂录》）

续坤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颇得秦医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预言。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服医药而愈，所酬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芭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还复如此，累月不售。

邻伍有王生，货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窳，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置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自此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所直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

俄见王生，易衣装，致仆马，至于妻孥服饰，亦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兼资，计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物，获价颇多，但未知弩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

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数日前，魏博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偶（御厩有马，毛色相类者，咸有其对。）。

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其后王生因大索起价，遂以四百万酬之。是以物逢时亦有数，不遇其主，则弩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出《剧谈录》）

杨翁佛(别鸟语)

汉广陵杨翁佛听鸟兽之音，乘蹇驴之野，田间有放眇马，相遇，鸣声相闻。翁佛谓其御者，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视之，目果眇焉。（出《论衡》）

季南

季南乘赤马行，逢人乘白马。白马先鸣，赤马应之。南谓从者曰：“白马言，汝南见一黄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须臾，果逢黄盲马，白马先鸣，盲马应之。（出《抱朴子》）

赵固

晋赵固所乘马忽死，因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抱将归。”于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马即能起，亦不见猴。（出《搜神记》）

韩晞

唐韩晞常知永丰仓。有一马，乘来日久，遇过客有一蜀马，

啮颇甚。晞令取来，系于庭树。晞谓客曰：“此小马，岂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市圉人善骑调恶马，即令召之，遣取鞭辔。此马怒目，斜睨于晞。忽然掣缰走上阶，跑晞落床，屈膝于地，将啮之。时晞所乘马，系在别柱。见此，亦掣断缰，来啮此马。遂啮数口，方得免。众买此马，杀而食之。晞自后弥爱其马焉。（出《原化记》）

江东客马

顷岁，江东有一客，常乘一马，颇有至性。客常于饮处醉甚，独乘马至半路，沉醉，从马上倚着一树而睡，久不动，直至五更。客奴寻觅，方始扶策，而马当时倒地，久乃能起，病十余日方愈。此人无何，以马卖与宣州馆家。经二年，客后得一职，奉使至宣州。知马在焉，请乘此马。此马索视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跃此人于地，践啮颇甚，众救乃免。意恨其卖己也。（出《原化记》）

陈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升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马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升至，璋扶疾而出。升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即杀，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杀之。是夕，圉人窃具刍粟，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如是

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语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饫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马亦悲鸣而死。（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玘

骆驼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

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否？”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故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传素

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驽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遂奋迅数遍，嘶鸣齧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名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

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嘻，七十缗马夜来饱发黑汗毙矣。”（出《河东记》）

韦有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

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值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值，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

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出《广异记》）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数之曰：“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

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至，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为复来？”吏不答，径自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问之，云：“翌日已死矣。”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出《稽神录》）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惊群马，皆嘶鸣。汉威以为妖，仗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出《稽神录》）

于远

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也，常养良马数十匹。

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及马至厩中，有一老姥扣门请一观。远问之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观？”老母曰：“我失一良马，十年游天下，访之不得。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一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老母一见其马，因怒变色，回观远而言曰：“我马也。”远曰：“老母之马，奚人卖？昔日何得之？何失之？”

老母曰：“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只如百里也。我常乘东过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问我此马焉。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我自失此马以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今日，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既知自东方，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此马者。我故不远万里而来此，今果得之。我今当还君百金，马须还我。”

远性癖好良马，又闻此马之异，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暂留，以玩赏数日。

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马，必有祸发。”远因亦怒老母之极言，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出《潇湘录》）

张全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

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旧质，思往事如梦觉。”

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出《潇湘记》）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贵，忽知有人货骏马，遂急令人多与金帛，于众中争得之。其马白色，如一团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龙驹，驰骤之驶，非常马得及。

王武将以献大将军薛公，乃广设以金鞍玉勒，间之珠翠，方伺其便达意也。其马忽于厩中大嘶一声后化为一泥塑之马立焉。武大惊讶，遂焚毁之。（出《大唐奇事》）

韦玘

京兆韦 比，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羈勒者，则市之。

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骏。” 比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沟畎，而 比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 比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瞑目长鸣，仰视 比而长鸣蹶地。少顷，啮桑木本，柿落如掌。卧即或齧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玘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 比与马俱殒焉。（出《三水小牋》）

骆驼

明驼

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出《酉阳杂俎》）

知水脉

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

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得水。（出《博物志》）

风脚驼

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闻记》）

两脚驼

悒恒国治鸟浒河南，本汉大月氏地。刘 番《梁典》云：出两脚骆驼。（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洽闻记》）（出《洽闻记》）

白骆驼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出《明皇杂录》）

骡

白骡

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

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椁槨，垒石为墓。墓在封禅坛北数里，至今存焉。（出《开天传信记》）

推磨骡

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出《酉阳杂俎》）

驴

僧朗

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出《酉阳杂俎》）

厌达国

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阳杂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给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出《酉阳杂俎》）

张高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

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汝何击我？”和曰：“我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和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常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馱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必取者。牵入西市馱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问之，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覘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

又不负之验也。

和东邻有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贪昧者，故备书之。（出《续玄怪录》）

东市人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语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钱五千四百文，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麸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两宿而死。（出《酉阳杂俎》）

贺世伯

北齐时，曲安贺世伯年余六十，家有小驴，未经调习，使儿乘之，二儿更亦被扑。世伯嗤之曰：“伧劣小子，诚无堪。我虽年老，不须鞴鞍，犹能控制。”遂即蹀上。驴惊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仅得免扑。其夜在堂内，与所亲宴聚。世伯欲睡，忽然惊起，以手掩额。

家人怪问，云：“吾梦调此驴，以杖击之，误打吾额。今痛热如汤，肿大如梨。”往看其驴，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甲

隋大业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

一旦，忽谓人曰：“今当有人牵驴一头送来。”至日午，果有一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渡伊水，驴不肯行。鞭其头面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其日，妹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悴，号泣告女：“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讫出门，寻之不见，唯见驴头面流血，如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回，怪而问之。女以状告。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即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刍粟，送王五戒处。后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汤安仁

唐京兆汤安仁家富，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于家杀之，以驴皮遗安仁。

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当死也。”安仁惧，迳至慈门寺，坐佛殿中，经宿不

出。

明日，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汤安仁。不应而念诵愈专。鬼相谓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谓安仁曰：“君往日杀驴，驴今诉君。使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日他盗自杀驴，但以皮与我耳。非我杀，何为见追？诸君还，为我语驴，我本不杀汝，然今又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曰：“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来矣。”言毕而出。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举家持戒菜食云尔。卢文斫说之，安仁今见在。（出《法苑珠林》）

王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找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

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即杀而食之。（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

华隆 杨生 崔仲文 张然 杨褒
郑韶 柳超 姚甲 刘巨麟 章华
范翊 郭钊 卢言 赵叟 陆机
石玄度 齐琼 石从义 田招 裴度

华隆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华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家，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间，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如同于亲戚焉。（出《幽明录》）

杨生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者畜一犬，怜惜甚至，常以自随。后生饮醉，卧于荒草之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尔后生因暗行堕井，犬又嗥吠至晓。有人经过，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视之，见生在焉。遂

求出己，许以厚报，其人欲请此犬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即不依命，余可任君所须也。”路人迟疑未答。犬乃引领视井，生知其意，乃许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犬夜走还。（出《记闻》）

崔仲文

安帝义熙年，谯县崔仲文与会稽石和俱为刘府君抚吏。仲文养一犬，以猎麋鹿，无不得也。和甚爱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与。和及仲文入山猎，至草中杀仲文，欲取其犬，犬啣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后诸军出猎，见犬守尸。人识其主，因还启刘抚军。石和假还，至府门，犬便往牵衣号吠。人复白抚军，曰：“此人必杀犬主。”因录之，抚军拷问，果得其实，遂杀石和。（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然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奴已张弓拔矢，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经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视奴。然拍膝大唤曰：“乌龙。”狗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妻付县，杀之。（出《续搜神记》）

杨褒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唯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

经月余，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矣。邻里俱至，救之。

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出《集异记》）

郑韶

郑韶者，隋炀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中，授闽中太守。韶养一犬，怜爱过子，韶有从者数十人。内有薛元周者，韶未达之日，已事之，韶迁太守，略无恩恤。元周念恨，以刃久伺其便，无得焉。

时在闽中，隋炀帝有使到，韶排马远迎之，其犬乃衔拽衣襟，不令出宅。馆吏驰告去云：“使入郭。韶将欲出，为犬拽衣不放。”

韶怒，令人缚之于柱。韶出使宅大门，其犬乃掣断绳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抚犬曰：“汝知吾有不测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队内，咬杀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剑耳。（出《集异记》）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为谏议大夫，因得罪，黜于岭外。超以清俭自守，凡所经州郡，不干挠廉牧以自给，而领二奴掌阁、掌书，并一犬。

至江州，超以郁愤成疾。二奴欲图其资装，乃共谋曰：“可奉毒药于谏议，我等取财而为良人，岂不好乎？”掌书曰：“善。”掌阁乃启超曰：“人言有密诏到，不全谏议命，谏议家族将为奈何？”超曰：“然，汝等当修馔，伺吾食毕，可进毒于吾，吾甘死矣。”掌阁等闻言，乃备珍馔。掌阁在厨修办，掌书进之于超。超食次，忽见其犬，乃分与食之，涕泣抚犬曰：“我今日死矣，汝托于何人耶？”犬闻之不食，走入厨，乃咬掌阁喉；复至堂前，啣掌书，二奴俱为犬所害。超未晓其事。后经数日，敕诏还京，而复雪免，方知其犬之灵矣。（出《集异记》）

姚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姚氏晓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姚请至明晨。及期，奴父子俱膳，劝姚饱食。

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抚二犬云：“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出《广异记》）

刘巨麟

刘巨麟开元末为广府都督，在州恒养一犬，雄劲多力，犬至驯附，有异于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护，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从如云，宁有非意之事。”使家人关犬而出。上马之际，犬亦随之。忽咋一从者喉中，顷之死。巨麟惊愕，搜死者怀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捶此仆，故修其怨，私欲报复，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难。（出《广异记》）

章华

饶州乐平百姓章华，元和初，常养一犬，每樵采入山，必随之。比舍有王华者，往来犬辄吠逐。三年冬，王华同上山林采柴，犬亦随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华，盘踞于地，然犹未伤，乃踞而坐。章华叫喝且走，虎又舍王华，来趁章华。既获，复坐之。时犬潜在深草，见华被擒，突出，跳上虎头，咋虎之鼻。虎不意其来，惊惧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袭其主口取气，即吐出涎水。如此数四，其主稍

苏。犬乃复以口袭王华之口，亦如前状。良久，王华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状，一夕而毙矣。（出《原化记》）

范翊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人性。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构翊罪。潜状申主帅。主帅不晓其由，谓其摭实，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乃大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级，领犬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却归翊本职。其犬主帅留在使宅。（出《集异记》）

郭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好阅佛氏《金刚经》，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释放阍者。（出《宣室志》）

卢言

卢言者，上党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见一犬羸瘦将死矣。言悯之，乃收养。经旬日，其犬甚肥悦。自尔凡所历郡邑，悉领之。后将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饮，大醉而归，乃入房就寝。俄而邻店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乃衔衣拽之。言忽惊起，乃见火已 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难。（出《集异记》）

赵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龕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竟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出《宣室志》）

陆机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我家绝无

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之为“黄耳冢”。（出《述异记》）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爱之异常，每衔食饲之。及长成，玄度每出猎未归，犬母辄门外望之。后玄度患气嗽，渐就危笃。医为处方，须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杀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汤用。既而犬母跳跃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与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辄衔置屋中。食毕，乃移入后园中一桑树下，爬土埋之。日夕向树嗥吠，月余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终谓左右曰：“汤不救我疾，实枉杀此狗。”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异记》）

齐琼

唐禁军大校齐琼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中衔，至于剧宪。家畜良犬四，常游畋广囿，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

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窠，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犬归，以贩茵席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

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琯，齐亦殒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有事于丘陇，则留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犬独以足爬土成坳，首扣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

（出《集异记》）

石从义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各逐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至有衔其头肚肩胁，盈于衙将之家，衙中人无有知者。（出《玉堂闲话》）

田招

田招者，广陵人也。贞元初，招以他事至于宛陵。时招有表弟薛袭在彼。袭见招至，主礼极厚。因一日，招谓袭曰：“我思犬肉食之。”袭乃诸处觅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内犬何用，可杀而食之。”袭曰：“此犬养来多时，谁忍下手？”招曰：“吾与汝杀之。”言讫，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觅。

后经旬日，招告裘将归广陵，裘以亲表之分，遂重礼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裘犬在道侧，招认而呼之，其犬乃摇尾随之。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裘惧，遂以兹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出《集异记》）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所宿设燕会处，悉领之，所食物余者，便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见之，乃疑犬仇之。犬见未寝，又出其户。李见犬去后，乃以巾帟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状如人寝。李乃藏于异处视之。逡巡，犬入其户，将谓李已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义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袁继谦

李道豫

安国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卧于当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几而卒。（出《述异记》）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与兄弟对坐之际，其家犬忽蹲视二人而笑，因摇头而言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那汝明年何？”其家靳犬不杀。至梅花时，兄弟相斗，弟奋戟伤兄，收系经年。至夏，举家疫死。（出《集异记》）

李叔坚

汉汝南李叔坚少为从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请杀

之。叔坚曰：“犬马谕君子，见人行而效之，何伤也？”后叔坚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惊，叔坚亦无所怪。犬寻又放灶前畜火，家人益惊愕，叔坚曰：“儿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亦何恶也？”居旬日，犬自死，竟无纤芥之灾，而叔坚终享大位。（出《风俗通》）

王瑚

山阳王瑚字孟琏，为东海兰陵人。夜半时，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扣阁。迎之，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使人以白，孟琏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李德

司空东莱李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真德也。见儿妇孙子，次戒家事，亦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饱，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四五年。其后饮酒多，醉而形露，但见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记》）

温敬林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桓氏，忽见林还，共寝处，

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酒醉形露，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出《幽明录》）

庾氏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恚。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帽，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遂成黄狗。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发病死。（出《续搜神记》）

沈霸

吴兴沈霸，太元中，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唯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复梦青衣人责之曰：“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加耻欤？可以骨见还。”明日，收骨葬冈上，从是乃平复。（出《异苑》）

田琰

北平田琰，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

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著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病死。（出《搜神记》）

王仲文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与仲文奴并击之，不胜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记》）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万敌云：“见埋其首所在。”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广异记》）

李义

唐李义者，淮阴人也。少亡其父，养母甚孝，虽泣笋卧冰，

未之过也。及母卒，义号泣，至于殡绝者数四，经月余，乃葬之。

及回至家，见其母如生，在家内。起把义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复生，尔葬我之后，潜自来，尔不见我。”义喜跃不胜，遂侍养如故，仍谓义曰：“慎勿发所葬之柩。若发之，我即复死。”义从之。

后三年，义夜梦其母，号泣踵门而言曰：“我与尔为母，宁无劬劳襁褓之恩？况尔少失父，我寡居育尔，岂可我死之后，三年殊不祭飨？我累来，及门，即以一老犬守门，不令我入。我是尔母，尔是我子，上天岂不知？尔若便不祭享，必上诉于天。”言讫，号泣而去。义亦起逐之，不及。至曙，忧疑怆然，无以决其意。所养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颜色不乐于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尔色养有倦也。”义乃泣言：“实以我夜梦一不祥事，于母难言，幸勿见罪。”遂再犹豫。

数日，复梦其母，及门号叫，抚膺而言曰：“李义，尔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极！自葬我后，略不及我冢墓，但侍养一犬。然我终上诉于天，尔当坐是获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尔。”言讫又去，义亦逐之不及。

至曙，潜诣所葬之冢，祝奠曰：“义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岂无母之恩也，岂无子之情也？至於母存日，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色难之养，未尝敢怠也。不幸违慈颜，已有终天之痛。苟存残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还家再生，今侍养不缺。且两端不测之事，刳裁无计，迟回终日，何路明之？近累梦母悲言相责，即梦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从梦中母言，又恐伤在家之母；从在家之母言，又虑梦中之事实。哀哉！此为子之难，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讫大哭，再奠而回。

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义而谓之曰：“我与尔为母，死而复生。再与尔且同生路，奈何忽然迷妄，却於空冢前破其妖梦？是知我复死也。”乃仆地而绝。义终不测之。哀号数日，复谋葬之。既开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极老黑犬跃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吏曰：“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隳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然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言讫遂行。

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

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出《集异记》）

韩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扑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扑。

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嗅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过来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嗅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

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

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穴。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则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去。

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 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出《宣室志》）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馐。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己自外入，见之，即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贇。

后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即守薛氏。

经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

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诣薛贇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

后其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去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复还。薛贇患之，欲杀焉。薛氏

乃泣戒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日在薛家，岂合更不谨。若更私走，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恐尔以累他，当改之。”其子大号哭而言曰：“我禀犬之气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母善自爱，我其远去不复来。”薛氏坚留之，不得，乃谓曰：“去即可，又何不时来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相见。”其子又号哭而言曰：“后三年，我复一来矣。”遂自携剑，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薛贇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出《潇湘录》）

袁继谦

少将袁继谦郎中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素多凶怪，昏瞠，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敬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惧，谓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晦，观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铁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举家大笑而安寝。（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宾青羊 齐讼者
梁文 顾霈 潘果 李审言 杨氏 陈正观 安甲

豕

燕相 杜愿 都末 刘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军人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亦稍自补复。有大秦国，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萌，为垣以绕之。其脐连地，不可以刀截，击鼓惊之而绝。因跳鸣食草，以一二百口为群。（出《异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上有一村，养羊大如驴。（出《酉阳杂俎》）

宾青羊

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阳杂俎》）

齐讼者

齐庄公时，有里徵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证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出《独异志》）

梁文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顾霈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沙门流俗者

在座中，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因走来投此道人，穿头向袈裟下。主人命将去杀之，即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觉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焉，炙犹动摇。乃破肉视之，故是一膻肉耳。道人于此得疾，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而卒。（出《搜神记》）

潘果

唐京师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乃见全无舌，根本才如豆许不尽。官人问之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元状官之时弹指，教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果发心信教，斋戒不绝，为羊修福。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请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至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史，自向说尔。（出《法苑珠林》）

李审言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家人无以止，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为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及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其一大羊，乃自语曰：“将我归，慎

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遂将归饲养，以终天年。
(出《潇湘录》)

杨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友。”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饌。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乃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安甲

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割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双跪前膝，两目涕零，安生亦惊异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割宰，而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跃起羔儿，见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自身寻舍妻孥，投寺内竺大师为僧，名守思。（出《玉堂闲话》）

豕

燕相

朔人有献大豕于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糝。伏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之津伯也。”（出《符子》）

杜愿

晋杜愿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愿爱念，年十岁，泰元三年，暴病死。后数月，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后官长新到，愿将以作礼，就捉杀之。有比丘忽至愿前，

谓曰：“此豚是君儿也，如何百余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见。愿寻视，见在云中，腾空而去。云气充布，弥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都末

莎车王杀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见野豕，欲搏之，乃人语曰：“无杀我，为汝杀莎车。”都末异之，即与兄弟共杀莎车王。（出《张王番汉记》）

刘胡

后魏植货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斗，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蓝记》）

耿伏生

隋冀州临黄县东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资产。隋大业十一年，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疋与女。数岁后，母亡，变作母猪，生在其家，复产二豚。伏生并已食尽，遂更不产。伏生即召屠儿出卖，未取之间，有一客僧从生乞食，即于生家少憩。僧将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戏。猪与之言：“我是伏生母，为往日避生父眼，取绢两疋与女，我坐此罪，变作母猪。生得两儿，被生

食尽。还债既毕，更无所负。欲召屠儿卖我，请为报之。”童子具陈向师，师时怒曰：“汝甚颠狂，猪那解作此语。”遂即寢眠。

又经一日，猪见童子。又云：“屠儿即来，何因不报？”童子重白师，师又不许。少顷，屠儿即来取猪。猪逾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儿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来，今为赎取。”遂出钱三百文赎猪。后乃窃语伏生曰：“家中曾失绢否？”生报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绢两疋。”又问娣姒几人？生云：“唯有一弟，嫁与县北公乘家。”僧即具陈童子所说。伏生闻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别加心供养猪母。凡经数日，猪忽自死。托梦其女云：“还债既毕，得生善处。”兼劝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

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特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见此校尉，语云：“汝是我女儿，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索，不可供足，我大儿不许。我怜汝母子，私避儿与五斗米。我今作猪，偿其盗债，汝何不救我？”校尉问此屠儿赎猪。屠儿初不之信。余人不解此猪语，唯校尉得解。屠儿语云：“审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对我更请共话。”屠儿为解放已，校尉更请猪语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将婆还舍，未知何处安置婆？”猪即语校尉云：“我今已隔，并受此恶形。纵汝下

番，亦不须将我还。汝母见在，汝复为校尉，家乡眷属见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损辱汝家门。某寺有长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复语猪言：“婆若有验，自预向寺。”

猪闻此语，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为寺僧说此灵验。合寺僧闻，并怀怜愍，为造舍居处安置，校尉复留小毡令卧。寺僧道俗竞施饮食。

后寺僧并解猪语。下番，辞向本州，报母此事。母后自来看猪，母子相见，一时泣泪。猪至麟德元年，犹闻平安。（出《法苑珠林》）

汤应

吴时，庐陵县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辄死。自后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遂入亭宿焉。吏启不可，应不听。悉屏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

至三更竟，忽闻有扣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问。”应使进，致词而去。顷复有扣阁者云：“府相闻。”应复使君进焉，了无疑也。旋又有扣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

应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服，齐进坐之。称府君者，便与应谈，而部郡者忽起。应乃回顾，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后墙下，及之，砍几刀焉，应乃还卧。达曙，方将人寻之，见有血迹，皆得之。称府君者，是一老獠，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绝。（出《搜神记》）

安阳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

夜半后，有一人著皂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亭中有人耶？”答曰：“向有书生在此读书，适休，未似寝。”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呼亭主，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问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向者黑衣来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邻老雄鸡也。”“汝复谁也？”“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

天晓，亭民来视，惊曰：“君何独得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乡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鼙，毒长数尺，西家得老雄鸡，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中遂安静也。（出《搜神记》）

吴郡土人

晋有一土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送至家，都无女人，因过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也。（出《搜神记》）

晋州屠儿

唐显庆三年，徐玉为晋州刺史，有屠儿在市东巷，杀一猪命断，汤燭皮毛并落，死经半日。会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长划腹下一刀。刀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至一贾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执刀走逐。看者问其所由，屠儿答云：“我一生已来杀猪，未常闻见此。”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皆嗔责屠儿，竞出钱赎猪。诸人共为造舍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块，粗如臂许。出入来去，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元佶

唐长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养一牝猪，经十余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阳，变为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主人悦之，遂延与女同居。其妇人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

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难。”俱拜谢而去。

翌日，寮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我当何官？”答云：“两日内为太原尹。”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出《广异记》）

李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

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之声，问之曰：“谁人夜久至此山院？请闻命矣。”俄有女子笑曰：“冀观长卿之妙耳！”汾启户视之，乃人间之极色也。唯觉其口有黑色。汾问曰：“子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也，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女乃升阶展叙，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

缱绻，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笥中。时汾欹枕假寐，女乃抚汾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女号泣而去。

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笥，视青毡履，则一猪蹄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刖一壳。豕视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张叟，叟即杀之。汾乃弃山院，别游他邑。（出《集异记》）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中，徐州军营将烹一牝豕。翌日，将宰之。是夕，豕见梦于主曰：“尔勿杀我，我之胎非豕也。尔能志之，俾尔丰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内果怀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质已具，双牙灿然。主方悟，无及矣，营中汹汹咸知之。闻于都校，以纸緘之，闻于节度使李敬周。时人咸不测之，亦竟无他。（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腊人 归系

鼠

王周南 终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人 李测

天宝彊骑 毕杭 崔怀疑 李甲 王缙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朱人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猫

猫目睛，旦暮圆，及午，竖敛如线，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

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蛺蝶，土人往往见之。（出《酉阳杂俎》）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出《稽神录》）

卖醋人

建康有卖醋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置猫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缚置铺中，锁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其索，啮壁而去矣。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归系

进士归系，暑月与一小孩子于厅中寝，忽有一猫大叫，恐惊孩子，使仆以枕击之，猫偶中枕而毙。孩子应时作猫声，数日而殒。（出《闻奇录》）

鼠

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

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有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盖凶。（出《酉阳杂俎》）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以金枷。商贾有经过其国，不先祭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出《异苑》）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纺绩其毛，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澣，以火烧之则净也。（出《神异记》）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溪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声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为灾，此类也。（出《神异录》）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出《岭表录异》）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中有之。（出《录异记》）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余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来。民有灾及为恶者，鼠辄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饰为带，颇能涩乌。为其三毛出于一孔，与常皮有异，人多宝之。（出《录异记》）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出《录异记》）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脱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异苑》）

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红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云鼠五百岁即白。耳足不红者，乃常鼠也。（出《录异记》）

王周南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周南尔以日中死。”亦不应。鼠复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周南汝不应，我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出《幽明录》）

终祚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当死。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户必死。”犬至果尔。祚常为商，闭户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远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船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还时户犹阖也，都

无所失，其怪亦绝。自后稍富。（出《幽明录》）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应，意甚不乐，乃使吏为作亡具。外颇怪其事。日中如厕，复见前所见人，言府君今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出《幽明录》）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深沉，有恩义，少为书生，善《易》。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后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出《搜神记》）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鼠而走。（出《幽明录》）

蔡喜夫

宋前废帝景平中，东阳大水，蔡喜夫避住南塋。夜有大鼠，形如豚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二个珠，置奴前，啾啾似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遂啣杀之。（出《异苑》）

茅崇丘

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语笑。复明灯火，有宴饌之声，及开门视之，即无所见。及闭户，即依然闻。如此数旬，忽有一道士诣崇丘问曰：“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怀中取一符与之，谓崇丘曰：“但钉于灶上及北壁，来日早视之。”言讫，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见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长二尺，无毛而色如朱，尽死于北壁，乃竟绝。（出《穷怪录》）

萧悉达

北齐平原太守兰陵萧悉达，腰带为鼠啣。杨遵彦以俗事戏之曰：“当迁官。”未几，除家令，寻失职。鼠后啣其靴，遵彦曰：“当复得官。”悉达曰：“某便为吏部尚书，何关人事。”

（出《谈藪》）

逆旅道士

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往遭杀害。至明旦，略无踪由。人甚畏惧，不敢晨发。及暮，至旅次。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兵甲完具，齐呵责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顾生命也！”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弃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乃尽杀之。其患乃绝。（出《潇湘录》）

李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沉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沉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殪，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

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出《广异记》）

天宝彊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彊骑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己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为邯郸尉崔懿，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出《广异记》）

毕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寻欲谋归顺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土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冢。葬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

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抗以事不克，一门遇害。（出《广异记》）

崔怀疑

崔怀疑，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疑外孙王汶自向余说。

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出《广异记》）

李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踪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圯，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出《宣室志》）

王缙

唐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出《宣室志》）

郗士美

许昌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于册书。一日晨兴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过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惧意。因掷靴以击，鼠即奔逸。有毒虺坠入靴中，珠目锦身，尺长筴细，螫焰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以致臃指溃足之患。参寥子曰：“是知泉鸣鼠舞，不恒为灾。大人君子，遇之则吉。”（出《阙史》）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

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垆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某当为殿前录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宮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盼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东记》）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大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旁，唯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出《稽神录》）

卢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

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补兴化尉，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常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庐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出《稽神录》）

苏长史

苏长史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衣道士冠褐，来诣苏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祸。”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之，获白鼠三十余头。宅不复凶。（出《稽神录》）

卢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暑夜独出寢室，望月于庭。始出户，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乐，然白老将至，奈何？”因

叹吒。须臾，坐中皆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出《稽神录》）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为业。后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岁。求寻十余年，终不知存亡。

后一日，有僧经游，造其门，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内，设供养。良久问僧曰：“师此弟子，观其仪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惊起问仁曰：“僧住嵩山薜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僧因养育之，及与落发。今聪悟无敌，僧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自熟验察之。”仁乃与家属共询问察视。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记。”遂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父母安存养育，倍于常子。

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见我形，我不复至矣。”其父母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出《潇湘记》）

李昭嘏

李昭嘏举进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

主司昼寝，忽寤。见一卷轴在枕前，看其题，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出《闻奇录》）

鼠狼

张文蔚

相国张文蔚庄在东都柏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坩土，恰容蛇头。伺蛇出穴，裹入所坩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之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徕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

萧志忠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吼奋迅，左右咸惊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于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子。此兽还，未至洛阳三十里，路中鸡狗皆伏，无鸣吠者。（出《博物志》）

后魏庄帝

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出《伽蓝记》）

杂说

释氏书言：狮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出《酉阳杂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线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得真角一尺，刻以为鱼，而衔以入水，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叉导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叉导搅之，皆生白末，无复毒矣。（出《抱朴子》）

杂说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段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常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徂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烂折，则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鹤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出《酉阳杂俎》）

象

白象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真是异物，常养于乘黄。象常曾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出《伽蓝记》）

阆州莫徭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

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徕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徕摘艾熟槲，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徕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

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介绍，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踞而立，可绝为筒。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筒。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闾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出《广异记》）

华容庄象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

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扒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出《朝野僉载》)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骑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

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躩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晡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

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出《广异记》）

淮南猎者

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忽有群象来围猎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猎夫前，鼻绞猎夫，置之于背，猎夫刀仗坠者，象皆为取送还之。于是驮猎夫径入深山。群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经大磐石，石际无他物，尽象之皮革，余血肉存焉。猎夫念曰：“得无于此啖我乎？”象负之且过。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树。象以背依树，猎夫因得登木焉。弓坠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猎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猎夫讫，因驰去。

俄而有一青兽，自松树南细草中出。毳毛鬃，爪牙可畏，其大如屋，电目雷音，来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顷，一次象自北而来，遥见猛兽，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惧战栗。兽见之喜，以手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犹未食啖。猎夫望之叹曰：“畜兽之愚，犹请救于人。向来将予于山，欲予毙此兽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于是引满，纵毒箭射之，洞其左腋。兽既中箭，来趋猎夫。又迎射贯心，兽踣焉，宛转而死。

小象乃驰还，俄而诸象二百余头，来至树下，皆长跪，展转猎夫下。前所负象，又以背承之，负之出山，诸象围绕喧号，将猎夫至一处，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余茎，以示猎夫。又负之至所遇处，象又皆跪，谢恩而去。猎夫乃取其牙，货得钱数万。（出《纪闻》）

蒋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罴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枝，跪献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出《传奇》）

杂说

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出《朝野僉载》）

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出《酉阳杂俎》）

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者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时方散。又国人养驯者，可令代樵。（出《酉阳杂俎》）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獬林大食国即多白象。刘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楼前入舞象，曲动乐作，优倡引入。象以金羁络首，锦绣垂身，随拍腾蹋，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天宝中舞马之类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出《岭表录异》）

杂兽

萧至忠

唐中书令萧至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

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疰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鞞，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覘之。

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寐。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教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既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

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庐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润。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

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巽之，二囊即飞去。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出《玄怪录》）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狽 狼豕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路 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张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乞 黄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狷

费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狷

狼狽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髀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两物。狽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狽。（出《酉阳杂俎》）

狼冢

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出《酉阳杂俎》）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庐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冀州，欲求婚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蹋，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枥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出《广异记》）

王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尉。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

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须生者耳。”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出《宣室志》）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出《广异记》）

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失儿父呼其名曰：“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饌。”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儿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

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视其口吻内有臊血，遂乱殴，化为狼而死。（出《广异记》）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狼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杀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出《稽神录》）

熊

子路

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出《异苑》）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出《酉阳杂俎》）

升平入山人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然深绝，内有数

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入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饥久，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转相狎习。熊母每旦觅食果还，辄分此人，此人赖以延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于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续搜神记》）

黄秀

邵陵高平黄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经月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曰：“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恻而归。逾年，伐山人见其形，尽为熊矣。（出《异苑》）

狸

董仲舒

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谓之曰：“巢居却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录》）

张华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书生不从，遂诣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擢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书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请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御防甚严。

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燕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华表叹曰：“老狸自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空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将还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出《集异记》）

山中孝子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作屐，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作屐不已。妇人求眠，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蚰幸约乃菴 裡卧诳孝子云：“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诬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男子因缚孝子赴官，应偿死，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复来催杀孝子。令因问猎事：“能别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乃射杀之。视妇人，已复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晋太元中，瓦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洽，将入城北角，共尽忻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将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并在，当问我翁母。”矜便令女归，问其翁母，翁母亦愿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生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骑卒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咋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录》）

刘伯祖

晋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每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买羊肝，于前切之。齑随刀不见。两羊肝尽，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视者举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举著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某月某日书当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惧，谓神曰：“今职在刺举，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绝无声。（出《法苑珠林》）

吴兴田父

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往。父忧恐儿为所困，便自往。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积年不觉，后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白父，父大怒。师便作声入，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愤亦死。（出《搜神记》）

孙乞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中赍文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杀。伞是荷叶。（出《异苑》）

黄审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畴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但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有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出《搜神记》）

留元寂

长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包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出《异苑》）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出《广异记》）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缙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阗然矣。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雉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缙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频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相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猬

费秘

梁末，蜀人费秘刈麦，值暴风雨，隐于岩石间避雨。去家数里，遥望前路，有数十妇人，皆着红紫栏衣，歌吟而来。秘窃怪田野何因有一群彩衣妇女？心异之。渐近，寂然无声，去秘数步，乃各住立。少时，悉转背向秘，秘到边过看之，其面并无眉耳鼻口，唯垂乌毛而已。于是秘惊怖，心迷闷倒地。至一更，秘父怪不来，把火寻之。见秘卧在道旁，左侧有十刺猬，见火争散走。秘至其家，百余日而死。（出《五行记》）

许钦明客

唐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宅，尝有人于许氏厅事，冬夜燃火读书。假寐，闻虫鼠行声。密视，见一老母，通体白毛，上床就炉，炙肚搔痒。形容短小，不类于人。客惧，猝然发声大叫，妖物便扑落地，绝走而去。客以宅舍墙高，无从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内寻索。于竹林中，见一大石。发石，得一白猬，便杀之。（出《西京杂记》）

戏场猬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云：“二刺猬

对打，既合节奏，又中章程。”时座中有将作李少监韞，亦云曾见。（出《尚书故实》）

戏场猗猗见虎，则跳入虎耳。（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麇

吴唐 李婴

獐

刘幡

鹿

仓鹿 科藤 铜环 鹿马 紫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张盍蹋 车甲 嵩山老僧 王祐 杂说

兔

岚州 杨迈

吴唐

吴唐者，庐陵人也，少好射猎，矢不虚发。尝方春，将其子出猎，乃值一麇，将戏焉。麇觉有人气，引潜去。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麇惊还悲鸣，唐乃置净地，自藏草中。麇来俯舐顿伏，唐又射之，应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麇，张弩之间，箭忽自发，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抚膺而哭，忽闻空中呼曰：“吴唐，麇之爱子，与汝何异！”惊视左右，虎从旁出，遥前，搏折其臂，还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李婴

有李婴者，与弟绛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麇，解其四脚，悬置树间，剖以为炙，列于火上，方欲共食，忽见山下有一神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悉敛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迳还山去。婴与弟绛惊骇，莫知所措，亦竟无他焉。（出《鄱陟记》）

獐

刘幡

青州有刘幡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幡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验。（出《述异记》）

鹿

苍鹿

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时，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之，寿至二千岁。”余千县有白鹿，土人传千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镌字，在角后，云宝鼎二年，

临江所献苍鹿。(出《述异记》)

科藤

合浦康头山有一鹿，额上戴科藤一枚，四条直上，各一丈许。(出《交州记》)

雷郡有鹿，腥无味，不可食。俗云：海鱼所化。郡人尝见鱼首而身为鹿者，斯信矣。与鹰鸠雀雉之化奚异哉！(出《投荒杂录》)

铜环

胡向为虢州时，猎人杀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环，环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

鹿马

洮阳县东有华山，去县九十里，回跨峙堞，峰岭参差。昔有人因猎，见二鹿，其一者霜毛纯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灿烂曜日。猎人惊其奇异而不射。前行数里，见二人诃责云：“使君何来，不见二马耶？”答云：“唯见双鹿。”曰：“吾为虞帝所使，至衡山，与安丘道士相闻。君所见鹿，是吾马也。”(出《录异记》)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氏，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捕而获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出《稽神录》）

陆绍弟

唐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掌时猎，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出《酉阳杂俎》）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鹿已进，而尚食具熟俎献。

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

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给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

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之。凡食顷，曾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鍤钳，钳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刳弊，不可识矣。

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徵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搜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彭世

鄱阳乐安彭世，晋咸康中，以猎射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跃而去，其子终身不复弋猎，至孙却习其事。曾射一鹿，两角间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乡居年月焉，睹之悔懊，自此永断射猎。（出《异苑》）

鹿娘

常州江阴县东北石筏山者，梁时有伐材人入此山，见有鹿产，仍闻小儿啼声。往视，见产一女子，因收取养之。及长，乃令出家为道士，时人谓之“鹿娘”。梁武帝为置观，名为圣观。（出《洽闻记》）

张盍跖

昔张盍跖、宁成二人，并出家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到其前曰：“劳乎道士？”因以镜照之，见是一鹿。遂责问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讫，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车甲

陶潜《搜神记》曰：有一士人姓车，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独坐，忽有二年少女来就之。着紫纈襦，立其床前，共语笑。车疑之：天雨如此，女人从外来，而衣服何不沾湿？必是异物。其壁上先挂一铜镜，径数寸。回顾镜中，有二鹿在床前。因将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获一枚，以为脯食之。（出《五行记》）

嵩山老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薜萝间，修持不出。忽见一小儿独参礼，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

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出《潇湘录》）

王祐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饌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

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祐，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

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祐曰：“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余粮栖亩，人无乏绝，又何饲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闻人之好乐，必有其师。事纵横者，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忤矣。必以贤愚有别，慎保身名，无反招谤耳。”祐复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祐令人潜侦之，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杂说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鹿声，则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

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狨麝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出《北梦琐言》）

兔

岚州

永淳年，岚胜州兔暴，千万为群，食苗并尽，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即并失却，莫知何所。异哉！（出《朝野僉载》）

杨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鞬。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兔走。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

白猿 周群 猥国 欧阳纆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已子 王长史

白猿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出《吴越春秋》）

周群

周群妙闲讖说，游岷山采石，见一白猿从绝峰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今已衰迈，忘其生之年月。忆从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术。至颛顼，更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

其门。尔来世代，不复可纪，因以相袭。至大汉之时，有洛下闳，得其大旨。”群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皆称周群详阴阳之类也。蜀人谓之后圣。（出《王子年拾遗记》）

猴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猴国，一名马化，或曰獼。伺道行妇女年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不敢养。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杨，率皆是猴国马化之子孙也。（出《搜神记》）

欧阳纥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人，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

尔夕，阴雨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

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

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蓀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雨浸濡，犹可辨识。纥尤悽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

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渡。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扞萝引，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东向石门，妇人数十，被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漫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纥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纥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旁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

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刀，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若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剡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鬪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音会利。然其状即猥獯类也。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泛澜者久，且曰：“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

纥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皆归，犹有知其家者。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出《续江氏传》）

陈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颖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君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颦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恣，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虽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

至京师，居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

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呵禁之术，闻妇人

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岩既悟其妖巽，心颇怪悸。

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已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

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鸛鷓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鸛鷓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

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谅闇，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

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

不答也，乃大怒曰：“仆千里裹粮而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出《广异记》）

韦虚心子

户部尚书韦虚心，其子常昼日独坐阁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追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蹊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缢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月余乃卒。（出《广异记》）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

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

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

后一夕，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鋌 杨叟 孙恪 崔商

张鋌

吴郡张鋌，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鋌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

鋌即随之。入山迳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鋌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鋌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鋌升阶，谓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鋌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

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鋌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鋌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鋌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鋌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鋌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龕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龕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鋌既见，大惊，即出山逢，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

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龕，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纒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从绝其患也。（出《宣室志》）

杨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闻之，以为生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赆食，诣郡中佛寺饭僧。

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迳中，见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笑。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笑，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

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而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出《宣室志》）

孙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迳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涂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

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唯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缿。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傲，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稟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娶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

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屯，久处冻馁，因滋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侔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

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

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人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孺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

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途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于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方今悟矣。”恪遂惆怅，舫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出《传奇》）

崔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峡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诘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廷内舍上，多曝果栗，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斋负众果累累而去，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留连，词意甚恳。商既登舟，访于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

残。”商即聚僮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猓

猩猩

好 酒

猩猩好酒与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詈云：“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出《国史补》）

能 言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

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帕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出《朝野僉载》）

焦 封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

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余婢仆至，并衣以罗绮，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欲披揖。封惊疑未已，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馔，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诗，笑而言曰：“谁教他误入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佯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不出经用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

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封入关。及临岐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封虽已发志，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

别是佳丽。方登阁道，见嶮巖，深所郁郁。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

至昏黑，有十余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猯然

剑南人之采猯然者，得一猯然，其数十猯然可得。何哉？猯然有伤其类者，聚族悲啼，虽杀之不去。此禽兽之状而人心也。乐羊、张仁愿、史牟，则人之状而禽兽心也。（出《国史补》）

狨

狨者猿猴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楛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秣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嚙眉愁泪，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啜，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泔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怜悯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狐 瑞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羨 管辂 习凿齿
陈斐 孙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神 张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说 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出《玄中记》）

瑞 应

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出《瑞应编》）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出《瑞应编》）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柩书冢，其棺枢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陈 羨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其妇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避。羨使人扶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寤。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名曰阿紫，化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也。”（出《搜神记》）

管 辂

魏管辂常夜见一小物状如兽，手持火，向口吹之，将爇舍宇。辂命门生举刀奋击，断腰，视之狐也。自此里中无火灾。

(出《小说》)

习凿齿

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缿香囊。(出《渚宫故事》)

陈 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卜吉凶。日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卜者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匍匐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鬼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府君能赦我，当深报君耳。”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难，若呼我字，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日，夜有击户者。斐曰：“谁。”曰：“伯裘也。”曰：“来何为？”曰：“白事。北界有贼也。”斐验之果然。每事先以语斐，无毫发之差，而咸曰圣府君。

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于诸

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使诸侯持杖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绛，割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缚取考讯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

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出《搜神记》）

孙 岩

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净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发。当时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出《洛阳伽蓝记》）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愕惧，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惧，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出《搜神记》）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殓，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中，朔州府门，无故有小儿脚迹，及拥土为城雉之状。察之乃狐媚。是岁，南安王，起兵于北朔。（出《谈薮》）

宋大贤

隋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眇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出《法苑珠林》）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長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

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

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弓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

飞去。美人疾遂愈。（出《广异记》）

狐 神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僉载》）

张 简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出《朝野僉载》）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

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旛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广异记》）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

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未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

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

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衰经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出《广异记》）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 甲 李参军

李项生

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子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出《五行记》）

王义方

唐前御史王义方黜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瓦礫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袭碎其书。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出《朝野僉载》）

何让之

唐神龙中，庐江何让之赴洛。遇上巳日，将陟老君庙，瞰

洛中游春冠盖。庙之东北二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郁隤隤。”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独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盘石，可容数十人坐。见一翁，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骃幘巾襦裤，帻乌纱，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让之方叹栖迟，独行踽踽，已讶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让之遽欲前执，翁倏然跃于丘中，让之从焉。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复本形矣。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让之却出玄堂之外。门东有一筵已空。让之见一几案，上有朱盏笔砚之类，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鸿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霏零霾曠。雀燬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袪袪晰晰。用秘功，以岭以穴。柅薪伐药，莽櫟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溘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文甚繁，难以详载。让之获此书帖，喜而怀之，遂跃出丘穴。

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让之。说云：“前者所获丘中文书，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祸福中国。郎君必能却归此，他亦酬谢不薄。其人谓志静曰：

“吾已备三百缣，欲赎购此书。如何？”让之许诺。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让之领讫，遂话志静，言其书以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征之，便可归本。让之复为朋友所说，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后志静来，让之悉讳，云：“殊无此事，兼不曾有此文书。”志静无言以退。

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与让之话家私中外，甚有道。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让之：“某闻此地多狐作怪，诚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吾一月前，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今见存焉。”其弟固不信，宁有是事？让之至迟旦，揭篋，取此文书帖示弟。弟捧而惊叹。即掷于让之前，化为一狐矣。俄见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状，跨白马，南驰疾去。适有西域胡僧贺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叹让之相给，让之嗟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寻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让之囊检焉。果获其缣，已费数十匹。执让之赴法。让之不能雪，卒毙枯木。（出《乾鐸子》）

沈东美

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家有青衣，死且数岁。忽还家曰：“吾死为神，今忆主母，故来相见。但吾饿，请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为具食。青衣醉饱而去。及暮，僮发草积下，得一狐大醉。须臾，狐乃吐其食，尽婢之食也，乃杀之。（出《纪闻》）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

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谑。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

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里，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广异记》）

叶法善

道士叶法善，括苍人。有道术，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开元初，供奉在内，位至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时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将乘舟赴任。于东门外，亲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与亲故车，先往胥溪水滨。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陈设，而妻子不至。宰复至宅寻之，云去矣。宰惊，不知所以。复出城问行人。人曰：“适食时，见一婆罗门僧执幡花前导，有数乘车随之。比出城门，车内妇人皆下从婆罗门，齐声称佛，因而北去矣。”

宰遂寻车迹，至北邙虚墓门。有大冢，见其车马皆憩其旁。其妻与亲表妇二十余人，皆从一僧，合掌绕冢，口称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妇人遂骂曰：“吾正逐圣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仆，与言皆不应，亦相与绕冢而行。宰因执胡僧，遂失。于是缚其妻及诸妇人，皆喧叫。至第，竟夕号呼，不可与言。宰迟明问于叶师。师曰：“此天狐也。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然此狐斋时必至，请与俱来。宰曰：“诺。”叶师仍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谓宰曰：“吾昨见佛来，领诸圣众，将我等至天堂。其中乐不可言。佛执花前后，吾等方随后作法事，忽见汝至，吾故骂，不知乃是魅惑也。”

斋时，婆罗门果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声，争走

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乃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出《纪闻》）

刘 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口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出《广异记》）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任，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

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差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璇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介绍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

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土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

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

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盅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颢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聘而入门。颢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径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惶惧。王颢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颢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颢往白贞益，

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

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土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

贞益以颙罪重，辍身推勘。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见免此难。（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郑宏之

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尉之廨宅，久无人居。屋宇颓毁，草蔓荒凉。宏之至官，裹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争，请宏之无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惧妖鬼？吾性强御，终不可移。”

居二日，夜中，宏之独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贵人从百余骑，来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贵人命一长人，令取宏之，长人升阶，循墙而走，吹灭诸灯。灯皆尽，唯宏之前一灯存焉。长人前欲灭之，宏之杖剑击长人，流血洒地，长人乃走。贵人渐来逼。宏之具衣冠，请与同坐。言谈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无备，拔剑击之，贵人伤。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见损，如何？”乃引去。

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寻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宏之尽执之。穴下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次及老狐，

狐乃搏颊请曰：“吾已千岁，能与天通。杀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杀，锁之庭槐。

初夜中，有诸神鬼自称山林川泽丛祠之神，来谒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祸乃尔。虽欲脱王，而苦无计。”老狐领之。明夜，又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后夜，有神自称黄獬，多将翼从，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揽鐐，鐐为之绝。狐亦化为人，相与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为黄獬之名，乃狗号也。此中谁有狗名黄獬者乎？

既曙，乃召胥吏问之。吏曰：“县仓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无尾，故号为黄獬。岂此犬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鐐系将就烹。犬人言曰：“吾实黄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随君，君有善恶，皆预告君，岂不美欤？”宏之屏人与语，乃释之。犬化为人，与宏之言，夜久方去。

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獬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掩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

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出《纪闻》）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

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

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令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成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

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篆。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惮？”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矣。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广异记》）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白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

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竟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猥狽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

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出《广异记》）

李 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

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一是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襪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

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妪，宁有人用此辈！”

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

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

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

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出《广异记》）

韦明府

唐开元，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凯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宾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

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

妇暮年，唯仰此子，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给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实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

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几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如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出《广异记》）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

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

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籍。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蹊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

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扁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肩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邪？”

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贞 严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迴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例

王 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欢，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女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

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

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

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迳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诸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请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出《广异记》）

田氏子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浞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余里，经岌险，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往浞池市酒饌。

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损。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为狐。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自知，因与痛手，故免其祸。”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苦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也，与之饮而遣之。（出《纪闻》）

徐 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渔猎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颇知之。开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独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状甚伟，顾王氏曰：“可惜芳艳，虚过一生。”王氏闻而悦之，遂与之结好，而来去无惮。安既还，妻见之，恩义殊隔。安颇讶之。其妻至日将夕，即饰妆静处。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晓方回，亦不见其出入之处。他日，安潜伺之。其妻乃骑故笼从窗而出，至晓复返。安是夕，闭妇于他室，乃诈为女子妆饰，袖短剑，骑故笼以待之。至二更，忽从窗而出。径入一山岭，乃至会所。帷幄华焕，酒饌罗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来何早乎？”安乃奋剑击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复骑笼，即不复飞矣。俟晓而返，视夜来所杀少年，

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复妆饰矣。（出《集异记》）

靳守贞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发，有如刀截。所遇无知，往往而有。唐时，邑人靳守贞者，素善符咒，为县送徒至赵城，还归至金狗鼻。见汾河西岸水滨，有女红棠，浣衣水次。守贞目之，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守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带，将取其发焉。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女子死则为雌狐。守贞以狐至县，具列其由。县令不之信。守贞归，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绕其居哭，从索其女。守贞不惧。月会，老父及媪骂而去。曰：“无状杀我女，吾犹有三女，终当困汝。”于是遂绝，而截发亦亡。（出《纪闻》）

严 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鹤皂雕

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而怪绝。（出《广异记》）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

途经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

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出《广异记》）

薛迴

唐河东薛迴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迴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迴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审，至水窦，变成野狐，从窦中出去，其钱亦留。（出《广异记》）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出《广异记》）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宜。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杀之。（出《广异记》）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犂地征葛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噪而去。（出《宣室志》）

张 例

唐始丰令张例，疾患魅，时有发动，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咒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铁杵，候例疾发，即自后撞之，坠一老牝狐。焚于四通之衢，自尔便愈也。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 刘众爱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甌生 王璿 李磨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冯 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出《广异记》）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出《广异记》）

崔 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出《广异记》）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家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到，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静，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

讫飞去。(出《广异记》)

王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迳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出《广异记》)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已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覘见一物，伏地窥网，因而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沔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截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属瓶。候炙冷，复下肉膋。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

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带之，大为其夫所贵。（出《广异记》）

王 黯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淝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桁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床席，置黯于屋西北隅。家人数十持更迭守，己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以厚利，万计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年五十，应制授垣县县丞。阙素凶，为者尽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数任无人居，屋宇摧残，荆棘充塞。

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墙垣，坐厅事中。邑老吏人皆惧，劝出不可。既而魅夜中为怪，嘉祚不动，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孙数十头。嘉祚尽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今此宅已安，舍我何害？”嘉祚前与之言，备告其官秩。又曰：“愿为耳目，长在左右。”乃免狐。后祚如狐言，秩满果迁。数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纪闻》）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出《宣室志》）

孙甌生

唐道士孙甌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甌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甌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甌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甌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甌生不与，竟而伏法。（出《广异记》）

王 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童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祇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出《广异记》）

李 磨

东平尉李磨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

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蛻，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

常呼李为野狐媚，李初无以答。

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言，遽欣然跃起。问：“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出《广异记》）

李 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宋 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扱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颊，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扱所。溥等无所获而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扱，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

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出《广异记》）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丛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虽魑魅魍魉，其心不摇。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倘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则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奏。今晓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北归，无由致。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复形而窜焉。（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萇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崑，第九，信安王祚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崑相得，游处不间。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崑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问去，继至饮所。崑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暱。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絜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

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隳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峯。峯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

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陋不。”

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峯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峯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峯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峯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

峯迎问之：“有乎？”曰：“有。”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峯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峯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峯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峯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峯入门，见小童拥篲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峯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峯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峯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抗拒，而神色惨变。峯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峯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峯相视哈乐。

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绵峯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舆步，不常所止。峯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致，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峯爱之重之，无所怪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

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或有殊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峯曰：“幸甚！”鄜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峯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峯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甸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峯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峯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峯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峯方食，而缅甸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峯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缅甸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缅甸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缅甸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辇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甸，由是遂绝。

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以居之。”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青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

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崐。崐将买全綵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崐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崐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

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崐资助，崐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崐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崐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挥袂别去。

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瘞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蛻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

旬余，郑子还城，崐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歿矣！”崐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徐

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峯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峯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恸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

其后郑子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枥马十余匹。年六十五卒。

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峯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峯为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歿而不返。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李 萇

唐天宝中，李萇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萇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萇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萇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是日至萇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萇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

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苕云：“已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苕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苕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禳之。”

翌日，苕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苕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苕依行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王 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之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

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诿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缄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赊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之计。

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可入门，手执凶王生迎而问之，则生已丁家难已数日，闻之恸哭。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

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涂刍之礼，无所欠少。既而复篮舁东下，以迎灵舆。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师妹拏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其母惊出。生遽毁其衰经，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至以庇风雨而已。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出《灵怪录》）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犬，常竭囊货，为鞬继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意快意焉。

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圜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圜中。深三丈许，

其间朗明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

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出《河东记》）

李令绪

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其叔选授江夏县丞，令绪因

往覲叔，及至坐久，门人报云：“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唤入，见一婢甚有姿态，云：“娘子参拜兄嫂。”且得令绪远到，丞妻亦传语云：“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又云：“妹有何饮食，可致之。”婢去后，其叔谓令绪曰：“汝知乎，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须臾，使人赍大食器至。黄衫奴舁，并向来传语婢同到，云：“娘子续来。”俄顷间，乘四辂金饰舆，仆从二十余人至门，丞妻出迎。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余，双梳云髻，光彩可鉴。婢等皆以罗绮，异香满宅。令绪避入，其妇升堂坐讫，谓丞妻曰：“令绪既是子侄，何不出来？”令绪闻之，遂出拜。谓曰：“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风。”坐良久，谓令绪曰：“观君甚长厚，心怀中应有急难于众人。”令绪亦知其故。谈话尽日辞去。后数来，每至皆有珍饌。

经半年，令绪拟归东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阿姑缘有厄，拟随令绪到东洛，可否？”令绪惊云：“行李贫迫，要致车乘，计无所出。”又云：“但许，阿姑家自假车乘，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令逐驼家人，每至关津店家，即略开笼，阿姑暂过歇了，开笼自然出行，岂不易乎？”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至东都，将到宅，令绪云：“何处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于仓中甚便。”令绪即扫洒仓，密为都置，唯逐驼奴知之，余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来取之，阿姑时时一见。后数月云：“厄已过矣，拟去。”令绪问云：“欲往何处？”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缘二女成长，须有匹配，今与渠处置。”

令绪明年合格，临欲选，家贫无计，乃往豫州。及入境，见榜云：“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皆传胡使君清白，干谒

者绝矣。令绪以此惧，进退久之，不获已。乃潜入豫州，见有人参谒，亦无所得。令绪便投刺，使君即时引入，一见极喜，如故人。云：“虽未奉见，知公有急难，久伫光仪，来何晚也！”即授馆，供给颇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欢宴，但论时事，亦不言他。

经月余，令绪告别，璿云：“即与处置路粮，充选时之费。”便集县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亲故扰。李令绪天下俊秀，某平生永慕，奉昨一见，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诸公合见耳。今请赴选，各须与致粮食，无令轻渺。”官吏素畏其威，自县令已下，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令绪获绢千疋，仍备行装，又留宴别。令绪因出戟门，见别有一门，金花自内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颜色。曰：“岂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绪买得甘子，不与令姑，太慳也。”令绪惊云：“实买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戏言耳。君所买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与令绪将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别，又唤令绪回云：“时方艰难，所将绢帛行李，恐遇盗贼，为之奈何？”乃曰：“借与金花将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当无事。”

令绪行数日，果遇盗五十余人，令绪恐惧坠马。忽思金花，便见精骑三百余人，自山而来，军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鉴。杀贼略尽，金花命骑士却掣驰，仍处分兵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绪问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历诸医术，无能暂愈。”令绪云：“治却何如？”人珍重辞谢，乞相救：“但得校损，报效不轻。”金花，须臾便至，具陈其事。略见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结一坛，焚香为咒。俄顷，有一狐甚疥病，缚至坛中。金花决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

及到京，金花辞令绪，令绪云：“远劳相送，无可赠别。”酒馔。饮酣谓曰：“既无形迹，亦有一言，得无难乎？”曰：“有事但言。”令绪云：“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与令绪不远。嫁为苏氏妻，遇疾终。金花是从嫁，后数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余荫。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此辈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锐骑救难者，是天兵。金花要换，不复多少。令绪谢之云：“此何时当再会？”金花云：“本以姻缘运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缘断绝，便当永辞。”令绪惆怅良久，传谢阿姑，千万珍重。厚与金花赠遗，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后历数州刺史而卒。（出《腾听异志录》）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为妖魅所系，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

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

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坤 尹瑗 韦氏子

张简栖

南阳张简栖，唐贞元末，于徐泗间以放鹰为事。是日初晴，鹰击拿不中，腾冲入云路。简栖望其踪，与徒从分头逐觅。俄至夜，可一更，不觉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烛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见狐凭几，寻读册子。其旁有群鼠，益汤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简栖怒呵之，狐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简栖以鹰竿挑得一册子，乃归。至四更，宅外闻人叫索册子声，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

自此夜夜来索不已。简栖深以为异，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獐，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

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简栖犹录得头边三数行，以示人。

薛 夔

贞元末，骁卫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多妖狐，夜则纵横，逢人不忌。夔举家惊恐，莫知所如。或谓曰：“妖狐最惮猎犬，西邻李太尉第中，鹰犬颇多，何不假其骏异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为然。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闻，羁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纵犬，与家人辈密覘之。见三犬皆被羁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东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晓，三犬困殆，寝而不食。才暝，复为乘跨，广庭蹴踘，犬稍留滞，鞭策备至。夔无奈何，竟徙焉。（出《集异记》）

计 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沈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

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饌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

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歎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

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

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着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歔歔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感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

未尝纤芥获罪，权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出《宣室志》）

刘元鼎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场狐暴。刘遣吏主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巨犬至，皆弭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命捕。

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以洞达阴阳。（出《酉阳杂俎》）

张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

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出《会昌解颐录》）

姚 坤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

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闇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磴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塚，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蹶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

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磴孔中。遂见

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窈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

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筒，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

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尹 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

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

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

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酝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词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

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咎规 狐龙 沧渚民 民妇

张直方

唐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袴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帟。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置罟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其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翫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数不中春官选，乃退游于山川之上，以击鞠挥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介绍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

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

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仆僮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鞞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

及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将半，长望间，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到则乔林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待旦。

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土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唯闺闱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俟。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听所，栾栌宏敞，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座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饌；豹胎鲂腴，穷水陆之美者。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

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常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遇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嘉偶，则平生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谗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苹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遥；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鳧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晕，室若云迷。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时则月沈当庭，实为良夜。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缝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从，秉猛炬，曳白楮而登阶。知古惶惶，趋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哗未已。

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

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

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至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锄，且掘且燠。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胃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出《三水小牒》）

张 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

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去。”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疋以谢之。

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僦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

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

谨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疋，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出《稽神录》）

咎 规

唐长安咎规因丧母，又遭火，焚其家产，遂贫乏委地。儿女六人尽孩幼，规无计抚养。其妻谓规曰：“今日贫穷如此，相聚受饥寒，存活终无路也。我欲自卖身与人，求财以济君及我儿女，如何？”规曰：“我偶丧财产，今日穷厄失计。教尔如此，我实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尽饥冻死。”规方允之。

数日，有一老父及门，规延入。言及儿女饥冻，妻欲自卖之意，老父伤念良久，乃谓规曰：“我累世家实，住蓝田下。适闻人说君家妻意，今又见君言，我今欲买君妻，奉钱十万。

“规与妻皆许之。老父翌日，送钱十万，便挈规妻去。仍谓规曰：“或儿女思母之时，但携至山下访我，当令相见。”

经三载后，儿女皆死，又贫乏，规乃乞食于长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蓝田下访之。俄见一野寺，门宇华丽，状若贵人宅。守门者诘之，老父命规入。设食，兼出其妻，与规相见。其妻闻儿女皆死，大号泣，遂气绝。其老父惊走入，且大怒，拟谋害规，规亦怯惧走出，回顾已失宅所在，见其妻死于古冢前，其冢旁有穴。规乃自山下共发冢，见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耳。（出《奇事记》）

狐 龙

骊山下有一白狐，惊挠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温泉自浴。须臾之间，云蒸雾涌，狂风大起，化一白龙，升天而去。后或阴暗，往往有人见白龙飞腾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临夜，即哭于山前。数日，人乃伺而问其故。老父曰：“我狐龙死，故哭尔。”人间之：“何以名狐龙？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龙者，自狐而成龙，三年而死。我狐龙之子也。”人又问曰：“狐何能化为龙？”老父曰：“此狐也，禀西方之正气而生，胡白色，不与众游，不与近处。狐托于骊山下千余年，后偶合于雌龙。上天知之，遂命为龙。亦犹人间自凡而成圣耳！”言讫而灭。（出《奇事记》）

沧渚民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

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啣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出《北梦琐言》）

民 妇

《世说》云，狐能魅人，恐不虚矣。乡民有居近山林，民妇尝独出于林中，则有一狐，忻然摇尾，款步循扰于妇侧，或前或后，莫能遣之。如是者为常，或闻丈夫至则远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妇与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潜逐之。妇姑于丛间稍相远，狐即出草中，摇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妇乃诱之而前，以裙裹之，呼其姑共击之，舁而还家。邻里竟来观之，则瞑其双目，如有羞赧之状，因毙之。此虽有魅人之异，而未能变。《任氏》之说，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缙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土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覲

率 然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曰：“将之三军，势如率然也。”（出《神异经》）

蛇 丘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头而蛇身。（出《方中记》）

昆仑西北山

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常居此山，饮食沧海。（出《玄中记》）

绿 蛇

顾渚山頽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出《顾渚山记》）

报冤蛇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载》）

毒 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垂头直下，滴沫，地喷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

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载》)

种黍来蛇

种黍来蛇，烧羚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出《朝野僉载》)

蝮 蛇

蝮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纈。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唯头角碍于口外，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后，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泽，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出《岭表录异》)

又

一说，蝮蛇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尾。(出《酉阳杂俎》)

蝮蛇胆

泉建州进蝮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刮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载》）

鸡冠蛇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出《录异记》）

爆身蛇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出《录异记》）

黄领蛇

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录异记》）

蓝 蛇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反解毒药。（出《酉阳杂俎》）

巴 蛇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蛮江蛇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出《酉阳杂俎》）

两头蛇

韶州多两头蛇，为蚁封以避水。蚁封者，蚊子聚土为台也。苍梧亦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岭南异物志》）

颜 回

颜回、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合日，其状甚伟。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颜渊乃纳履杖剑前，捲握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说》）

蜀五丁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直上有平石。蜀王痛悼，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侯”。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出《华阳国志》）

昭灵夫人

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出《陈留风俗传》）

张 宽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争地山，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出《搜神记》）

窦 武

后汉窦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野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诘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出《搜神记》）

楚王英女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的少儿英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数榼，肴饌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主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

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出《列异传》）

张承母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母咒曰：“君为吉祥，勿毒噬我。”乃筐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人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凌云。”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剑宝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街上，白鹤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是昔之精灵。今出世，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为名。”及生承，名白鹤。

承生昭，位至丞相，为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鹤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冯 緄

车骑将军巴郡冯緄为议郎，发绶筭，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复五年，果为大将军，寻拜辽东太守。（出《风俗通》）

魏 舒

晋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长十丈，屋厅事平脊之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共攻击移时，然得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记》）

杜 预

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闭斋独眠，不听人前。后尝醉，外闻斋中呕吐，其声甚苦，莫不悚栗。有一小吏，私开户看之，正见床上一大蛇，垂头床边吐，都不见人，出密道如此。（出《刘氏小说》）

吴 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之，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既而果杜弋灭也。（出《豫章记》）

颜 含

晋颜含嫂病，须髯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有一童子

持青囊授含，含视，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出《晋中兴书》）

司马轨之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雌，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晋中朝武库内，忽有雉，时人或谓为怪。张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库中，果得蛇蜕。（出《异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人尝伐馀遗竹。一宿，见竿为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之化。（出《异苑》）

章 苟

吴兴章苟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逐以鋏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雳杀。须臾，雷雨，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是无知雷公。雷公若来，吾当以鋏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

转霹雳于蛇穴中，蛇死者数十。（出《搜神记》）

太元土人

晋太元中，土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出《续搜神纪》）

慕容熙

西晋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游还，城南有柳树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一丈。至六年，熙为冯政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有角，在椽之间。姥怜而饲之，后渐渐长大丈余。县令有马，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床下。”遂令人发掘，愈深而无所见，县令乃杀姥。其蛇因梦于令曰：“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三十日，是夕，百姓咸惊

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整个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至今犹存。鱼人采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犹见城郭楼槛宛然矣。（出《穷神秘苑》）

天门山

天门山，山多峻秀，岩谷逶迤。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草木交连，云雾拥蔽。其下有迳途微细，行人往，忽然上飞而出林表，若升仙，遂绝世。如此者渐不可胜纪，往来南北，号为仙谷。时有乐于道者，不远千里而来，洗浴岩畔，以来升仙，在此林下，无不飞去。会一夕，有智能者谓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系，而牵一犬入其谷，犬复飞去，然知是妖邪之气以喻之。乃遣近山乡里，募年少者数百人，执兵器，持大棒。而先纵火烧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高下隐隐，垂头下望。及更渐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跃击射，然后斫刺。而口张尺余，尚欲害人，力不加众，久乃卒。其所吞人骨与他兽之骸，积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坠深泉涧者，无出路。饥饿分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复饥。体加轻便，能登岩岸。数年后，试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其本质。（出《博物志》）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迳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绝矣。（出《广异记》）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土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俛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我

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怙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出《广异记》）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适王真。洎随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寢室。既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赵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久之不见。（出《潇湘录》）

朱 覲

朱覲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覲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

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觐射之，既中而走。觐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觐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觐。（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 杜暉 海州猎人

蒙 山

鲁国费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堂者，辄大蛇数十丈长，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出《异苑》）

秦 瞻

秦瞻居曲河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从鼻入，盘其头中，觉泓泓冷，闻其脑间，食声啞啞，数日出去。寻复来，取手巾，急缚口鼻，故不得入。积年无他，唯患头重。（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广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

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出《续搜神记》）

袁玄瑛

吴兴太守袁玄瑛当之官。往日者问吉凶，曰：“法。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至，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杀之，其后果为贼徐馥所害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薛重

会稽郡吏郟县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闭，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唤妇，久从床上出来开户。持刀便逆问妇曰：“床上醉人是谁？”妇大惊愕，因且苦自申明，实无人。重家唯有一户，既入，便闭妇索。了无所见。见一蛇隐在床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断，掷于后沟。经日而妇死，数日，重又死，后忽然而生。说始死，有人桎梏之。将到一处，有官寮问曰：“何以杀人？”重曰：“实不行凶。”曰：“尔云不杀者，近寸断掷著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正杀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讼人。”敕左右持来。吏将一人，著平巾帻，具诘其淫妄之罪，命付狱，重为官司便遣将出，重倏忽而还。（出《广古今五行记》）

顾 楷

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后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出《广古今五行记》）

树提家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枚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命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数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出《朝野僉载》）

隋炀帝

《搜神记》：“蛇千年则断复续。”《淮南子》云：“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穷山，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长可三尺，而色黄黑，其头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断其身者，则先触之令怒，使不任其愤毒，则自断为三四。其断之处，如刀截焉，见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则三四断稍稍自相

就而连续，体复如故，亦似不相断。隋著作郎邓隆云，此灵蛇一类，自断，不必千岁也。（出《穷神秘苑》）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圯，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呿喙，若吞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出《宣室志》）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波，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蜒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揽。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

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见清远县界，属南海。
(出《广异记》)

李崇贞

高宗光宅中，李崇贞任益州长史。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群官咸异之。方欲将进，久而乃罢。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长尺余，崇贞后竟以罪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又

连州见一柑树，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两头蛇。
(出《广古今五行记》)

马岭山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嗑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出《朝野僉载》)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

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

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伏，遂卖焉。（出《广异记》）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

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栝，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

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

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水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老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驩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

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出《宣室志》）

宣州江

宣州鹤头镇，天宝七载，江水盛涨漫三十里。吴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长十余丈，泅者往观之，乃大蛇也。其色黄，为水所浮，中江而下。

泅者惧而返，蛇遂开口衔之，泅者正横蛇口，举其头，去水数尺。泅者犹大呼求救，观者莫敢救焉。（出《纪闻》）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出白烟，乃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出《广异记》）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出《广异记》）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自尔半身皮脱，如麻风状。（出《广异记》）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湑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

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

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湑城之应。（出《宣室志》）

张 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葺。相传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隙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蜒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箴缚其头，牵之。

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椀。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

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出《广异记》）

毕乾泰

唐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载》）

杜 暉

殿中侍御史杜暉尝使岭外，至康州，驿骑思止，白曰：“请避毒物。”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长数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树，蛇升高枝盘绕，垂头下视玄武。玄武自树下仰其鼻，鼻中出两道碧烟，直冲蛇头，蛇遂裂而死，坠于树下。又见蜈蚣大如箠。牛肃曾以其事问康州司马狄公，狄公曰：“昔天宝四载，广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则得肉百二十斤。至广州市，有人笼盛两头蛇。集人众中言：‘汝识二首蛇乎？汝见二首蛇，则其首并出，吾今异于是，首蛇各一头，欲见之乎？’市人请见之，乃出其蛇。蛇长二尺，头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为业，每执诸蛇，不避毒害。见两头蛇，则以手执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弃蛇于地。加药焉，不愈。其啗处肿，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为水，身如贮水囊。有顷水溃，遂化尽。人与两头蛇失所在。”（出《纪闻》）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蜒，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州李录事 咎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垚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黄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风，或说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覆瓮中，加之曲蘖。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须臾，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出《国史补》）

檐 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檐之，号曰檐生。其后不可檐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檐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问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檐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

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出《广异记》）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习业者也。初秋，避热于二帝塔下。日晚，于塔下见一大蛇长数丈，蟠绕塔心，去地十数丈。众骇而观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龙神，杀之恐为祸也。昼脯之膳，岂在此乎？不如勿为。”诸客决议，不可复止，善射发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坠地，众共杀之。诸客各务庖事，操刀割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盐酪者。其劝不取者，色不乐，遂辞而归。其去寺数里，时天色已阴，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归者，而数客犹在塔下。须臾，云雾大合，远近晦冥，雨雹如泄，飘风四卷，折木走石，雷霆激怒，山川震荡。数人皆震死于塔下，有先归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杀者，未到山居，投一空兰若。阖门，雷电随客入，大惧。自省且非同谋，令其见害，乃大言曰：“某不与诸人共杀此蛇，神理聪明，不可滥罚无辜！幸宜详审。”言讫，雷霆并收，风雨消歇。此客独存。（出《原化记》）

邓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睡，昼

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环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

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条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

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闾闾，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

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凡是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出《传

奇》)

苏 闰

俗传有媪姬者，嬴秦时，尝得异鱼，放于康州悦城江中。后稍大如龙，姬汲浣于江，龙辄来姬边，率为常。他日，姬治鱼，龙又来，以刀戏之，误断其尾，姬死。龙拥沙石，坟其墓上，人呼为掘尾，为立祠宇千余年。太和末，有职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群小蛇，术禁之，藏祠下，目为龙子，遵令饮酒。置巾箱中，持诣城市。越人好鬼怪，争遗之，职祠者辄收其半。开成初，沧州故将苏闰为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财，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军吏为蛇啮，闰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语姬，所啮者俄顷死，乃云，慢神罚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坚。尝有杀其一蛇，乾于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犹然。（出《岭南异物志》）

利州李录事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僮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

祸。刺史即李行枢也。（出《宣室志》）

咎 老

长寿老僧聿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咎老若在，当勿虑。”遂迎咎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据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饭数升，擣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及其疮，尸渐低，蛇缩而死，村人遂活。（出《酉阳杂俎》）

冯 但

冯但者，常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出《酉阳杂俎》）

陆 绍

郎中陆绍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也。因疮毁，其鼻如削焉。（出《酉阳杂俎》）

郑 翬

进士郑翬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其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电雨，发洪，数家陷溺无遗，唯卢宅当中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张歪子

梓潼县张歪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隗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歪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歪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出《北梦琐言》）

选仙场

南中有选仙场，场在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学道者筑坛于下，至时，则远近冠帔，咸萃于斯。备科仪，设斋醮，焚香祝数，七日而后，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严洁至诚，端简立于坛上。余人皆掺袂别而退，遥顶礼顾望之。于时有五色祥云，徐自洞门而下，至于坛场。其道高者，冠衣不动，合双掌，蹶五云而上

升。观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门而作礼。如是者年一两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选，忽有中表间一比丘，自武都山往与诀别。比丘怀雄黄一斤许，赠之曰：“道中唯重此药，请密置于腰腹之间，慎勿遗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怀而升坛。至时，果蹶云而上。后旬余，大觉山岩臭秽。数日后，有猎人，自岩旁攀缘造其洞，见有大蟒蛇，腐烂其间，前后上升者骸骨，山积于巨穴之间。盖五色云者，蟒之毒气，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闲话》）

狗仙山

巴賈之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无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猎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测其所往。猎师纵犬于此，则多呼之不回，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时有彩云垂下，迎猎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为狗仙山。偶有智者，独不信之，遂縋一犬，挟弦弧往之。至则以粗絙系其犬腰，系于拱木，然后退身而观之。及彩云下，犬縋身而不能随去，嗥叫者数四。旋见有物，头大如瓮，双目如电，鳞甲光明，冷照溪谷，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猎师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复再见。顷经旬日，臭秽满山。猎师乃自山顶，缒索下观，见一大蟒，腐烂于岩间。狗仙山之事，永无有之。（出《玉堂闲话》）

李 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

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犍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李子悦。

时已晚，遂逐犍车而行。碍夜方至所止，犍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袈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繆，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割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

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

日过官，觅公不得，某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惧，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十，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

复一说，元和中，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游，及安化门外，乃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将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贵人，所见莫非丽质，某皆贱质，又粗陋，不敢当公子厚意。然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驰马傍车，笑而回曰：“郎君但随行，勿舍去。某适已言矣。”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

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东，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车子既入，琯乃驻马于路侧。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座於厅中，但闻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黄昏后，方见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艳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喻。及出，已见人马在门外。遂别而归。

才及家，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其家询问奴仆，昨夜所历之处，从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冤骇，遽命仆人，于昨夜所止之处复验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发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数条，尽白，皆杀之而归。

（出《博异志》）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郟县民 游邵 成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于子午谷过山，往金州。见一竹舆先行，有女仆服，从之。数日，终不见人，令因乃急引帘窥之。一妇，人首而蛇身甚伟，令因甚惊。妇人曰：“不幸业重，身忽变化，上人何乃窥之？”问其仆曰：“欲送秦岭之上。”令因遂与诵功德，送及秦岭，亦不见妇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闻奇录》）

卫中丞姊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余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升堂，便觉腥臊毒气，开牖，已见变为一大蛇，长丈余，作赤斑色，

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记》）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广异记》）

相魏贫民

相魏有贫民，斲园荒地，见一大蛇，钁而杀之。寻见一大穴，穴中十余小蛇，又复杀而埋之，既毕归家。明日，有人持状诉论云：“被杀一家大小，埋在园中。”官捕获此人讯问，了然不伏。于园中验之，得一坑者，共十余人。但言昨打杀者十余条蛇，埋之于此，并不杀人，不知此祸何来。若为就决，实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寻觅无人，又令重就园，检验昨所埋之处，但见十余死蛇，不复见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记》）

番禺书生

有书生游番禺，历诸郡。经山中，见有气高丈余，如烟。乡人曰：“此冈子蛇吞象也。”遂告乡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岩谷中。经宵，乡里人各持甌瓮往，见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为水。遂针破，取其水。里人云，此过海置舟中，辟去蛟龙。又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长数丈，径可一尺五寸。腹内有物，如椽榭之类，沿一树食其叶，腹中之物，渐消无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叶能消之。”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归后，或食不消，腹胀，乃取其叶作汤饮之。经宵，及午不报。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余化为水矣。（出《闻奇录》）

郟县民

郟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剖剔五脏，盘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剖剔腹中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划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儿亦平愈焉。（出《录异记》）

游邵

汝州鲁山县所治，即元魏时西广州也。今子城东南有妖神

祠，其前庭广袤数百步，古老云，当时大球场也。正门左右双槐各二十围，枝干扶疏，亦云当时植焉。至中和初岁，衅起东夏，郡邑骚然。刺史游邵，许将也，令属县伐木为栅以自固，虽桑柘梓楨，靡有子遗。将伐双槐，其夕，有巨蟒蟠于上，声若雷霆，目若飞星。镇将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闻之以为妖，且率徒亲斩之，下斧而流血雨迸，腥气薄人，亦心动而止。双槐至今尚存。（出《三水小牋》）

成 洫

荆州节度使成洫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璠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迺后招缉户口，训练士卒，移镇渚宫。寻受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出《北梦琐言》）

孙光宪

孙光宪曾行次絺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灯。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出《北梦琐言》）

朱汉宾

梁贞明中，朱汉宾镇安祿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数围，跨于羊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有宿城军校，卒然遇之，大呼一声，失魂而逝。一州恼惧，莫知其由。来年，淮寇非时而至，围城攻讨，数日不破而返。岂神祇之先告欤？（出《玉堂闲话》）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郢州，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因板筑穿地，得蛇一穴，大小无数。存节命杀之，载于野外，十数车载之方尽。时有人云：“此蛇藪也。”是岁，存节疽背而薨。（出《玉堂闲话》）

水清池

太原属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过河南时，就郡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剖剥食之，其肉甚美。庄

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出《北梦琐言》）

王思同

后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阳，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统禁旅征之。王师西出之后，寻闻劄垒，雍京僚属日登西楼，望其捷书。忽一日，官僚凭槛西向，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东西以首相向，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蜿蜒然堕于墙下，挺然不动。使人视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识者窃议之曰：“潞王乙巳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未逾旬日，群帅叛归潞王，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并投岐城纳款。同单马而遁，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见闻》）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应进士举，下第，南游渚宫，因之峡州，寻访故旧，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书讫，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惨之容。坦遂诘其由，樵夫濡眊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邁沈痾，历年不愈。昨因入山采木，经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变，恐人惊悸，谓邻母曰：‘我之身已变矣，请为报夫知之。’及归语曰：‘我已

弗堪也，唯尸在焉，请君托邻人舁我，置在山口为幸。’如其言，迁至于彼。逡巡，忽闻如大风雨声，众人皆惧之。又言曰：‘至时速回，慎勿返顾。’遂叙诀别之恨。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曲，化为一鳞，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出《玉堂闲话》）

张 氏

王蜀时，杜判官妻张氏，士流之子。与杜齐体数十年，诞育一子，寿过六旬而殁。泊殡于家，累旬后，方窆于外，启攒之际，觉其秘器摇动，谓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顷，徐徐入林莽而去。

又

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出《玉堂闲话》）

顾 遂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尝宰公安，罢秩后，侨居于县侧荆江之壩。四面多林木芦荻，月夜未寝，徐步出门，见一条物，

巨如椽，横于地。谓是门关，举足踢之，其物应足而起，自胸背至于腰下，缠缴数十匝，仆于地，懵无所知。其家讶其深夜不归，使人看之，见腰间皎晶而明。来往碍于地上。逼而视之，见大蛇缠其身，解之不可。于是取利刃断其蛇，一段段置于地，弯弯然不展，缴勒闷绝，因而失暗，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瞿塘峡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峰峦，连山跨谷，红焰照天。忽闻岩崖之间，若大石崩坠，鞞磕然有声。遂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困，碍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然，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靳老

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泮州有鸚鵡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

殆天意也。（出《北梦琐言》）

景 焕

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行陟巴岭，峻险万仞。约七八程，达玉女庙，或有巨虺横亘其前，径可七八尺，鳞甲不啻开扇许大，头尾垂在山下，唯闻折木，震响山谷。童仆辈尽股栗惊骇，莫能前进。于是旦驻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见其尾。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晴明，方见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鱼，翳天之鸟，虫禽之绝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闲话》）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案此蛇生不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出《稽神录》）

贾 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桔，其

大如升。将表上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动，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长数寸。（出《稽神录》）

姚 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厩，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王 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蠕。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唯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录》）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事。积十余年，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蛇苍白色，盘于船中，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振拨，

应手啗其乳，毛失声颠仆，遂卒，食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鹰附）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爽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

鸪

苏琼

鸚鵡

张华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聿 邳郡人

鸱

魏公子

鸱

宝观寺 落雁殿

旃涂国

周时，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以五色玉为饰，驾以赤象。至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经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及成王崩，冲天而去。（出《拾遗录》）

凤凰台

凤骨黑，雄雌旦夕鸣各异。皇帝使伶伦制十二龠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阳杂俎》）

元庭坚

唐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者，昔罢遂州参军，于州界居山读书。忽有人身而鸟首，来造庭坚，衣冠甚伟，众鸟随之数千，而言曰：“吾众鸟之王也，闻君子好音律，故来见君。”因留数夕，教庭坚音律清浊，文字音义，兼教之以百鸟语。如是来往岁余。庭坚由是晓音律，善文字，当时莫及。阴阳术数，无不通达。在翰林，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亦卒焉。（出《纪闻》）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鸂鶒，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

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出《宣室志》）

鸾

尧在位七年，有鸾鸑岁岁来集，麒麟游于泽藪，鸱枭逃于绝漠。有折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飞。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为害，饴以琼膏。

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留重明之集。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户牖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

今人每岁元日，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此遗像也。（出《拾遗录》）

鹤

徐爽（鹤）

晋怀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爽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爽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爽恍惚年余乃差。（出刘敬叔《异苑》）

乌程采捕者

隋炀帝大业三年，初造羽仪，毛氅多出江南，为之略尽。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入山捕采，见一大树高百尺，其上有鹤巢养子。人欲取之，其下无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其杀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时用，乃不伐树。（出《五行记》）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倦，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

“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

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以扫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

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之久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广异记》）

裴沆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俛喙，翅下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邪？若得人

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易，开袱，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瓮：“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瓮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袱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诫也。”

裴复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袱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乾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出《酉阳杂俎》）

又

李相公游嵩山，见病鹤，亦曰须人血。李公解衣即刺血。鹤曰：“世间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东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视，乃马头也。

至东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驴马，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鹤之意，老翁笑，下驴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涂鹤。即愈，鹤谢曰：“公即为明时宰相，复当上升。相见非遥，慎无懈惰。”李公谢，鹤遂冲天而去。（出《逸史》）

鹤

鹤生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为白，寿三千岁矣。（出《述异记》）

苏琼

晋安帝元兴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对，然目不干色，曾无秽行。尝行田，见一女甚丽，谓少年曰：“闻君自以柳季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动色，后复重见之，少年问姓，云：“姓苏名琼，家在涂中。”遂要还尽欢，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鹤。（出刘义庆《幽冥录》）

鸚鵡

鸚鵡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鸚鵡四趾齐分。凡鸟下脸向上，独此鸟两脸俱动，似人目。（出《酉阳杂俎》）

张 华

张华有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时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强之至庭，为鸱所攫，教其啄鸱喙，仅而获免。（出《异苑》）

鹦鹉救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邻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出《异苑》）

雪衣女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帟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螯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

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谭宾录》）

刘潜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鹰

楚文王

楚文王好猎，有人献一鹰。王见其殊常，故为猎于云梦。毛群羽族，争噬共搏，此鹰瞪目，过瞻云际。俄有一物鲜白，

不辨其形。鷹便竦羽而升，轟若飞电。须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墮地。度其羽翅，广数十里，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出《幽明录》）

刘 聿

唐永徽中，莱州人刘聿性好鷹，遂于之罘山悬崖，自缢以取鷹雏。欲至巢而绳绝，落于树歧间，上下皆壁立，进退无据。大鷹见人，衔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鷹雏，以外即自食之。经五六十日，雏能飞，乃裂裳而系鷹足，一臂上系三联，透身而下，鷹飞，掣其两臂，比至涧底，一无所伤，仍系鷹而归。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鷹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缿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鷁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鷁献焉。（出

《宣室志》)

鹞

魏公子

魏公子无忌曾在室中，读书之际，有一鸠飞入案下，鹞逐而杀之。忌忿其鸷戾，因令国内捕鹞，遂得二百余头。忌按剑至笼曰：“昨杀鸠者，当低头伏罪；不是者，可奋翼。”有一鹞俯伏不动。（出《列异传》）

鹞

宝观寺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鹞集重阁，每有鹞数千。鹞冬中每夕，即取一鹞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鹞，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载》）

落雁殿

唐太宗养一白鹞，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出《朝野僉载》）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鹓鸪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鹓鸪

鹄（鹄附）

知太岁 张 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鹄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疑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

人又养其雏为媒，旁施网罟，捕野孔雀。伺其飞下，则牵网横掩之，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出《岭表录异》）

罗 州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者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且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蹇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出《纪闻》）

王 轩

卢肇住在京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来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出《纪闻》）

汉 燕

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燕不入药用。越与汉，亦小差耳。（出《世说》）

胡 燕

凡狐白貂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燕蛰于水底。旧说燕不入室，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阳杂俎》）

千岁燕

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出《酉阳杂俎》）

晋 瑞

魏禅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有飞翔去来。有司即闻奏，帝使罗者张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为笼，致于宫内，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

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师旷，晋人也，古今之议相符焉。（出《拾遗录》）

元道康

后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虑山，云栖幽谷，静掩衡茅，不下人间，逾二十载。服饵芝木，以娱其志。高欢为丞相，前后三辟不就。道康以时方乱，不欲应之。至高洋，又征，亦不起。道康书斋常有双燕为巢，岁岁未尝不至。道康以连征不去，又惧见祸，不觉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风飒至。道康向月微思，忽闻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为乐，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惊异，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乐以终身。”康曰：“尔为禽而语，何巢我屋？”燕曰：“我为上帝所罪，暂为禽耳。以卿盛德，故来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间，所以闭关服道，宁昌其德，为卿所谓？”燕曰：“海内栖隐，尽名誉耳。独卿知道，卓然器外，所以神祇敬属，万灵归德。”燕曰：“我来日昼时，往前溪相报。”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昼，见二燕自北岭飞来而投涧下，一化为青衣童子，一化为青衣女子。前来谓道康曰：“今我便归，以卿相命，故来此化。然无以留别，卿有隐志，幽阴见嘉，卿之寿更四十岁，以此相报。”言讫，复为双燕飞去，不知所往。时道康已年四十，后果终八十一。

范质

汉户部侍郎范质言，尝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雏，已哺食矣。

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时又与一燕为匹而至，哺雏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僵。儿童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在喙中，盖为继偶者所害。（出《玉堂闲话》）

鹧鸪

飞 数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出《酉阳杂俎》）

飞南向

鹧鸪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出《旷志》）

吴楚鹧鸪

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鹧鸪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鸣自呼‘社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鹧鸪》诗云：“方穿诘曲崎

岖路，又听鉤鞞格磔声。”（出《岭南录异》）

鹊

知太岁

鹊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鹊窠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鹊识岁多风，去乔木，巢傍枝。”（出《说文》）

又

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阳杂俎》）

张 颢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稍下堕地，民拾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颢后官至太尉，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上表言：“尧舜之时，尝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应复。”

条支国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鵠，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鵠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致此鵠，驯善。有吉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鵠，盖其类也。”（出《拾遗记》）

黎景逸

唐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鵠巢其侧，每饭食餽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鵠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以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果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鵠之所传。（出《朝野僉载》）

张昌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鵠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矣，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鵠，有群鵠随之，见鹞迸散，唯白者存焉。鹞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鵠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出《朝野僉载》）

崔圆妻

鹊窠中必有栋。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鹊构窠，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窠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出《酉阳杂俎》）

乾陵

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之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坏十五处。宰臣表贺之。（出《酉阳杂俎》）

鸽信

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出《酉阳杂俎》）

鸡

陈仓宝鸡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为媪媪，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此二童子名为鸡宝，得雄

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之，逐二童子，二童化为雉，飞入于林。陈仓人告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立祠，名陈宝。雄者飞南集，今南阳雉飞县，即其地也。（出《列异传》）

楚 鸡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

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卫 女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飞》。（出杨雄《琴清英》）

长鸣鸡

汉成帝时，交趾越雉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出《西京杂记》）

沉鸣鸡

建安三年，胥图献沉鸣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祀之。当声处掘地，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颀颀，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人听地中，以候晷刻。道师云：“昔仙人相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然鸣翔，此之类也。《洛书》云：“胥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语林》）

吴 清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其时僵尸狼藉，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出《甄异记》）

广州刺史

广州刺史丧还，其大儿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儿，四年复病死。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此鸡每至天欲晓，辄在棺里鸣三声，甚悲彻，不异柩中鸣，一月日后，不复闻声。（出《齐谐记》）

祝鸡公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池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旁。（出《列仙传》）

朱 综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见前妇。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云：“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奴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出刘义庆《幽明录》）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出《幽明录》）

高 嶷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天 后

唐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卫 镐

卫镐为县官，下县，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著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镐所亲者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饌，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感欣然而去。（并出《朝野僉载》）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鬢，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鸭附）

史惺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鸚鵡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

雀雀

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 李纳 吕生妻 梁祖

泉（鸱附）

鸣泉 鸱鸢鸱目夜明 夜行游女
襍泉 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颀

鹅

史 悝

晋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驳雄鹅，善鸣。悝女常养饲之，鹅非女不食，苟金苦求之，鹅辄不食，乃以还悝。又数日，晨起，失女及鹅。邻家闻鹅向西，追至一水，唯见女衣及鹅毛在水边。今名此水为鹅溪。（出《广古今五行记》）

姚 略

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养之此沟。（出《幽明录》）

鹅 沟

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沟，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声。而众鹅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因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锁，有隐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阳杂俎》）

祖录事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

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到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出《朝野僉载》）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出《宣室志》）

平固人

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

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出《稽神录》）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录》）

鸭（附）

晋周昉少时与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宫亭庙下。同侣相语：“谁能入庙中宿？”昉性胆果决，因上庙宿。竟夕晏然，晨起，庙中见有白头老翁，昉遂擒之，化为雄鸭。昉捉还船，欲烹之，因而飞去，后竟无他。（出《述异记》）

鹭

冯 法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疋，女抱二束舂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

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冥录》）

钱塘士人

钱塘士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阖船载之，后成白鹭去。杜恶之，便病死也。（出《续搜神记》）

黎州白鹭

黎州通望县，每岁孟夏，有白鹭鹚一双坠地。古老传云，众鸟避瘴。临去，留一鹭祭山神。又每郡主将有除替，一日前，须有白鹭鹚一对，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泊，三五日却回。军州号为先至鸟。便迎新送故，更无误焉。（出《黎州图经》）

雁

南人捕雁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

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此人亲曾采捕。（出《玉堂闲话》）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出《稽神录》）

鸚鵡

勾 足

鸚鵡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魅药。（出《酉阳杂俎》）

能 言

鸚鵡，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鸚鵡。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出《酉阳杂俎》）

桓 豁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鸚鹄舌教语，无所不名。后于大会，悉效人语声，无不相类。时有参佐鼙鼻，因内头瓮中效之，有主典盗牛肉，乃白参军：“以新荷裹置屏风后。”搜得，罚盗得。（出刘义庆《幽明录》）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鸚鹄，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瘞于野。至城门，閹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鸚鹄，乃获免。（出《稽神录》）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鸛鹄夜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殊性也。（出《感应经》）

吊乌山

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

无嗑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出酉阳杂俎）

杨 宣

杨宣为河内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覆车粟。”（《出益都耆旧传》）

乌

越乌台

越王入国，丹乌夹王而飞，故句践得入国也。起望乌台，言乌之异也。（出王子年《耆旧传》）

何潜之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贯之。（出《酉阳杂俎》）

乌君山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贫居苦节，年久弥励。与人遇

于道，修礼，无少长皆让之。或果谷新熟，辄祭，先献虚空，次均宿老。乡人有偷者坐罪当死。仲山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无辜而诛，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带，抵承严法，所司疑而赦之。

仲山又尝山行，遇暴雨，苦风雷，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之所处，仆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尘尾幢旒，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降阶称谢拜起，而复请谒夫人，乃止之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既而陈酒肴，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珮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

礼毕三日，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厂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鸂鶒。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问其夫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

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鸛鹖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也。”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云：“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出《建安记》）

魏 伶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乌，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出《朝野僉载》）

三足乌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出《酉阳杂俎》）

李 纳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

乌口皆流血。（出《酉阳杂俎》）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黥其翼，嗷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味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出《宣室志》）

梁祖

梁祖亲征郢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鸟止于峻坂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乌鸣也，将不利乎？”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所掩，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行。遇朱瑄军至，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闻，为贼所追。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副使李璠、郡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身被十五箭。乃知

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梟

鸣 梟

夏至阴气动为残杀，盖贼害之候，故恶鸟鸣于人家，则有死亡之征。又云：“梟梟食母眼精，乃能飞。”郭璞云：“伏土为梟。”《汉书·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尝以春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出曹植《恶鸟论》）

鸱（附）

鸱，相传鸱生三子一为鸱。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鸱脑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阳杂俎》）

又

世俗相传，鸱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并出《酉阳杂俎》）

鸛鵲目夜明

鸛鵲即鸱也，为鸜，可以聚诸鸟。鸛鵲昼日，目无所见。

夜则飞撮蚊虻。鸺鹠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游女，好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爰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啣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鸺大如鸩，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鸺炙。”又云：“古人重鸺炙。”尚肥美也。《说文》：“梟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鸺炙及梟羹，盖欲灭其族类也。（山《岭表录异》）

又

或云，鸺鹠食人遗爪，非也，盖鸺鹠夜能拾蚤虱耳，爪蚤声相近，故误云也。（出《感应经》）

夜行游女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儿，不可露。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出《酉阳杂俎》）

襮 泉

常騫为齐景公以周礼之法襮泉，泉乃布翼伏于地死。（出《感应经》）

张率更

有泉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朝野僉载》）

雍州人

贞观初，雍州有人夜行，闻泉鸣甚急，仍往来拂其头。此人恶之，以鞭击之，泉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数里，逢捕贼者，见其衣上有血，问其何血，遂具告之。诸人不信，将至埋泉之所。先是有贼杀人，断其头，瘞之而去，又寻不得。及拔土取泉，遂得人头。咸以为赋，执而讯之，大受艰苦。（出《异闻录》）

韦 颀

大中岁，韦颀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

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颢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颢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颢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泉，顷之集于竹上。颢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候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颢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出《剧谈录》）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鸛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 漱金鸟 鸞 营道令 纸鸞化鸟 鶉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鳧 秦吉了 韦氏子
 鸟贼 鸟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绪
 武功大鸟 鸛 吐绶鸟 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鸛 甘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鷗 仙居山异鸟 莺

飞涎鸟

南海去会稽三千里，有狗国，国中有飞涎鸟似鼠，两翼如鸟而脚赤。每至晓，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胶，绕树飞，涎如雨沾洒众枝叶。有他禽之至而如网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惹之，无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记》）

精 卫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名女媧，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

木石，以填东海。（出《博物志》）

仁 鸟

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鷀绕烟而噪，或集介子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之木，木似柏而枝长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即此是。或云，此鷀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织网罗。呼之曰仁鸟。俗亦谓仁鸟白臆为慈鸟，则此类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鸛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鸛，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鸛鸣，时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鸣藪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象其形。铭赞至今不绝。（出《拾遗录》）

韩 朋

韩朋鸟者，乃鳧鹭之类。此鸟为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鸕鹭、鸳鸯、鸬鹚，岭北皆有之，唯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

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提衣，衣不胜数。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相望。经宿，忽见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出《岭表录异》）

带 箭

带箭鸟，鸣如野鹤，翅羽黄绿交错，尾生两枝，长二尺余，直而不杳，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出《岭表录异》）

细 鸟

汉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大如蝇。其状如鸚鵡，闻声数里，如黄鹄之音。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虫。上得之，放于宫内，旬日之间，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复得。明年，此鸟复来集于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蝉鸟。宫人婕妤等皆悦之，但有此鸟集于衣上者，辄蒙爱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男子媚也。（出《洞冥记》）

王母使者

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

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出《酉阳杂俎》）

鸳 鸯

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一声称“鸳”，一声称“鸯”，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遂改鄢为晏城县。（出《朝野僉载》）

五色鸟

杨震卒，未葬，有大鸟五色高丈余，从天飞下，到震棺前，举头悲鸣，泪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升。（出谢丞《后汉书》）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衣迎三儿，亦得飞去。（出《搜神记》）

张氏

京兆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为祸也，飞上承尘；为福也，即入我怀。”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钩。是后子孙渐盛，资财万倍。蜀贾客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以与客。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客亦罹穷厄，于是赍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出《搜神记》）

漱金鸟

魏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乃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圃，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室以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晶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隔于风雨尘雾。宫人争以所吐之金饰钗珮，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于是媚惑争以宝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魏代丧灭，珍宝池台，鞠为茂草，漱金之鸟，亦自高翔。（出《拾遗录》）

鹞

晋永嘉二年，有鹞集于始安县，木矢贯之，铁镞，其长六

寸有半，以箭计之，其射者当身長丈五六尺。

营道令

晋太元中，营道令何偕之去职，于县界山中得一鸟，大如白鹭，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形，大小刻画转辗如揽子，绝妙人功，于是京邑皆传观之。营道经今属道州。（出《酉阳杂俎》）

纸鸢化鸟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王伟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达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为鸟，飞入云中，不知所往。（出《独异志》）

鹑

安定原土筑时，奠祭以觚爵，忽有一鹑飞于觚上，因名鹑觚城。后魏文帝大统中，立为鹑觚县。（出《穷神秘苑》）

戴文谋

有戴文谋者，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呼

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谋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谋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谋于室内窃言之，其妇曰：“此恐是狐魅依凭耳。”文谋曰：“我亦疑之。”乃祠飧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谋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出《穷神秘苑》）

瑞 鸟

炀帝征辽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步出观望，有大鸟二，素羽丹嘴，状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翔双下，高一丈四五尺，长八九尺，徘徊驯扰，翔舞御营。敕著作佐郎虞绰制《瑞鸟铭》以进，上命镌于其所，仍敕殿内丞阎毗图写其状，秘书郎虞世南上《瑞鸟颂》，敕令写于图首。（出《大业拾遗记》）

报春鸟

顾渚山中有鸟如鸪鹑而小，苍黄色，每至正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出《顾渚山记》）

冠 鳧

石首鱼，至秋化为冠鳧，冠鳧头中有石也。（出《海陆碎

事》)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赤、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出《岭表录异》）

韦氏子

汗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汗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即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出《宣室志》）

鸟 贼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

之西南际澧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出《谭宾录》）

鸟 省

冯兗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出《卢氏杂说》）

刘景阳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烦怨不食，则天问曰：“何乃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载》）

食蝗鸟

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出《酉阳杂俎》）

卢 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

树，高四五尺，状类鸱，目大如杯，嘴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出《广异记》）

张 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张，牛肃之姨也，开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阙庄。张寝疾，有鸟止于庭树，白首赤足，黄腹丹翅。其鸣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昼夜不绝声。十余日，张殂，鸟遂不见。（出《纪闻》）

王 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嘴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出《广异记》）

武功大鸟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状类蝙蝠。（出《酉阳杂俎》）

鹤 鹞

鹤鹞，一名堕羿，形似鹤。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出《酉阳杂俎》）

吐绶鸟

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鸕鹚，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头颇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出《酉阳杂俎》）

杜 鹃

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出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之法，当为犬声应之。（出《酉阳杂俎》）

蚊母鸟

蚊母鸟，形如鹞，嘴大而长，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出《岭表录异》）

桐花鸟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出《朝野僉载》）

真腊国大鸟

真腊国有葛浪山，高万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鸟，状似老鸱，大如骆驼。人过，即攫而食之，腾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腊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剑子，两头尖利，令人载行，鸟攫而吞之，乃死，无复种矣。（出《朝野僉载》）

百舌

百舌春啖，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载》）

鹤

江淮谓群鹤旋飞为鹤井，鹤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鹤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出《酉

阳杂俎》)

又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昉然而转，因得而噉。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蔑絙缚其巢，鸛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出《北梦琐言》）

甘 虫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鸛，水禽山鸟，无不驯狎如一。更有鸟，人面绿毛，嘴爪皆紺。其声曰“甘虫”，因谓之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坊市。（出《杜阳编》）

戴 胜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蹁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出《录异记》）

北海大鸟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头文曰“天”，胸文曰“候”，

左翼文曰“鹭”，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飞，而其羽相切，如雷风也。（出《神异录》）

鷓

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而不见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鷓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命吏随鷓所在而捕之，其鷓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执送之，府尹以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出《北梦琐言》）

仙居山异鸟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缙钱，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缔构观宇。洎创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将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震动远近。忽有异鸟三只，一红赤色，二皆洁白，尾如曳练，各长二尺余，栖于梁上，随絙索上下，在众人中，略无惊怖。工人抚搦戏玩之，如所驯养者。梁既上毕，鸟亦飞去。（出《录异记》）

莺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

哀鸣于笼外，绝不饮啄。乃取雏置于笼外，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鲭 鳄鱼
吴馀鲈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蚰 鲛鱼 鲉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鲋鯪鱼 鲫鱼 鮓鱼 黄魮鱼 蟒 海燕 蛟鱼

东海大鱼

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出《玄中记》）

鼉 鱼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鱼，斩其首，干之，椽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

又闻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鼉，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出《感应经》）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而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广异记》）

鲸 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鲤 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

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鬣目皆赤，往来五六里，作势交击。鱼用鳞鬣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出《广异记》）

海人鱼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鰥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出《洽闻记》）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而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

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出《广异记》）

海 鳐

海鳐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南安货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复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经调黎深阔处，又见十余山，或出或没，初甚讶之。篙工曰：“非山，海鳐鱼背也。”果见双目闪烁，髻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际，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鳐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及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去。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鳐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老鳐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罨井耳，宁得不为人皓首乎？”（出《岭表录异》）

鳄 鱼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鼉，而举止矫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出《岭表录异》）

吴余鲩鱼

吴王孙权曾江行，食鲩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鲩者，长数寸，大如箸，尚类鲩形也。（出《博物志》）

石头鱼

石头鱼，状如鲮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乔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脱俗。（出《岭表录异》）

黄腊鱼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鳞皆金色，鳃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焙干，夜即有光如笼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各启食奁，窥其余膏，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忧疑顿释。（出《岭表录异》）

乌贼鱼

乌贼，旧说名河伯从事。小者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

身，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砭，遇风则前一须下砭。（出《酉阳杂俎》）

横公鱼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异录》）

骨雷

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闻记》）

彭蚘

蟹属名彭蚘，以螯取土作丸，从潮来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蚘。（出《感应经》）

鯪 鱼

鯪鱼吐舌，蚁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蚁入其中，乃奋迅，则舐取之。（出《异物志》）

鯢 鱼

金义岭之西南，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鯢似鲇，四足，声如小儿。”金商州溪内亦有此鱼，谓之鮓鱼。（出《岭表录异》）

比目鱼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一目，两片相合乃行。（出《岭表录异》）

鹿子鱼

鹿子鱼，颜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罗州图经》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

肉腥，不堪食。”（出《岭表录异》）

子归母

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鮫之为鱼，其子既育，惊必归母，还其腹。小则如之，大则不复。”《潘州记》云：“鱼昔鱼长二丈，大数围。初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暮惊则还入母腹。”《吴录》云：“鱼昔鱼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从脐入，旦从口出也。”（出《感应经》）

鲋鱖鱼

鲋鱖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传以为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甚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隙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为妻族所凌执，云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闻。吴生亲族，惧救命到而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鲋鱖。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泊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陷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与？（出《录异记》）

鲫鱼

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

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鮓 鱼

鮓鱼，济南郡东北有鮓坑，传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鮓鱼焉。

黄魮鱼

黄魮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颌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并出《酉阳杂俎》）

蝓

虫隼

蝓虫隼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出《岭表录异》）

海 燕

齐监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其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出《广古今五行记》）

蛟 鱼

蛟鱼出合浦，长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坚强，可以饰刀口，又可以鑿物。（出《交州记》）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 鱓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蟹 百足蟹 塘蟹 鱼
 鹦鹉螺 红螺 鸯龟 鲩鱼 鲎 飞鱼
 虎蟹 螻 赤鱓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
 蝤(石多) 奔(鱼孚) 係臂 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峰州鱼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出《朝野僉载》）

海 虾

刘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楼，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箸，各长二三尺。双脚有钳，钳粗如人大指，长二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铍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杯盂也。《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

语循曰：‘虾须有一丈长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出《岭表录异》）

瓦屋子

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南中旧呼为蚶子。顷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垆，故以此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犹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齑炙。食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性也。（出《岭表录异》）

印鱼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阳杂俎》）

石斑鱼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巢，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出《酉阳杂俎》）

井 鱼

唐段成式云，井鱼脑有穴，每喻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善提胜说。（出《酉阳杂俎》）

异 鱼

异鱼，东海人常获鱼，长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出《酉阳杂俎》）

螃

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篙头溺，一名螃，其溺甚毒。（出《酉阳杂俎》）

鱣 鱼

郫县侯生者，于沔麻池侧得鱣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出《录异记》）

玳瑁

玳瑁形状似龟，唯腹背甲有烘点。《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萨石，兼云辟邪。”广南卢亭，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带之有验，是饮饌中有蛊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出《岭表录异》）

海术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肋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啣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出《酉阳杂俎》）

海镜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红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具足。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或迫之以火，则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出《岭表录异》）

水 母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魷。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啗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欬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食而暖补，其理未详。（出《岭表录异》）

蟹

蟹，八月腹内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不可食。（出《酉阳杂俎》）

百足蟹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出《酉阳杂俎》）

蟪 蟹

平原郡贡蟪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钱，以毡密束于驿马上，驰之至京。（出《酉阳杂俎》）

鱼

鱼，章安县出焉。子朝出索食，暮还入母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出《酉阳杂俎》）

鸚鵡螺

鸚鵡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鸚鵡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大者可受二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出《岭表录异》）

红 螺

红螺，大小亦类鸚鵡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剖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也。（出《岭表录异》）

鸯 龟

初宁县里多鸯龟，壳薄狭而燥，头似鹅，不与常龟同，而能啮犬也。（出《南越志》）

鲩 鱼

鲩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辄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出《酉阳杂俎》）

鲿

鲿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积于背，高尺余，如帆，乘风游行。今鲿壳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鲿帆。至今闽岭重鲿酱。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出《酉阳杂俎》）

飞 鱼

飞鱼，朗山朗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即凌云空，息即

归潭底。(出《酉阳杂俎》)

虎 蟹

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出《岭表录异》)

蠔

蠔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蠔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蠔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海夷卢亭者以斧楔取壳，烧以烈火，蠔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虚市，以易西骨米。蠔肉大者醃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肠骨。(出《岭表录异》)

赤鯿公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说赤鯿公，卖者决六十。(出《酉阳杂俎》)

雷穴鱼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击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出《酉阳杂俎》）

虬尾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出《谭宾录》）

牛鱼

海上取牛鱼皮悬之，海潮至，即毛竖。（出《谭宾录》）

蝮(石多)

蝮(石多)，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出《酉阳杂俎》）

奔（鱼孚）

奔(鱼孚)，一名灞，非鱼非蛟，大如舡，长二三丈，若鲈，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哧哧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出《酉阳杂俎》）

係臂

係臂如龟，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浪覆舡。（出《酉阳杂俎》）

鸡嘴鱼

李德裕幼时，常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似鸡，身如鱼。（出《酉阳杂俎》）

剑鱼

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出《酉阳杂俎》）

懒妇鱼

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怒，溺水死为鱼。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则烂然有光，若照纺绩，则不復明。（出《述异记》）

黄雀化蛤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为蛤，至春复为黄雀，雀五百年化为蜃蛤。（出《述异记》）

天牛鱼

天牛鱼，方员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肋下，露齿无唇，两肉角如臂，两翼长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记》）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鯀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佻 王旻之 韩愈 郟乡民 赤岭溪

夏 鯀

尧命夏鯀治水，九载无绩。鯀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佻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鯀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此黑鱼与蛟龙灑灑而出，观者惊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践羽山之地。济巨海则鼃龟为梁，逾峻山则神龙为负，皆圣德之感也。鯀之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误，并略记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东海人

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舡破，补治不能制，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断其缆，舡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出

《西京杂记》)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佝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出《西京杂记》）

徐景山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净可怜，见人辄去。帝欲取之，终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闻獭嗜鲑鱼，乃不避死，可以此诳之。”乃画板作两鲑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嘉之，谓曰：“闻卿能画，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尝执笔，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也。”（出《续齐谐记》）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东有鱼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滥，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剖其腹中，得顷时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出《酉阳杂俎》）

葛 玄

葛玄见遗大鱼者，玄云：“暂烦此鱼到河伯处。”乃以丹书纸内鱼口，掷水中。有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墨色，如木叶而飞。又玄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取食之。（出《神仙传》）

介 象

介象与吴主共论鲙鱼之美，乃于殿庭作坎，汲水满之，并求钓。象起饵之，须臾，得鲙鱼。帝惊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传》）

龙 门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记》）

池中鱼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说：“池仲鱼人姓字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伤良谨也。（出《风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孔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自吃。吃饱，即鸣板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载》）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维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于水，遽断其揽，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出《异物志》）

阴火

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初见之，以为怪异。土人常

推其义，盖咸水所生，海中水遇阴晦，波如然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复见。木玄虚《海赋》云：“阴火退然。”岂谓此乎？（出《岭南异物志》）

裴 佖

唐裴佖，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而禽鸟飞鸣矣。举郡惊异之，未能谕。然已昼矣，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则执烛而归矣。诘旦，裴公大集军府，询访其说，而无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征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出《集异记》）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许诚言曰：“贵部临沂县其沙村，有逆鳞鱼，要之调药物，愿与太守会于此。”诚言许之，则令其沙村设储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见诚言，诚言命渔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数百步，东西十丈，

色黑至深，岸有神祠。乡老言于诚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于水钓得一物，状甚大。引之不出，于是下钓数十道，方引其首出。状如猛兽，闭目，其大如车轮。村人谓其死也，以绳束缚，绕之树，十人同引之。猛兽忽张目大震，声若霹雳。近之震死者十余人，因怖丧去精魂为患者二十人，猛兽还归于水。乃建祠庙祈祷之，水旱必有应。若逆鳞鱼，未之有也。”诚言乃止。（出《纪闻》）

韩愈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

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僚海彝，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出《宣室志》）

郟乡民

唐元和末，均州郟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见之。（出《酉阳杂俎》）

赤岭溪

歙州赤岭下有大溪，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鱼不得下，半夜飞从此岭过，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鱼有越网而过者，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谓之赤岭，而浮梁县得名因此。按《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盖此类也。（出《歙州图经》）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鯀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鬼 罗州赤鳖 韩珣
封令禛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悦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鯀

尧使鯀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之。鯀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人祭禹庙，不用能。水居曰能，陆居曰熊也。（出《述异记》）

桓 冲

晋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睹灵异。既陟崇巘，有一湖，匠生桑树。湖中有败舩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鱼张鬣向之，使者不敢饮。（出《法苑珠林》）

李 汤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

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锁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湧，观者大骇。锁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髻，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悚，不知其由。尔时，乃渔者知锁所，其兽竟不复见。”

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莘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翳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鸟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十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

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出《戎幕闲谈》）

齐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清水。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祚纛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虚穴，然状如新筑，净洁周广。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一丈余，鲤鱼五六枚，各长尺。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祚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放龟入汴。祚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有鱼数百万首，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遣人送龟至宋，遇水泊，暂放龟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出《广异记》）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乡人，善入水。捕得赤鲤，爱其色，持归，养之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上我背，与汝具升。”岁来归见妻子，鱼复迎之。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也。（出《神鬼传》）

洛水竖子

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之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鼃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出《朝野僉载》）

鬼

鲩鱼状如鱧，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鬼幻惑袄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值，田即倍丰，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捺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闻嗷嗷之声。北部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符书于砖石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可行之。（出《录异记》）

罗州赤鳖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鳖，其大如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龙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韩 珣

唐杭州富阳县韩珣庄凿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千头，土有微润。（出《广古今五行记》）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于江南沂流将木，至洛造庙。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鲫鱼长数寸，如刻安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凝真观

唐怀州凝真观东廊柱，已五十余年，道士往往闻柱中有虾蟆声，不知的处。后因柱朽坏，易之，厨人砍以为薪，柱中得一虾蟆，其柱先无孔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蜀江民

唐蜀民，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毙不死。举家惊惧，以为龙也，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出《录异记》）

张胡子

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中，钓得一巨鱼，腹上有丹书字曰：“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出《灵怪集》）

柏君

唐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属柏君。”（出《录异记》）

叶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使奴当归守田。田下流有鸟陂，陂中忽有物唤，其声似鹅而大，奴因入水探视，得一大物，身滑宛转，内头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后围六尺余，长二丈许，牵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数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众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胫，似鱓鱼鼻，食之特美。余以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梦一人，长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游，误堕陂中，为君奴所害。既废王命，身罹戳辱，又析肌剖脏，焚膻充膳。冤结之痛，古今莫二。与君素无隙恨，若能杀奴，谢责偿过，罪止凶身；不尔法科，恐贵门罹祸，朗之惊觉，不忍杀奴。奴明年，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

年夏末，朗之举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广古今五行记》）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嚙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出《宣室志》）

王瑶

唐会昌中，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尝为奕邑宰。瑶将赴

任所，夜梦一人，身怀甲冑，形貌堂堂。白云冯夷之宗，将之海岸，忽罹网罟，为漳川渔父之所得，将置之刀几，充膳于宰君，命在诘朝，故来相告，倘垂救宥，必厚报之。”瑶既觉。言于左右曰：“此必县吏相迎，捕鱼为饌。”急遣人至县，庖人果欲割鲜，理鲙具。以瑶命告之，遂投于水中，鱼即鼓鬣扬鬣，轩轩而去。是夜，瑶又梦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获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长官之仁，比宗元之惠远矣！”因长跪而去。（出《耳目记》）

柳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出《宣室志》）

崔悦

晋太常卿崔悦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来晨，姑家方会客。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罗拜，具告求生，词旨哀切。崔曰：“某方闲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许诺，某辈获全矣！”崔曰：“苟有阶缘，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跃再拜而退。既寤，盥栉束带，至堂省姑。

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数之，大小凡十九，计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于姑，具述所梦，再拜请之，姑亦不阻，即命仆夫置于器中，躬诣水次放之。（出《玉堂闲话》）

染 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辄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出《稽神录》）

法聚寺僧

法聚寺内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谓门人曰：“外有数万人，头戴帽，向贫道乞救命。”急开门出看，见十余人担蠹子，因赎放生。（出《蜀记》）

李延福

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昼寝公厅，梦裹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但云乞命。惊觉，仆使报，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因悟所梦，遂放之。（出《儆戒录》）。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子 路

孔子厄于陈，絃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于地。乃是大鯢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记》）

长水县

秦时，长水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则陷没为湖。”有老姬闻之，忧惧，旦旦往窥焉。门卫欲缚之，姬言其故。姬去后，门卫杀犬，以血涂门。姬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何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矣！”遂沦陷为谷。（出《神鬼传》）

姑苏男子

后汉时，姑苏有男子，衣白衣，冠帻，容貌甚伟，身長七尺，眉目疏朗。从者六七人，遍历人家，奸通妇女，昼夜不畏于人。人欲掩捕，即有风雨，虽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无不被害。月余，术人赵杲在赵，闻吴患，泛舟遽来。杲适下舟步至姑苏北堤上，遥望此妖，见路人左右奔避无所，杲曰：“此吴人所患者也。”时会稽守送台使，遇，亦避之于馆，杲因谒焉。守素知杲有术，甚喜。杲谓郡守曰：“君不欲见乎？”因请水烧香，长啸数声，天风欻至，闻空中数十人响应，杲掷手中符，符去如风。顷刻，见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惧，杲谓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剑曰：“诛之。”便有旋风拥出。杲谓守曰：“可视之矣，使未出门，已报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长三丈，断首于路旁，余六七者，皆身首异处，亦鼉鼉之类也。左右观者万余人，咸称自此无患矣。（出《三吴记》）

永康人

吴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繫，方见烹臠。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然以老桑

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出《异苑》）

王 素

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因持资财以为聘，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割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产此异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著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诟骂。寻闻有物偃踣，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刺。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出《三吴记》）

费长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诣府门椎鼓，郡患之。及费长房来，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头，乞自改，变为老鳖，大如车轮。长房令复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头流涕，持札去。视之，以札立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出《列异传》）

张 福

鄱阳人张福，舡行还，野水边忽见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见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舡边。三更许，雨晴明月，福视妇人，乃一大鬣，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长丈余。（出《搜神记》）

丁 初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间，顾后有小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伺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顾见妇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汩然作声，衣盖飞散。视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记》）

谢 非

道士丹阳谢非往石城冶买釜还，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金，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诺。”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

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是谁？”铜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鼯。”“汝是何等物？”“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鼯之辈，徒费酒肉祀之。急具锤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出《搜神记》）

顾保宗

顾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钓鱼江中。尝夏夜于草堂临月未卧，忽有一人须发皓然，自称为翁，有如渔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语，良久谓保宗曰：“陆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适何至？今何往？”答曰：“来自江州，复归江夏。”言讫又哭。保宗曰：“翁非异人乎？”答曰：“我实非人，以君闲退，故来相话。”保宗曰：“野人渔钓，用释劳生，何闲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乱，闲退何词？”保宗曰：“今世清平，乱当何有？”答曰：“君不见桓玄之志也？”保宗因问：“若是有兵，可言岁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复哭，谓宗曰：“后年易号。复一岁，桓玄盗国，盗国未几，为卯金所败。”保宗曰：“卯金为谁？”答曰：“君当后识耳。”言罢，复谓保宗曰：“不及二十稔，当见大命变革。”保宗曰：“翁远至，何所食？”答曰：“请君常食。”保宗因命食饲之。翁食讫，谓保宗曰：“今夕奉使，须向前江，来日平旦，幸愿观之。”又曰：“百里之中，独我

偏异，故验灾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审此言，何以验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讫乃出。保宗送之于户外，乃诀去。

及晓，宗遂临江观之，闻水风渐急，鱼皆出浪，极目不知其数。观者相传，首尾百余里，其中有大白鱼，长百余丈，骧首四望，移时乃没。是岁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异之。

后二岁，改隆安七年为元兴，元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灭桓玄，复晋安帝位。后十七年，刘裕受晋禅。一如鱼之所言。（出《九江记》）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出外殴击人，仍云：“己不乐嫁。”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从江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鼉自分死，冒来，先入幔与女辞诀，恸哭云：“失其同好。”于是渐差。或问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鼉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寡妇严

建康大夏营寡妇严，宋元嘉初，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

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云：“我华督还府。”径沿西墙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鼯，察其所出入处，甚莹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鼯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遂绝。（出《异苑》）

尹 儿

安城民尹儿，宋元嘉中，父暂出，令守舍。忽见一人，年可二十，骑马张斗伞，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来，于门呼尹儿，求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五色斓斑，似鳞甲而非毛也。有顷，雨将至，此人上马去，顾语尹儿曰：“明当更来。”乃西行，蹶虚而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螟。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涌，丘壑淼漫。将淹尹舍，忽见大鱼，长三丈余，盘屈当水冲，尹族乃免漂荡之患。（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陵王女

沙门竺僧瑶得神咒，尤能治邪。广陵王家女病邪，瑶治之。入门，瞑目骂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杀我夫！”魅在其侧曰：“吾命尽于今！”因虚欬，又曰：“此神不可与事。”乃成老鼯，走出庭中，瑶令仆杀之也。（出《志怪》）

杨丑奴

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将暝，见一女子，衣裳不甚鲜洁，而容貌美，乘船载菜，前就丑奴。家湖侧，逼暮不得返，便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盘中有干鱼生菜。食毕，因戏笑，丑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侧，日暮阳光颓。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俄灭火共寝，觉有臊气，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变为獭，径走入水。（出《甄异志》）

谢宗

会稽王国吏谢宗赴假，经吴皋桥，同船人至市，宗独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来诣船，因相为戏。女即留宿欢宴，乃求寄载，宗许之。自尔船人夕夕闻言笑。后逾年，往来弥数。同房密伺，不见有人，知是妖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获二物，并小如拳，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向说如是云：“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儿，初被索之时大怖，形并缩小，谓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时族叔道明为郎中令，笼三龟示之。（出《志怪》）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为人）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张 方

广陵下市庙，宋元嘉十八年，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异苑》）

钟 道

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出《幽明录》）

晋安民

晋安郡民断溪取鱼，忽有一人著白帽，黄练单衣，来诣之，即同饮饌。饌毕，语之曰：“明日取鱼，当有大鱼甚异，最在前，慎勿杀。”明日，果有大鱼，长七八丈，径来冲网，其人即赖杀之。破腹，见所食饭悉有。其人家死亡略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万年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将刘万年夜巡于北固山西，见二男子，容止端丽，洁白如玉，遥呼万年谓曰：“君与今帝姓族近远？”万年曰：“望异姓同。”一人曰：“汝虽族异，恐祸来及。”万年曰：“吾有何过？”答曰：“去位，祸即不及。”万年见二人所言，益异之。万年谓二人：“深谢预闻，何用见酬。”万年欲请归镇，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万年与语之次，化为鱼，飞入江去。万年翌日托疾，遂罢其位，后果如鱼所言。（出《江表异同录》）

微生亮

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宋顺帝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缸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鱼

游，为君所得。”亮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出《三峡记》）

芦塘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当至五日，一奋跃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出水，则小鱼奔迸，随水上岸，不可胜计。又云，此塘有蛟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美男子，至于变乱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后为雷电所击，此塘遂干。（出《录异记》）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拘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即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

得一鲤鱼长二尺。（出《列异传》）

朱法公

山阴朱法公者，尝出行，憩于台城东桔树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丽，薄晚，遣婢与法公相闻。方夕，欲诣宿，至人定后，乃来，自称姓檀，住在城侧。因共眠寝，至晓而云：“明日复来。”如此数夜。每晓去，婢辄来迎。复有男子，可六七岁，端丽可爱，女云是其弟。后晓去，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法公方悟是魅，欲执之。向夕复来，即然火照觅，寻失所在。（出《续异记》）

王 奂

齐王奂自建业将之渚宫，至江州，泊舟于岸。夜深，风生月莹。忽闻前洲上有十余人喧闹，皆女子之音。奂异之，谓诸人曰：“江渚中岂有是人也。”乃独棹小舟，取葭芦之阴，循洲北岸，而于藜苇中见十余女子，或衣绿，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与姊妹同居阴宅，长在江汉，不意诸娘，虚为上峡小儿所娶，乃至分离。”立者一女子叹曰：“潮水有回，而我此去，应无返日。”言未竟，北风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还家。”奂急从芦苇中出捕，悉化为龟，入水而去。（出《九江记》）

蔡 兴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再取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耶？”余之即奋刀乱砍，得一大鼯及狸。（出《幽明录》）

李 增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捉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之：“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出《异苑》）

萧 腾

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有参佐廨，旧传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临州，给府寮吕休茜。休茜常在厅事北头眠，鬼牵休茜，休茜坠地。久之悟。俄而休茜有罪赐死。后今肖腾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乌布裤，披袍造腾。疑其服异，拒之。行数里复至，求寄载，腾转疑焉，如此数回，而腾有妓妾数人，举止所为，稍异常日，歌笑悲啼，无复恒节。及腾至襄阳，此人亦经日一来，后累辰不去。好披袍

缚裤，跨狗而行，或变易俄顷，咏诗歌谣，言笑自若，自称是周瑜，恒止腾舍。腾备为禳遣之术，有时暂去，寻复来。腾又领门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风里，作歌曰：“逢欢羊口岸，结爱桃林津。胡桃掷去肉，讶汝不识人。”

顷之，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门，诸妾并悲叫，若将远别。俄而一龟径尺余，自到坛而死，诸妾亦差，腾妾声貌悉不多。谏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因宴而启云：“常闻世间人道‘黠如鬼’，今见鬼定是痴鬼，若黠，不应魅萧腾妓。以此而度，足验鬼痴。”（出《南雍州记》）

柳 镇

河东柳镇字子元，少乐闲静，不慕荣贵。梁天监中，自司州游上元，便爱其风景，于钟山之西建业里，买地结茅，开泉种植，隐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为柳父，所居临江水，尝曳策临眺，忽见前洲上有三四小儿，皆长一尺许，往来游戏，遥闻相呼求食声。镇异之。须臾，风涛汹涌，有大鱼惊跃，误坠洲上。群小儿争前食之。又闻小儿传呼云：“虽食不尽，留与柳父。”

镇益惊骇，乃乘小舟，径捕之，未及岸，诸小儿悉化为獭，入水而去。镇取巨鱼以分乡里，未几，北还洛阳，于所居书斋柱，题诗一首云：“江山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是岁天监七年也。（出《穷怪录》）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中，掖庭宫每有人来挑宫人，司宫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从何而入！当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来，但砍之。”其后夜来登床，宫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尺余，其上有刀痕，杀之遂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大兴村

隋开皇末，大兴城西南村民设佛会，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遂不见。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鱼长丈余，小而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割其腹，得粃米饭。后数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万顷陂

唐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是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欲赍赴州饷遗，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过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绝。（出

《朝野僉载》)

长须国

唐大足初，有土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土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

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土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土人拜伏，小起，乃拜土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土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土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頔頔间乎？”经十余年，土人有一儿二女。

忽一日，其君臣忧蹙，土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土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土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滙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

土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土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土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土人且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土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滙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

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土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七十 族七（水族为人）

李鹞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 志

李 鹞

唐敦煌李鹞，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鼉所舐，俄然复生一鹞，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鹞之本身，为鼉法所制，繫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鼉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十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鹞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鼉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鹞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独异记》）

谢 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

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径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鼃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鼃大小数十头，未得一鼃，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云：“以为谢二所损也。”（出《广异记》）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癩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出《广异记》）

刘 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缙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併以缙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釜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

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遂据胡床。叱患人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剗然刀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方说，初浣沙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而没之。（出《通幽记》）

赵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赵平原，汉南有别墅。尝与书生彭城刘简辞、武威段齐真诣无名湖，捕鱼为脍。须臾，获鱼数十头，内有一白鱼长三尺余，鳞甲如素锦，耀人目精，鳍鬣五色，鲜明可爱。刘与段曰：“此鱼状貌异常，不可杀之。”平原曰：“子辈迂阔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毕，忽见湖中有群小儿，俱著半臂白袴，驰走水上，叫啸来往，略无畏惮。二客益惧，复以白鱼为请，平原不许之，叱庖人曰：“速斫脍来。”逡巡，脍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风雷暴作，霆震一声，湖面小儿，脚下生白烟，大风随起。二客觉气候有变，顾望三里内，有一兰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复下箸，于时飞沙折木，雨火相杂而下，霆电掣曳，天崩地拆。二客惶骇，相顾失色，

谓平原已为齏粉矣。

俄顷雨霁，二客奔诣脍所，见平原坐于地，冥然已无知矣。二客扶翼，呼问之，良久张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脍尽，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掷于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仆，遂亡失所在，经数月方归。平原诘其由，云：“初见青衫人于电火中嗔骂，遂被领将，令负衣袱。行仅十余日，至一处，人物稠广，市肆骈杂。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复至一繁会处，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领入旷野中，言曰：‘汝随我行已久，得无困苦耶？今与汝别。因怀中取干脯一挺与某，云：‘饥即食之，可达家也。’又曰：‘为我申意赵平原，无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恶。再犯之，必无赦矣？’平原自此终身不钓鱼。（出《博物志》）”

高 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舫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州浮，信不虚耳。”又曰：“各请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

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慰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漈涎前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

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鳖，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猪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涉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搜曰：“吾此行

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
(出《传奇》)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法志随至草庵中，渔者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自是造罪之人，何见僧如此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迩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鼃，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潇湘录》)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水族为人

邓元佐

邓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历览。因谒长城宰，延挹托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其险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

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侍，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一土塌，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

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

佐思夜来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出《集异记》）

姚 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出《稽神录》）

宋 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鼃。鼃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欵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鼃耶？”曰：“然，身即鼃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

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录》）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村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又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可长三尺，网为乱涎所萦，浹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目，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出《稽神录》）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恬，见一大鼉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鼉亦下，未及水，忽死于岸侧。意者水神使此鼉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出《稽神录》）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鼃，入于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出《神鬼传》）

宋士宗母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鼃。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出《续搜神记》）

宣骞母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之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鼃。骞兄弟闭户卫之，掘堂内作大坎，实水，其鼃即入坎游戏。经累日，忽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辄自跃，赴于远潭，遂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江州人

晋末，江州人年百余岁，顶上生角，后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存首。自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数日辄去。晋末以来，绝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独角

独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数百岁，俗失其名，顶上生一角，故谓之独角。或忽去积载，或累旬不语，及有所说，则旨趣精微，咸莫能测焉。所居独以德化，亦颇有训导。一旦与家辞，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在首。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宴。数日辄去。（出《述异记》）

薛伟

薛伟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敛，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与我覩群官，方食脍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

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脍，遂以告，皆停餐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鱼

人赵干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啁挑实。弼言干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监兽之得逸。莫我知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鲛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献愕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干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干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干收纶以出。干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干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干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

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亦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啍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干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而今见杀，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脍手，王士良者，方砺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脍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

于是三君并投脍，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龟

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陶唐氏

陶唐之世，赵襄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皆科斗书，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曰：“朱书龟历之文。”（出《述异记》）

禹

禹尽力渠沟，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额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葛 洪

葛洪云：“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未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七日三，尽一具，寿千岁。（出《抱朴子》）”

张广定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遭乱避地，有一女四岁，不能步，又不忍弃之，乃县笼于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归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即馁，见其傍有一物，引颈呼吸，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实之言，固不妄矣。（出《独异志》）

赣县吏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二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出《幽明录》）

郗世了

郗世了在会稽造墓，其地多石，后破大石，得一龟，长尺二寸许，在石中，石了无孔也，得非龟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龟行动如常龟无异。石受龟，如人刻安之。（出《灵鬼志》）

孟彦晖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上闻。（出《录异记》）

营陵

道州营陵中鼃，甲长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后四足，各踏一龟。踏龟有时行，或逾山越水，俗莫敢犯。（出《录异记》）

兴业寺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遍学寺东。古城旧有兴业寺，今并入遍学寺。唐景龙元年有陈留阮氏，寓居襄阳，舍财，于此寺东院。创造堂宇，时岁旱池涸，即掘广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龟，高数尺，如半张床大，岸侧而行。众即惊呼，龟遂跃入池中。寺僧灵岫云，院有折碑，云兴业寺碑。碑文梁

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传者云，此寺有灵龟一头，长三尺五寸，冬潜春现，多历年所；随众上堂，应时而食。刺史安陆王照频遇此龟，其坏碑因即扶竖，今在遍学寺东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见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淝记》）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难，苑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出《录异记》）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寿一千岁。”使君谢己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滥，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己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出《广异记》）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踏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其雏尚珠，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出《广异记》）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阍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緋，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

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出《录异记》）

宁晋民

唐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千，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积，俄见三龟径寸，才绕行，积蛇尽死。乃各登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三龟来献。（出《酉阳杂俎》）

史论

唐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索房中，且无所见。—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金色龟，如钱，吐五色气，弥满—室。后常养之。（出《酉阳杂俎》）

徐仲

福州，唐贞元末，有村人卖—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铢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

一夕而失。(出《酉阳杂俎》)

高崇文

唐赞皇公李德裕曰：“蜀传张仪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行旋走，至是一龟行路筑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访意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闲谈》)

汴河贾客

唐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了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视，壳已焦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食。良久，伸颈足动，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投于水中，游泳而去。(出《录异记》)

南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焰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

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出《北梦琐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浸，恐屋坏，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迕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录》）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共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撒户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出《稽神录》）

李 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据地而坐，不可

推挽，不食不语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蜺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蜓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 白蚓 王双

蜺 射

《玄中记》：“蜺以气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纪年》云：“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马，玉化为蜺，以射人也。”（出《感应经》）

化 蝉

齐王后怨王怒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嚙喉而鸣。后王悔恨，闻蝉鸣，即悲叹。（出崔豹《古今注》）

揖怒蛙

越王勾践既为吴辱，常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

见蛙怒，勾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出《越绝书》）

怪 哉

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出《小说》）

小 虫

汉光武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于树枝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蒋 虫

蒋子文者，广阳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每自言：“我死当为神也。”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山下，被贼击伤额，因解印绶缚之，有顷而卒。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

于路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子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地神，福尔下民。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疾疫，百姓辄恐动，颇窃祀之者。未几，乃下巫祝曰：“吾将大启福孙氏，官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俄而果有虫虻，入人耳即死，医所不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百数，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神有所归，乃不为厉，宜告飨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其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祠宇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疾厉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录》亦载焉。（出《搜神记》）

园 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愿以女妻之，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荐之。至蚕时，有女夜半至，自称客妻，道蚕之状。客与具蚕，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缲一头，六十日乃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如。济阴人设祠祀焉。（出《列仙传》）

乌衣人

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遑遽畏死，因以绳系芦著舡。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乌衣人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也，感君见济之恩，君后有

急难，当相告语。”

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余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

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既寤，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出《齐谐记》）

朱诞给使

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吴孙皓世，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少年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幪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

役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为人所射，病疮积时。”

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

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为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搯刮见有足迹。诞自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出

《搜神记》)

葛辉夫

晋乌伤葛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出《搜神记》）

蜓

《博物志》：“ 蜓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称满七斤，治捣万杵，以点女子肢体，终不灭。”淮南万毕术云：“ 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辄灭去也。”（出《感应经》）

肉 芝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出《抱朴子》）

千岁蝙蝠

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未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出《抱朴子》）

蝇触帐

晋明帝常欲肆胜，秘而不泄，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出，帝异焉。令人看蝇所集处，辄传有赦，喧然已遍矣。（出《异苑》）

苍梧虫

《博物志》云：“苍梧人卒，便有飞虫，大如麦，有甲，或一石余，或三五斗，而来食之，如风雨之至，斯须而尽。人以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后因以梓木为棺，更不复来。”（出《博物志》）

蚱 蜢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以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镬中。

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瓠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时疑不即道，语之曰：“我始来直者，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出《续异记》）

施子然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稜时，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独自未眠之顷，见一丈夫来，长短是中形人，著黄练单衣衿，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经半句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出《续异记》）

庞企

晋庐陵太守庞企自云，其祖坐系狱，忽见蝼蛄行其左右，因谓曰：“尔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与之，蝼蛄食饭尽而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投食与之。数日间，

其大如豚，及将刑之夜，蝼蛄夜掘壁为大穴，破械，得从之出亡。后遇赦免，故企世祀蝼蛄焉。（出《搜神记》）

蟾 蜍

晋孝武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丽洁白，尤辨惠，性嗜脍，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小好学，聘之为妻。到婿家，食脍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罟家取鱼作鲙著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捣齏。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当啖五斛许，便极闷卧。须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时天下大兵。（出《广古今五行记》）

蝇 赦

前秦苻坚欲放赦。与王猛、苻融，密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听而复出。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赦穷之。咸曰：“有小人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叹曰：“其向苍蝇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发 妖

晋安帝义熙年，琅玕费县王家恒失物，谓是人偷，每以肩钥为意，而零落不已。见宅后篱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泽，试作绳置，施于穴口。夜中闻有摆扑声，往掩得大发，长三尺许，而变为蟪。从此无虑。（出《广古今五行记》）

桓 谦

桓谦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埒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阵指麾，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能。缘几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迳入穴中，寂不复出，出还入穴。

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诛灭。（出《异苑》）

青 蜓

司马彪《庄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头，不食而舞曰，此将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头于西向户下，则化成青色之珠。（出《感应经》）

朱 诞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买糲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观之，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出《幽明录》）

白 蚓

刘德愿兄子，太宰从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尝见也。蚓并张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与德愿并诛。（出《述异记》）

王 双

孟州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巾，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颈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见遗，气甚精芬。奩乃螺壳，香则草莆根。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出《异苑》）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长二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裁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到六年三月，阖门时患，死亡相继。（出《异苑》）

卢 汾

《妖异记》曰：夏阳卢汾字士济，幼而好学，昼夜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数友人咸闻，讶之。俄见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谓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适宴罢，友人闻此音乐之韵，故来请见。”女子笑曰：“郎君真姓卢耳。”乃入穴中。

俄有微风动林，汾叹讶之，有如昏昧。及举目，见宫宇豁开，门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命郎君

及诸郎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数十人各年二十余，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与紫衣妇人相见。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请见。”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极有美情。忽闻大风至，审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醒。

既见庭中古槐，风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汾谓三友曰：“异哉，物皆有灵，况吾徒适与同宴，不知何缘而入。”于是及晓，因伐此树，更无他异。（出《穷神秘苑》）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日与秀才罗逖、罗逖、李万进，结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

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顿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今有四五个客。”蜗儿耶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

俄有一小童持烛自中出门，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采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青霄良会，殊是忻愿。”即命酒洽坐，渐至酣

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拱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罗李，罗来李。”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兴，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阁彻烛，连榻而寝。

迟明叙别，恨怅俱不自胜。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癩螺丁子，皆大常有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出《玄怪录》）

传 病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歿。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家人并哭。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岁余遂卒。临终，谓其妻曰：“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吾气绝之后，便可开我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死。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试以诸味致中，虽不见食，悉须臾皆成水，诸毒药因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钵中，

此物即遽奔驰。须臾间，便化为水。 传靛以疗噎。（出《广古今五行记》）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数日方定。名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茱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至。

庭俊心无聊赖，因叹息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疏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虽无所解，而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止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门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行一。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遇见二门，门启，华堂复阁甚奇秀。馆中有樽酒盘核，麻大揖让庭俊同坐。

良久，中门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阶揖让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欲连句，君诗题成未。麻大乃书题目曰：《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仆作四句成矣。”且耶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且耶良久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浑门。”庭俊犹不悟，见门馆华盛，因有淹留歇为之计。诗曰：“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

且耶、麻大，相顾笑曰：“何得相识？向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饫矣。”于是餐膳肴饌，引满数十巡。

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乃坐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出《玄怪录》）

张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贮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极是毒物。近有鸡食乌百足虫忽死，开腹，中有蚰蜒一抄，诸虫并尽，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思恭顿首请死，赦免之，与宰夫并流岭南。（出《朝野佥载》）

蝗

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蠡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乌如鹤，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文崇失燮理之

道矣。”(出《朝野僉载》)

冷 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鼯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出《酉阳杂俎》)

李 揆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圯。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魅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主簿虫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有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贳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树，后遂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出《传载》)

朱牙之

东阳太守朱牙之，元兴中，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坎，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病疟，公曰：“此应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嗽，疟即断。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牙后诸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作沸汤，试浇此坎，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即牙家鬼。（出《异苑》）

树 蚓

上都浑瑊宅，戟门外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夏月霁后，有蚓大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如索，缘树枝干。及晓，悉入穴。或时众惊，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瑊时，堂前忽有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出《酉阳杂俎》）

木师古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见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

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自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

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

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银色。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练术，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异志》）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

唐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郭城堞，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

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帟肴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

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阶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没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衣金霞帔，采碧金钿，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竹院观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绶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民，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矚盼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

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

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撤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

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藉卿才，可

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奩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舆，武卫銮铃，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轩柴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进，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恻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

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輿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

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

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快快。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己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簪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栝，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

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

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

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觐淳于生冢，询访遗迹。翻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出《异闻录》）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湛 石宪 王叟 步虬
守宫 冉端 蚓齿 韦君 陆颢

赤腰蚁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长兴里。庭有一穴蚁，形状窃赤蚁之大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螻及小虫入穴，辄坏埤窒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

苏 湛

唐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址。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

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黑蜘蛛，大如钴鉞，走集岩上，奴以利刀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柴烧其岩，臭满一山。（并出《酉阳杂俎》）

石 宪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其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去。”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

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而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感于人，岂非怪尤者乎？”于是尽杀之（出《宣室志》）

王 叟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力田为业。一日耕于野，

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九旬馀。有医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药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数日，其声益大，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步 蚓

段成式三从房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庐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长大二三丈，白项，当项下有两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出《酉阳杂俎》）

守 宫

太和末，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复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

有顷，有妇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长一寸，大呼曰：“贞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卒，辄致损害，今可见贞官。”其来索续如蚁，状如驹率，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支，疾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

绝小，如节使牙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啗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騃，肉眼不识贞官，乞赐余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

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阶下，有小穴如粟，守宫出入焉。士人即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冉端

忠州垫江县吏冉端，唐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冈，为卜地。云：“合有王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谯櫓，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斛。城隅小坏，上以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既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代其卜验，为其地吉，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置大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蚁，疗以雄黄丸方愈。（出《酉阳杂俎》）

蚓 齿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有侄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虺，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得活。（出《酉阳杂俎》）

韦 君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后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于，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人之患也，吾闻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

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观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

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之，乃是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延，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

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悯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寤所梦，觉为梦日，果其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出《宣室志》）

陆 颢

吴郡陆颢，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颢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

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即坐，顾谓颢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庠，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太学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颢谢曰：“颢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酣宴，极欢而去。颢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

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颢寿。颢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耳，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颢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颢曰：“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缯为朋友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颢遂侨居于渭水上，杜门不出。

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颢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颢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有求于君耳，幸望许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颢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颢曰：“若

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颞曰：“何以识之？”胡人曰：“吾每旦见宝气亘天，在太学中。故我特访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其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又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颞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颞又问曰：“此虫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扁之，命颞致于寝室。谓颞曰：“明日当再来。”

及明旦，胡人以十两重犂，金玉缯帛约数万，献于颞，共持金函而去。颞自此大富，致园屋，为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

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颞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耀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颞既以甚富，又素用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

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僮去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骂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载瑶碧冠，帔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三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谓颞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

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颞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颞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胡人谓颞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货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于颞，货于南越，获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中也。（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景 蛇医 山蜘蛛 虫变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征
 壁镜 大蝎 红蝙蝠 青蚨 滕王图
 异峰 寄居 异虫 蝇壁 鱼 天牛虫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虫 抱抢
 避役 螳螂 灶马 谢豹 碎车虫 度古
 雷蜞 腹育 蛱蝶 蚁 蚁楼

张 景

平阳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一夕，女独处其中，寝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焉。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谓吾为盗，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其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寝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

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缕于其末，且利铓，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来，女强以言诃之，魅果善语。

夜将半，女密以锥俾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蛭蟪，约尺余，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出《宣室志》）

蛇 医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表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出《酉阳杂俎》）

山 蜘蛛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出《酉阳杂俎》）

虫 变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尝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一棘

刺，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雨。”韦试令踏地惊之，虫飞，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阳杂俎》）

蝎 化

蝎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段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又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出《酉阳杂俎》）

虱建草

旧说，虱虫症，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银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扞得两头虱。又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虬虱。（出《酉阳杂俎》）

法 通

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及忉利天梵天来。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襪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可晓。或言鱼子变，近

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官也；头黑身赤，儒吏也。（出《酉阳杂俎》）

登封土人

唐尝有土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土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土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臂，具体可爱。土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出《酉阳杂俎》）

虱 征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出《酉阳杂俎》）

壁 镜

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段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已年不宜杀蛇。（出《酉阳杂俎》）

大 蝎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出《转载》）

红蝙蝠

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出《酉阳杂俎》）

青 蚨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近远，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者，一名鱼伯。（出《穷神秘苑》）

滕王图

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出《酉阳

杂俎》)

异 蜂

异蜂，有蜂状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尝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出《酉阳杂俎》)

寄 居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出《酉阳杂俎》)

异 虫

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啮不可取。温令烧之，方落。每对一眼底，有嘴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出《酉阳杂俎》)

蝇

长安秋多蝇。段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

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蝮，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听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芋根所化。（出《酉阳杂俎》）

壁 鱼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出《酉杂俎》）

天牛虫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篱壁间，必雨。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出《酉阳杂俎》）

白蜂巢

白蜂巢，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巢，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冬，果叠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问。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帷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

白久矣。(出《酉阳杂俎》)

毒 蜂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出《酉阳杂俎》)

竹 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卵，有蒂，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出《酉阳杂俎》)

水 蛆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此虫，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出《酉阳杂俎》)

水 虫

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虫甚细微。(出《酉阳杂俎》)

抱 抢

水虫形似蛞蝓，大腹下有刺，有棘针，螫人有毒。（出《酉阳杂俎》）

避 役

南中有虫名避役，应一日十二辰。其虫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段成式再从兄寻常睹之。（出《酉阳杂俎》）

螳 蝻

螳蝻形如蝉，其子如虫，著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出《酉阳杂俎》）

灶 马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出《酉阳杂俎》）

谢 豹

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尝掘穴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球。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鼯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碎车虫

碎车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出《酉阳杂俎》）

度 古

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鸡食则死。俗呼土蛊。（出《酉阳杂俎》）

雷 蜺

雷蜺大如蚓，以物触之，及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啮人毒甚。（出《酉阳杂俎》）

腹 育

蝉未脱时名腹育，相传言蛞蝓所化。秀才韦翱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腹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翱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出《酉阳杂俎》）

蛻 蝶

蛻蝶，尺蠖茧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环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蝴蝶。（出《酉阳杂俎》）

蚁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刺禦蝇，直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化 蜈蚣气 蠨螋 颠当 螺赢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蜥蜴 殷琅
豫章 民婢 南海毒虫 诺龙

饭化

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入夏，悉化为赤蜘蛛。（出《酉阳杂俎》）

蜈蚣气

绥县多蜈蚣，气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出《酉阳杂俎》）

蠨螋

蠨螋，段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独负桑虫也。（出《酉阳杂俎》）

颠 当

颠当，段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吐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尔雅》谓之“王蛛蜴”，《鬼谷子》谓之“跌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牢守门，蠨螋寇汝无处奔。”（出《酉阳杂俎》）

螺 羸

螺羸，今谓之蠨螋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阳杂俎》）

沙 虱

潭袁处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鳞中虱也，细不可见。夏月，蛇为虱所苦，倒挂身于江滩急流处，水刷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处如针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术士禁之，乃剜其少许，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尔，三两日内死矣。（出《录异记》）

水 弩

水弩之虫，状如蜉蝣。黑色，八足，钳曳其尾，长三四寸，

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时弯其尾，自背而上于头前，以钳执之。见人影则射，中影之处，人身随有辽肿，大小与沙虱之毒同矣。速须禁气制之，剜去毒肉，固保其命。不尔，一两日死矣。复多蛊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蛊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蛊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则毒不行矣。（出《录异记》）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藉，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

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氍毹上置繒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剑操斧，手执弓槌，凡数百。挈幄幕帘榻，盘碟鼎镬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数百。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帟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铁筒，宣言曰：“殿下将欲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帟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幕，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优之类，不可尽记。

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帟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帟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魴鲤鲈鳊百余。遽

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鞞齐奏。酒至赤帻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肌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玄之舍卷而寝。

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蚩蚩王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虻蚘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

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蚩蚩王大怒曰：‘披儒服，读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听陈劾之词，尤炳焕于人间。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曰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讖，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蹶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蟹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谏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返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

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句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黷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蟹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蜚为太史令，赉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旨。

于是蜚诣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当刍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哲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

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既寤，宴百执事于凌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泊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答邻国之庆也。”蟹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蟹飞曰：“大王逼胁生

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泊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禳厥梦。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

既明，乃召家僮，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子遗，自此宅不复凶矣。（出《纂异记》）

短 狐

《搜神记》及《鸿范五行传》曰，蜮射生于南方，谓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为主，故曰多蜮。蜮者淫女惑乱之气所生。（出《感应经》）

蜘蛛怨

顷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为网，其形绝大。此僧见蜘蛛，即以物戏打之，蜘蛛见僧来，即避隐。如此数年。一日，忽盛热，僧独于房，因昼寝。蜘蛛乃下在床，啮断僧喉成疮，少顷而卒。蜂蚕有毒，非虚言哉。（出《原化记》）

蜥 蜴

曹叔雅《异物志》曰：鱼跳跳，则蜥蜴从草中下。稍相依

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鱼还水底，蜥蜴还草中。（出《三教珠英》）

殷 琅

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往来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燕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出《异苑》）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婢误以履践杀一人，遂有数百人，着衰麻，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皆是鼠妇，作汤浇杀，遂绝。（出《搜神记》）

南海毒虫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乍赤乍黄。亦呼为篙头虫。传云，伤人立死，既潜噬人，急走于藩篱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新州西南诸郡，绝不产蛇及蚊蝇。余窜南方十年，竟不睹蛇，盛夏露卧，无啮肤之苦。此人谓南方少蛇，以为夷獠所食。别有水蛇，形状稍短，不居陆地，非喷毒啮人者。（出

《投荒杂录》)

诺 龙

南海郡有蜂，生橄榄树上，虽有手足，颇类木叶，抱枝自附，与木叶无别。南人取者，先伐仆树，候叶凋落，然后取之。有水虫名诺龙，状如蜥蜴，微有龙状。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据石上。凡水族游泳过者，至所据之石，即跳跃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双，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传以雌雄俱置竹中，以节间之，少顷，竹节自通。里人货其僵者，幻人以蜂，俱用为妇人惑男子术。（出《投荒杂录》）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蚊子 蛙蛤 金龟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虱 白虫 蚕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禅 蝗化 水蛙
蚓疮 蜂余 熊乃 蠹斯 蛹化

蚊 子

南方尤多蚊子，凡柱楣户牖悉游蚊。循途奔走，居有所营，里栋相接，莫穷其往来。（出《投荒杂录》）

蛙 蛤

南方又有水族，状如蛙，其形尤恶。土人呼为蛤。为臞食之，味美如鹌鹑。及治男子劳虚。（出《投荒杂录》）

金龟子

金龟子，甲虫也，春夏间生于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飞时即不类。泊草蔓上，细视之，真金色龟儿也。行必成双。南人采之阴干，装以金翠，为首饰之物。亦类黔中所产青虫子也。

(出《岭表录异》)

海 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蜈蚣也。虾须长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岭南异物志》)

蜈 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则鸣鼓然火炬，以驱逐之。(出《岭表录异》)

蚊 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未尝曾有%，复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兽，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细且小，因曰细蠖，陈章对齐桓公小虫是也。此虫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于鹿耳中，名嫫媿。嫫媿亦细小也。(出《神异经》)

壁虱

壁虱者，土虫之类，化生壁间。暑月啮人，其疮虽愈，每年及期必发。数年之后，其毒方尽。其状与牛虱无异。北都厩中之马，忽相次瘦劣致毙，所损日甚。主将虽督审刍药勤至，终莫能究。而毙者状类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厩获罪者，已数人矣，皆倾家破产，市马以陪纳，然后伏刑。有一裨将干敏多识，凡所主掌，皆能立功。众所推举，俾其掌厩马。此人勤心养膳，旦夕躬亲。旬月之后，马之殒毙如旧，疑其有他，乃明烛以守之。二鼓之后，马皆立不食，黑者变白，白者变黑。秉炬以视，诸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胜数，乃壁虱所嚼也。五鼓之后，壁虱皆去，一道如绳，连亘不绝。

翌日，而以其事白于帅臣，寻其去踪。于楼中得巨穴焉，以汤灌之。坏楼门穴，得壁虱死者数十斛。穴中大者一枚，长数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杀之。筑塞其处，其害乃绝。（出《录异记》）

白虫

有人忽面上生疮，暑月即甚，略无完皮，异常楚痛。涂尝饵药，不能致效。忽一日，既卧，余烛未灭，同寝者见有物如弦如线，以著其面，因执烛视之，白虫如虱，自瓷枕穴中出，以嚼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视之，白虫无数，因尽杀之，面疮乃愈。（出《录异记》）

蚕 女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

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齧。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配人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

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殓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

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稽圣赋曰：“安有女，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出《原化传拾遗》）

砂 俘 效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郁。

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出《北梦琐言》）

舍 毒

舍毒者，蚊蚋之属，江岭间有之，郴连界尤甚。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盐于上，以物封裹，半日间，毒则解矣。若以手搔，痒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弥甚。湘衡北间有之，其毒稍可。峡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视其生处，即麸盐树叶背上，春间生之，叶卷成窠，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治一切疮毒。收者晒而杀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窍穴而出，飞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尘，色白甚小，视之不见。能昼夜害人，虽帐深密，亦不可断。以粗茶烧之，烟如焚香状，即可断之。又如席铺油帔隔之，稍可灭。（出《录异记》）

老 蛛

泰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寢远。一夕大风，有声轰然，响震山谷。及旦视，即经楼之侈也。楼屋徘徊之中，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

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啖食也。多有网于其上，或遭其黏然縻绊，而不能自解而脱走，则必遭其害矣。于是观主命薪以焚之，臭闻十余里。
(出《玉堂闲话》)

李 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竟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去院门，扑之亦不中。又飞出门，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輶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
(出《稽神录》)

蝗 化

唐天祐末岁，蝗虫生地穴中，生讫。即众蝗衔其足翅而拽出。帝谓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为蜻蜓，洛中皆验之。是岁，群雀化燕。

水 蛙

徐之东界，接沂川，有沟名盘车，相传是奚仲试车之所。沟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瓮，目如碗。昔尝有人，于其项上得药，服之度世。(出《玉堂闲话》)

蚓 疮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苦，举身皆痒，恒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卒。（出《稽神录》）

蜂 馀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居家贫，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唯闻讙讙之声。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巢。客尝患风，因尔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出《稽神录》）

熊 乃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远，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乃，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东来，传呼甚厉。乃弟惧恐，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拥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迨晓，

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滩，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呼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出《稽神录》）

蠹 斯

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每岁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飞。故《诗》称蠹斯子孙众多。蠹斯即蝗属也。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蝻。晋天福之末，天下大蝗，连岁不解。行则蔽地，起则蔽天。禾稼草木，赤地无遗。其蝻之盛也，流引无数，甚至浮河越岭，逾池渡堑，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户入牖，并溷填咽，腥秽床帐，损啮书衣，积日连宵，不胜其苦。郢城县有一农家，豢豕十余头，时于陂泽间，值蝻大至，群豕跃而啖食之，斯须复饫，不能运动。其蝻又饥，啮群豕，有若堆积，豕竟困顿，不能御之，皆为蝻所杀。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为天生杀也。（出《玉堂闲话》）

蝻 化

己酉年，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夏苗。上言，称于陂野间，见有蝻生十数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蛺蝶，飞去。（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人
轩辕国 白民国 欧丝 鞞沐国
泥杂国 然丘 卢扶国 浮折国
频斯 吴明国 女蛮国 都播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鹤民
契丹 沃沮 焦侥

四方蛮夷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中央之人，窍通于口。（出《酉阳杂俎》）

无启民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八年化为人。（出《酉阳杂俎》）

帝女子泽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山，无所依托。东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猥，所育为伧。（出《酉阳杂俎》）

毛 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长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头上皆有毛，如猕猴。毛长尺余，短牦牲。见人则眦目，开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烹食人，舌鼻牵引共戏，不与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丽，一名髯狎。小儿髯可畏也。

轩辕国

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诸天之野，和鸾鸟舞。民食凤卵，饮甘露。（出《博物志》）

白民国

白民之国，有乘黄，状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年。

(出《博物志》)

欧 丝

欧丝之野，女子乃跪，据树欧丝。(出《博物志》)

鞞沐国

越东有鞞沐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剖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烟上，谓之登烟霞，然后成为孝。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非也。见《墨子》。(出《博物志》)

泥杂国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杂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震之击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澜之声在上。或泛巨水，视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国正朔，则序历相符。王接以外宾之礼也。(出《拾遗录》)

然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国，献比翅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彘鼻，衣云霞之布，如今霞布也。经历百余国，方至京师。越铁岨，泛沸海，有蛇州蜂岑。铁岨峭厉，车轮各金刚为辘，比至京师，皆讹说几尽。沸海皆涌起，如剪鱼也。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龙蛇蛟不得近也。经蛇州度，则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末，以此木烟能杀百虫。

经途五十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人并童稚，乃至京师，鬓发皆白。及还至然丘，容貌还复壮。比翼鸟多力，状似鹄，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圣则来翔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神力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卢扶国

卢扶国，燕昭王时来朝。渡玉河万里，方至其国。国无恶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枝。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之卉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让。

寿登百岁已上，拜敬如至亲之礼。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翳掩于尸。闾里吊送，号泣之声，动于林谷。溪原为之止流，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口，至死者骨为埃尘，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表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出《王子年拾遗记》）

浮折国

元封元年，浮折岁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名曰银烛。常以为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帝崩后乃绝。（出《玉子年拾遗记》）

频斯

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不食中国滋味，自有金壶，中有神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年。

其国有大风木为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阴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膝痕二三寸，床前有竹筒长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开辟已来事，人莫能识。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苍颉造书之处。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细引汲。

频斯国民皆多力卷发，不食五谷，月中无影，食桂浆。其人发，引之则长，置则自缩如螺。续此人发以为绳，以及丹井，

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去来井上，征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晋，取而饮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搗雪，则云雾雪止。白蛙化为白雁，入云摇摇遂灭。

此则频斯人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使车马珍服，送之出关。（出《拾遗录》）

吴明国

贞元八年，吴明国贡常燃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揖娄沃沮等国。其土宜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一岁之内，乘云驾鹤者，往往有之。

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土德王，遂愿贡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似玉，其色紫，每修饮饌，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

久而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

国人采其蜜，不逾三二合，如过度，即有风雷之异。若螫人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逮及沉痾眇跛，无不疗焉。（出《杜阳杂编》）

女蛮国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炼水香麻以为色，光浑映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间，而美于中华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纓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文采多异，入水不濡，云有龙油鱼油也。优者更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矣。（出《杜阳杂编》）

都播

都播国，铁勒之别种也，分为三部，自相统摄。其俗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为粮。衣貂鹿之皮，贫者亦缉鸟羽为服。国无刑罚，偷盗者倍征其赃。（出《神异录》）

骨利

骨利国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胜兵四千。地出名马。昼长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东方已曙，盖近日入之所也。（出《神异录》）

突厥

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牴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兵众之后也。西屠，俗染齿令黑。（出《酉阳杂俎》）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有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阿睨首领，仍誓之曰：“自此之后，须以人祭天。常取阿睨。”即取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部落用之。射摩既斩阿睨，至暮还。海神女执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出《酉阳杂俎》）

吐蕃

唐贞元中，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

乞藏遮，遮及诸者。或云，是尚结赞男女。吐蕃乃收尸归营。有百余人，行哭随尸，威仪绝异。使一人立尸旁代语，使一人问，“疮痛乎？”代语者曰：“痛。”即膏药涂之。又问曰：“食乎？”代者曰：“食。”即为具食。又问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问：“归乎？”代者曰：“归。”即具舆马，载尸而去。译语者传也。若此异礼，必其国之贵臣也。（出《咸通录》）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饌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镜。有玉樽玉筩，取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石边有脯焉，味如獐脯。饮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间人，与天同生，虽男女不夫妇，故言不生死。（出《神异记》）

鹤 民

西北海戌亥之地，有鹤民国。人长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飞，每为海鹤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机巧，每为鹤患。常刻木为己状，或数百，聚于荒野水际，以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后见真者过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涧溪岸之旁，穿穴为国，或三十步五十步为一国，如此不啻千万。春夏则食路草实，秋冬食草根，值暑则裸形，遇寒则编细草为衣。亦解服气。（出《穷神秘苑》）

又

一说，四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谕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虽畏海鹤，陈章与齐桓公言，鹄遇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鹄中不死，而鹄亦一举千里。陈章与齐桓公所言小人也。（出《神异录》）

契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人问之。至所谓筮却日也，此地以为常，寻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胸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出《稽神录》）

沃沮

毋丘俭遣王倾追高丽王宫，尽沃沮东东界。问其耆老，海东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尝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

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随浪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

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出《博物志》)

焦 饶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余，头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焦饶国人。(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罗 东女国 廩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牁 龟 兹乾陀国

新 罗

新罗国，东南与日本邻，东与长人国接。长人身三丈，锯牙钩爪，不火食，逐禽兽而食之，时亦食人。裸其躯，黑毛覆之。其境限以连山数千里，中有山峡，固以铁门，谓之铁关。常使弓弩数千守之，由是不过。（出《纪闻》）

又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笮，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笮，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旁笮不知也。至蚕时，止一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悉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缲之，不供。

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笮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笮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笮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出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去，以金锥插于石罅。旁笮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贍其弟，弟云：“我或

如兄得金锥也。”旁笮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

弟蚕之，止得一金如常者。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糖三版乎？尔欲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糖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又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读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义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辞之。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闻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惭以贪吝衣食，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出《云溪友议》）

又天宝初，使赞善大夫魏曜使新罗，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惮之。有客曾到新罗，因访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波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余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宅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余，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余人，尽烹之，相与食啖。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虏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

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其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缢而下，诸人更相继下，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余矣。络绎下山，须臾至岸，既不及船，唬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出《纪闻》）

又近有海客往新罗，次至一岛上，满地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搅茶，随搅随消焉。（出《酉阳杂俎》）

又六军使西门思恭，常衔命使于新罗。风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沧溟，罔知边际。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畴物景，遂登陆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长五六丈，衣裾差异，声如震雷，下顾西门，有如惊叹。于时以五指撮而提行百余里，入一岩洞间，见其长幼群聚，递相呼集，竞来看玩。言语莫能辨，皆有欢喜之容，如获异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来看守之。信宿之后，遂攀缘跃出其坑，径寻旧路而窜。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挥剑，断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缆。舟中水尽粮竭，经月无食，以身上衣服，啗而啖之。后得达北岸，遂进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库。洎拜主军，宁以金玉遗人，平生不以饮馔食客，为省其绝粮之难也。（出《玉堂闲话》）

东女国

东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与茂州邻，有八十余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兵

万人，散山谷，号曰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王侍左右女数百人。王死，国中多敛物，至数万。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大王死，则小王位之，或姑死妇继。无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裙，平领衫，其袖委地。以文锦为小髻，饰以金耳垂珰。足履素靴。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有鸟如雉，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视之，有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灾。其俗名为鸟卜。人死则纳骨肉金瓶中，和金屑而埋之。（出《神异记》）

廩 君

李时，字玄休，廩君之后，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丹穴者，名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绵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出而争焉，于是务相以矛刺穴。能著者为廩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为廩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廩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

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无行。”廩君曰：“我当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廩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廩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不宜，将去汝。”盐神受

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鷹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

廩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廩君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以赋为賚，因谓之賚人焉。（出《录异记》）

大食国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出《酉阳杂俎》）

私阿修国

私阿修国金辽山寺中，有石罽，众僧饮食将尽，向石罽作礼，于是饮食悉具。（出《酉阳杂俎》）

俱振提国

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人验之，不妄。（出《酉阳杂俎》）

牂 牯

獠在牂牯，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焙沙自处，但出其面。（出《酉阳杂俎》）

龟 兹

古龟兹国主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蛇龙。时有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至龙所，见龙卧，将斩之。思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为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遂乘龙而行。（出《酉阳杂俎》）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阆置女市，以收钱。（出《十三州志》）

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

婆逻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为厌法，王领家出宫，首领代王焉，一

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乐，至岁穷。

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著甲。众人执瓦石棒棍，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

乾陀国，昔有王神男多谋，号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縹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縹谒王。縹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衣此手迹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縹。王怒，问藏臣，藏臣曰：“縹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縹，并重叠积之，手染郁金香，柘于縹上，千万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此剑裁娑陀婆恨王手足，无以寝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给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元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凡统领教习，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伽王。伽王知其伪，且自恃神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者，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阗 乌菴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羌 扶楼 交趾 南越
 尺郭 顿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拔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苗 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翼，不能飞，名曰苗民。书曰：窜三苗于三危，四裔，为人饕餮，淫佚无理，舜窜之于此。（出《神异经》）

奇 肱

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久下，奇肱人车至于豫州界中。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复至，乃使乘车遣归。其国去玉门西万里。（出《博物志》）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处。人遇其乘车，抵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物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出《博物志》）

于 阗

后魏，宋云使西域，行至于阗国。国王头著金冠，以鸡帟，头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出《洛阳伽蓝记》）

乌 菴

乌菴国，四熟之稻，苗高没骆驼，米大如小儿指。（出《洽闻记》）

又乌菴国民，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则当时即决。（出《洛阳伽蓝记》）

汉槃陀国

汉槃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阳伽蓝记》）

苏都识匿国

苏都识匿国有野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键，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中。其窟不知深浅。（出《酉阳杂俎》）

马 留

马伏波有余兵十余家，不返，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饮食与华同。山川移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出《酉阳杂俎》）

武宁蛮

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著芒心接离，名曰亭綬。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磐瓠初死，置于

树上，以笄刺之，其后化为象。临邑县有雁翅以御者。（出《酉阳杂俎》）

悬渡国

乌耗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出《酉阳杂俎》）

飞头獠

邕鄱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千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离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无目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欲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王子年拾遗》言， 汉武时，因墀国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海，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以耳为翼，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蹄 羌

蹄羌之国，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马蹄。常自鞭其胫。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扶 楼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楼之国，其人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里。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

或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虎，或口中吐人于掌中，备百兽之乐，旋转屈曲于指间。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欸忽，炫于时，乐府皆传此伎，代代不绝。故俗谓婆侯伎，则扶楼之音讹替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交 趾

交趾之地，颇为膏腴，从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气惨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其民为雄民。有君长，亦曰雄王；有辅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为雄将。（出《南越志》）

南 越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陀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陀知其故，却垒息卒，还戎武宁县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出《南越志》）

尺 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其长。朱衣缟带，以赤蛇绕其项。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食，以雾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黄父。（出《神异经》）

顿 逊

顿逊国，梁武朝，时贡方物。其国在海岛上，地方千里，属扶南北三千里。

其俗，人死后鸟葬。将死，亲宾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而色红，飞来万万，家人避之，鸟啄肉尽，乃去。即烧骨而沉海中也。（出《穷神秘苑》）

堕婆登国

堕婆登国在林邑东，南接诃陵，西接述黎。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书于贝多叶。死者口实以金缸，贯于四支，然后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龙脑，积薪燔之。（出《神异经》）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若有所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独异志》）

诃陵国

诃陵在真腊国之南，南海洲中，东婆利，西堕婆，北大海。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以棕皮覆之。以象牙为床，以柳花为酒，饮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与常人居止宿处，即令身上生疮。与之交会，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椰树为酒，味甘，饮之亦醉。（出《神异录》）

真腊国

真腊国在欢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

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出《朝野僉载》）

留仇国

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采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锁，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出《朝野僉载》）

木客

郭仲产《湘州记》云，平乐县西七十里，有荣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儿，歌哭衣裳，不异于人。而伏状隐现不测。宿至精巧。时市易作器，与人无别。就人换物亦不计其值。今昭州平乐县（出《洽闻记》）

缴濮国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

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出《广州记》）

木饮州

木饮州，朱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出《酉阳杂俎》）

阿萨部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出《酉阳杂俎》）

孝忆国

孝忆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围木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睛，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妖，不识佛法，有妖祠三百余所。马步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忆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纆铺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咸。土俗伺海潮落

之后，平地收鱼以为食。（出《酉阳杂俎》）

婆弥烂国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已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出《酉阳杂俎》）

拨拔力国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略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未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人，赍縹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出《酉阳杂俎》）

昆吾

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朱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簿霜，味苦；月尽，盐亦尽。又其国累堑为丘，象浮图，有三层。尸乾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屋，中悬衣服彩缯，哭化之。（出《酉阳杂俎》）

绣面獠子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有绣面獠子，盖雕题之遗俗也。（出《酉阳杂俎》）

五溪蛮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余临江高山，半助凿龕以葬之，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祠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出《朝野僉载》）

堕雨儿

魏时，河间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长五六寸许。自云，家在海东南，因有风雨，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传所述。（出《述异记》）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国 南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弥国 南诏 獠妇 南中僧
番禺 岭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狗 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刘恂云，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

又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蔽面，身有毛如狢。

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明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

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竟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

至者，虑有灾祸。

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果见捕得三四十枚以归，烹而充食。

后行两日，遇一洲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又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皆食之。（出《岭表录异》）

南 蛮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其温柔不下于挟纩也。俗云，鹅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婴儿，辟惊痫也。（出《岭表录异》）

缚妇民

缚妇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趋墟路值之。俟过，即共擒缚归。一二月，与其妻首罪。俗谓之缚妇也。（出《南海异事》）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缛发。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毳膏其发。至五六月，稻禾熟，民尽髡鬻于市。既髡，复取

彘膏涂，来岁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异事》）

又

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出《南海异事》）

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出《南海异事》）

日南

《天宝实录》云，日南厖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出《酉阳杂俎》）

拘弥国

顺宗即位年，拘弥之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类燕，其声清亮，不并寻常禽鸟，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异，遂盛于火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并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羽毛。

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将入江海，可长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游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之于左臂。毒龙畏之，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异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

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赍至京师，洁冷如故，虽盛暑赫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冰冻无异。

变昼草，类芭蕉，可长数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其上緘以胡画。及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贵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矣。”（出《杜阳编》）

南 诏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貽厥。”清平官赵叔达曰：“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献睵弄拣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出《玉溪编事》）

獠 妇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出《南楚新闻》）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为师郎。或有疾，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斋。（出《投荒杂录》）

又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皆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出《岭表录异》）

番 禺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

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苻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苻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闲话》）

又

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媪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采取为神。又云，采鹊巢中，获两小石，号鹊枕，此日得之者佳。妇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珰而偿其直者。（出《投荒录》）

岭南女工

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醢盐菹鮓者，得为大好女矣。斯岂遐裔之天性欤！故俚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出《投荒录》）

芋羹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

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筍，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筍，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曰：“卖灯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以修饌。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珍。”闻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闻》）

蜜 啣

岭南僚民好为蜜啣，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啣啣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啣啣作声，故曰蜜啣。（出《朝野僉载》）

南 州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索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遣县令主簿自荷而行。

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车马也。泊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

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谒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

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和调在醢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斋，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李娃传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向行简为传述。

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

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贍，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扇。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僮，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遂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给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馔。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

俄徙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烛进馔，品味甚盛。彻馔，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

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僮。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

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姬逆访之曰：“何久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茜，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

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覘之，某当继至。”

生遂往，至旧宅，门扁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弛其装服，质馕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

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高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懣，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纆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贖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

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矚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

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

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媵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

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凜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

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瘞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搯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瓿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

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麀肆。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疔，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懑绝倒，口不能言，颌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恻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

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蹶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迄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贖，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馔。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羨，愿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苍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黜也。

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

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

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出《异闻录》）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昌生七岁，蹇捷过人，能拄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

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

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

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俱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觝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

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

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踏道弃，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

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

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

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依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覲，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缿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

元和中，颍川陈洪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覲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犂河间蓟州佣调缿布，驾鞮连鞮，辇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鄜间，有人襁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

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柳氏传（许尧佐撰）

天宝中，昌黎韩翃有诗名，性颇落托，羈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翃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翃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

李生素重翃，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饌请翃饮。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翃惊栗避席曰：“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翃之费。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

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翃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

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翊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

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恻。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

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駮牛驾辘轳，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处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辘辘，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翊大不胜情。

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纁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闥，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

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

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浍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埋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 无双传

长恨传 （陈鸿撰）

唐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万数，无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

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焜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淡荡其间。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膩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垂金珰。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

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独能致是；盖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

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主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欢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其为人心羡慕如此。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牦纓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欷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杳而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惘然。指碧

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余具国史。至宪宗元和元年，周至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居易歌曰：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令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肩，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空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劈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无双传 （薛调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与母同归外氏。震有女曰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如是者凡数岁，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约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见其婚室。无双端丽聪慧，我深念之，异日无令归他族，我以仙客为托。尔诚许我，瞑目无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静自颐养，无以他事自挠。”其姊竟不痊。

仙客护丧，归葬襄邓。服阕，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广后嗣。无双长成矣，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于是饰装抵京师。时震为尚书租庸使，门馆赫奕，冠盖填塞。仙客既覩，置于学舍，弟子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姿质明艳，若神仙中人，仙客发狂，唯恐姻亲之事不谐也。遂鬻囊橐，得钱数百万，舅氏舅母左右给使。达于厮养，皆厚遗之。又因复设酒馔，中门之内，皆得入之矣。诸表同处，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姬，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舅母曰：“是我所愿也，即当议其事。”又数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许之。’模样云云，恐是参差也。”仙客闻之，心气俱丧，达旦不寐，恐舅氏之见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一家惶骇，不测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

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与尔无双。”仙客闻命，惊喜拜谢。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驄，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楮，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辎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

后知克复，京师重整，海内无事，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马彷徨之际，忽有一人马前拜。熟视之，乃旧使苍头塞鸿也。鸿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谓鸿曰：“阿舅舅母安否？”鸿云：“并在兴化宅。”仙客喜极云：“我便过街去。”鸿曰：“某已得从良，客户有一小宅子，贩缿为业。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饮饌甚备。至昏黑，乃闻报曰：“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号绝，感动邻里。谓鸿曰：“四海至广，举目无亲戚，未知托身之所。”又问曰：“旧家人谁在？”鸿曰：“唯无双所使婢采苹者，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仙客曰：“无双固未见期，得见采苹，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具道本末，愿纳厚价，以赎采草。”遂中深见相知，感其事而许之。仙客税屋，与鸿苹居。塞鸿每言郎君年渐长，合求官职，

悒悒不乐，何以遣时？仙客感其言，以情恳告遂中。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齐运以仙客前御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

累月，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宿长乐驿。毡车子十乘下讫。仙客谓塞鸿曰：“我闻宫嫔选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无双在焉，汝为我一窥，可乎？”鸿曰：“宫嫔数千，岂便及无双？”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仍给钱三千。约曰：“坚守茗具，无暂舍去，忽有所睹，即疾报来。”塞鸿唯唯而去。宫人悉在帘下，不可得见之，但夜语喧哗而已。至夜深，群动皆息，塞鸿涤器构火，不敢辄寐，忽闻帘下语曰：“塞鸿塞鸿，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呜咽。塞鸿曰：“郎君见知此驿，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鸿问候。”又曰：“我不久语，明日我去后，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取书送郎君。”言讫便去。忽闻帘下极闹，云：“内家中恶，中使索汤药甚急。”乃无双也。塞鸿疾告仙客，仙客惊曰：“我何得一见？”塞鸿曰：“今方修渭桥，郎君可假作理桥官，车子过桥时，近车子立，无双若认得，必开帘子，当得瞥见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车子，果开帘子，窥见，真无双也。仙客悲感怨慕，不胜其情。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花笺五幅，皆无双真迹，词理哀切，叙述周尽。仙客览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诀矣。其书后云：“常见敕使说，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归本官。

遂寻访古押衙，则居于村墅。仙客造谒，见古生。生所愿，必力致之，缙彩宝玉之赠，不可胜纪。一年未开口。秩满，闲居于县，古生忽来，谓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于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实

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脑数四曰：“此事大不易，然与郎君试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见，岂敢以迟晚为限耶？”半岁无消息。

一日扣门，乃古生送书，书云：“茅山使者回，且来此。”仙客奔马去，见古生，生乃无一言。又启使者，复云：“杀却也，且吃茶。”夜深，谓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仙客以采苹对，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归。”后累日，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心甚异之，令塞鸿探所杀者，乃无双也。仙客号哭，乃叹曰：“本望古生，今死矣，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

是夕更深，闻叩门甚急，及开门，乃古生也，领一篋子入，谓仙客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心头微暖，后日当活。微灌汤药，切须静密。”言讫，仙客抱入阁子中，独守之。至明，遍体有暖气。见仙客，哭一声遂绝，救疗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于舍后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仙客惊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报郎君恩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篋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门外有檐子一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挈无双便发，变姓名浪迹以避祸。”言讫，举刀，仙客救之，头已落矣，遂并尸盖覆讫。未明发，历四蜀下峡，寓居于渚宫。悄不闻京兆之耗，乃挈家归襄邓别业，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

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

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何其异哉！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蒋防撰）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抉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

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愜。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

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鸚鵡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容仪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遂命酒馔，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

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

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篋之内。自尔婉变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

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恶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愜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

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

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刍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绉衫，挟朱弹，丰神隽美，

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觐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迂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妆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龟勉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唏嘘。

顷之，有酒馔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

生忽见玉纒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袿裆，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

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屏钿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鬣一，驴驹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

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 （元稹撰）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

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

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

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绮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试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

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

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

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

之，君之惠也；则殒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悻，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嘘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寢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使不绝。兼乱丝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

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侬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乘鹭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冪冪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

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 冥音录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有黄衣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直乞宿，无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责黄衣曰：“门外谓谁？”黄衣曰：“有客有客。”

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余问谁大宅，黄衣曰：“但进，无须问。”入十余门，至大殿，蔽以珠帘，有朱衣黄衣阍人数百。立阶，左右曰：“拜。”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君不当来，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叶，将归失道，恐死豺虎，敢托命。”语讫，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便上殿来见。”太后着练衣，状貌瑰玮，不甚年高。劳余曰：“行役无苦乎？”召坐。

食顷，闻殿内有笑声。太后曰：“今夜风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寻，况又遇嘉宾，不可不成一会。”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见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从中至，从者数百。前立者一人，

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复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迎杨家潘家来。”久之，空中见五色云下，闻笑语声寝近。太后曰：“杨家至矣。”忽车音马迹相杂，罗绮焕耀，旁视不给。有二女子从云中下，余起立于侧，见前一人，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谒，拜如臣礼。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视，小质洁白，齿极卑，被宽博衣。太后曰：“齐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进饌，少时饌至，芳洁万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尽如王者。

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数幸华清宫，扈从不得至。”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潘妃向玉奴说，懊恼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故不得时谒耳。”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对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无嫌，但言之。”余曰：“民间传圣武。”太后首肯三四。

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年少女子。酒环行数周，乐亦随辍。太后请戚夫人鼓琴，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引琴而鼓，其声甚怨。

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诸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

与笺笔，逡巡诗成。太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嫱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诗曰：“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再三邀余作诗，余不得辞，遂应命作诗曰：“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座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诗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宜负也。”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急，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光帝贵妃，不可言其他。”乃顾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眉羞恨。

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忽闻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见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还，便别矣，幸无忘向来欢。”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竟辞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时始明矣，余就大安里，

问其里人，里人云：“此十余里，有薄后庙。”余却回，望庙宇，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抚之以道，近于成人，因寓家庐江。侃既死，虽侃之宗亲居显要者，绝不相闻。庐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强。

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范奴，风容不下，善鼓箏，为古今绝妙，知名于时。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伤焉。二女幼传其艺。长女适邑人丁玄夫，性识不甚聪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所未至，其母辄加鞭捶，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母亦哀而悯焉。

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其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簿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箏导诸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得出入主第。私许我归，成汝之愿，

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亦上累于主。’”复与其母相持而泣。

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箏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声调哀怨，幽幽然鸱啼鬼啸，闻之者莫不嘘唏。曲有《迎君乐》、《秦王赏金歌》、《广陵散》、《行路难》、《上江虹》、《晋城仙》、《丝竹赏金歌》、《红窗影》。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榭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帝秘其调极切，恐为诸国所得，故不敢泄。岁摄提，地府当有大变，得以流传人世。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非偶然也。会以吾之十曲，献阳地天子，不可使无闻于明代。”于是县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璠亲召试之，则丝桐之音，枪縱可听，其差琴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

母令小女再拜，求传十曲，亦备得之，至暮诀去。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果令送至扬州，一无差错。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白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

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翼翌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曠，不知时之早晚。县宰黎谓留饮数巡，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辎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雾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至是不知所届矣。

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雪努愈甚。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闻人应：“老病僧智高在此。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从以致火烛。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兼撤所藉刍稿分用，委质可矣。”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出外。”曰：“贫道俗姓安，生在碛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到

此未几，房院 芜，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如来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导师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

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遂闻云：“极好雪，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及闻人曰：“路其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自虚昏昏然，莫审其形质，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其人先发问自虚云：“客何故瑯瑯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其人因请自虚姓名，对曰：“进士成自虚。”自虚亦从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请各称其官及名氏。”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锐金姓奚。”此时则似周坐矣。

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茫然如失，口喏眸眙，尤所不测。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于维系，巍巍道德，可谓首出济流。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

性顽钝。阙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羁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近蒙本院转一虚衔，意在苦求脱免。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放未敢。”

自虚曰：“今夕何夕，得闻佳句。”倚马又谦曰：“不揆荒浅，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羁情。”合座咸曰：“太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中正谓高公曰：“比闻朔漠之士，吟讽师丈佳句绝多，今此是颖川，况侧聆卢曹长所念，开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满座渴咏，岂不能见示三两首，以沃群矚？”高公请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园。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今去市肆若远，夜艾兴余，杯觞固不可求，炮炙无由而致，宾主礼阙，惭恧空多。吾辈方以观心朵颐，而诸公通宵无以充腹，赧然何补？”高公曰：“吾闻嘉话可以忘乎饥渴，祇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攻城犒士，为己所长。但以十二因缘，皆从觞起；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何门而得离火宅？”

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高公大笑，乃曰：“释氏尚其清净，道成则为正觉，觉则佛也。如八郎向来之谈，深得之矣。”倚马大笑。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实愿观宝。和尚岂以自虚远客，非我法中而见鄙之乎？且和尚器识非凡，岸谷深峻，必当格韵才思，贯绝一时；妍妙清新，摆落俗态。岂终秘咳唾之余思，不吟一两篇，以开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请，事则难于固违，况老僧残

疾衰羸，习读久废，章句之道，本非所长，却是朱八无端挑抉吾短。然于病中偶有两篇自述，匠石能听之乎？”曰：“愿闻。”其诗曰：“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又闻满座称好声。移时不定，去文忽于座内云：“昔王子猷访戴安道于山阴，雪夜皎然，及门而返，遂传何必见戴之论。当时皆重逸兴，今成君可谓以文会友，下视袁安、蒋诩。吾少年时，颇负隼气，性好鹰鹞，曾于此时，畋游驰骋。吾故林在长安之巽维，御宿川之东峙。咏雪有献曹州房一篇，不觉诗狂所攻，辄污泥高鉴耳。因吟诗曰：‘爱此飘飘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踞川原喜北风。’献诗讫，曹州房颇甚赏仆此诗，因难云：‘呼雪为公，得无检束乎？’余遂征古人尚有呼竹为君，后贤以为名论，用以证之。曹州房结舌，莫知所对。然曹州房素非知诗者，乌大尝谓吾曰：‘难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远官，参东州军事，相去数千。苗十气候哑吒。凭恃群亲，索人承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诸？”锐金曰：“安敢当。不见苗生几日？”曰：“涉旬矣，然则苗子何在？”去文曰：“亦应非远。知吾辈会于此，计合解来。”

居无几，苗生遽至。去文伪为喜意，拊背曰：“适我愿兮。”去文遂引苗生与自虚相揖，自虚先称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宾主相谕之词，颇甚稠沓。锐金居其侧曰：“此时则苦吟之矣，诸公皆由，老奚诗病又发，如何如何？”自虚曰：“向者承奚生眷与之分非浅，何为尚吝瑰宝，大失所望？”锐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贻广席一嘘乎？”辄念三篇近诗云：“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鹤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

常怀纪涓恩。欲知 野态，霜晓叫荒村。”锐金吟讫，暗中亦大闻称赏声。

高公曰：“诸贤勿以武士见待朱将军，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属文，而乃犹无所言，皮里臧否吾辈，抑将不可。况成君远客，一夕之聚，空门所谓多生有缘，宿鸟同树者也。得不因此留异时之谈端哉？”中正起曰：“师丈此言，乃与中正树荆棘耳。苟众情疑阻，敢不唯命是听。然卢探手作事，自贻伊戚，如何？”高公曰：“请诸贤静听。”中正诗曰：“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高公叹曰：“朱八文华若此，未离散秩，引驾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马曰：“扶风二兄，偶有所系，吾家龟兹苍文毙甚，乐喧厌静，好事挥霍，兴在结束，勇于前驱。此会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谓介立曰：“胃家兄弟，居处匪遥，莫往莫来，安用尚志。《诗》云：‘朋友攸摄，’而使尚有遐心，必须折简见招，鄙意颇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访胃大去，方以论文兴酣，不觉迟迟耳。敬君命予，今且请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诺”。介立乃去。

无何，去文于众前，窃是非介立曰：“蠢兹为人，有甚爪距。颇闻洁廉，善主仓库。其如蜡姑之丑，难以掩于物论何？”殊不知介立与胃氏相携而来，及门，瞥闻其说。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斗伯比之直下，得姓于楚远祖樊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礼经》。奈何一敬去文，盘瓠之余，长细无别，非人伦所齿。只合驯狎稚子，犷守酒旗，谄同妖狐，窃脂媚灶，安敢言人之长短。我若不呈薄艺，敬子谓我咸秩无文，使诸人异日藐我。今对师丈念一篇恶诗，且看如何？”诗曰：“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

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自虚颇甚佳叹。去文曰：“卿不详本末，厚加矫诬。我实春秋向戌之后，卿以我为盘瓠，如辰阳比房，于吾殊所华阔。”中正深以两家献酬未绝为病，乃曰：“吾愿作宜僚以释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实与向家焚皇，春秋时屡同盟会。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毁祖宗？语中忽有绽露，是取笑于成公齿冷也。且尽吟咏，固请息喧。”

于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与自虚相见，初襜褕然若自色，二人来前，长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虚亦称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于广众延誉胃氏昆弟：“潜迹草野，行著及于名族；上参列宿，亲密内达肝胆。况秦之八水，实贯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闻弟新有题旧业诗，时称甚美，如何得闻乎？”藏瓠对曰：“小子谬厕宾筵，作者云集，欲出口吻，先增惭怍。今不得已，尘汗诸贤耳目。诗曰：“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从离子卯，应见海桑田。”介立称好：“弟他日必负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敛躬谢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群彦，兄揄扬太过，小子谬当重言，若负芒刺。”座客皆笑。

时自虚方聆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将谓有讥，潜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马对曰：“朱八世与炮氏为仇，恶闻发劓之说而去耳。”自虚谢不敏。

此时去文独与自虚论诘，语自虚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达节。摇尾求食，猛虎所以见几，或为知己吠鸣，不可以主人无德，而废斯义也。去文不才，亦有两篇言志奉呈。”诗曰：“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毳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从禽。”

自虚赏激无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夸旧制，忽闻远寺撞钟。则比膊鎗然声尽矣。注目略无所睹，但觉风雪透窗，臊秽扑鼻。唯窅飒如有动者，而厉声呼问，绝无由答。自虚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扪撻。退寻所系之马，宛在屋之西隅，鞅鞞被雪，马则屹柱而立。迟疑间，晓色已将辨物矣。乃于屋壁之北，有橐驼一，贴腹跪足，僂耳韶口。自虚觉夜来之异，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轩下，俄又见一瘁瘠乌驴，连脊有磨破三处，白毛茁然将满。举视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见一老鸡蹲焉。前及设像佛宇塌座之北，东西有隙地数十步。牖下皆有彩画处，土人曾以麦稔之长者，积于其间，见一大驳猫儿眠于上。咫尺又有盛饷田浆破瓠一，次有牧童所弃破笠一，自虚因蹴之，果获二刺猬，蠕然而动。

自虚周求四顾，悄未有人，又不胜一夕之冻乏，乃揽辔振雪，上马而去。绕出村之北，道左经柴栏旧圃，睹一牛踏雪斫草。次此不百余步，合村悉犖粪幸此蕴崇。自虚过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齐裸，其状甚异，睥睨自虚。

自虚驱马久之，值一叟，辟荆扉，晨兴开径雪，自虚驻马讯焉。对曰：“此故友右军彭特进庄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间有似迷途者。”自虚语及夜来之见，叟倚簪惊讶曰：“极差，极差。昨晚天气风雪，庄家先有一病橐驼，虑其为所毙，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数日前，河阴官脚过，有乏驴一头，不任前去。某哀其残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绊。彼栏中瘠牛，皆庄家所畜。适闻此说，不知何缘如此作怪。”自虚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馁冻且甚，事有不可率话者，大略如斯，难于悉述。”遂策马奔去，至赤水店，见僮仆，方诘其主之相失，始忙于求访。自虚慨然，如丧魂者数日。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谢小娥传 （李公佐撰）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僮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

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迺后尝梦父告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夫告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车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

“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牒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

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兰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兰妻兰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

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复父夫之仇毕，归本里，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蒋律师。

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见新戒者数

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侍师之左右。中有一尼问师曰：“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师曰：“然”。曰：“使我获报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顾余悲泣。余不之识，询访其由。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写记申兰、申春，复父夫之仇，志愿粗毕，经营终始艰苦之状。小娥又谓余曰：“报判官恩，当有日矣，岂徒然哉。”

嗟乎！余能辨二盗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辞，聪敏端特，炼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无絮帛，斋无盐酪；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

后数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杨娼传（房千里撰）

杨娼者，长安里中之殊色也。态度甚都，复以冶容自喜。王公钜人享客，竟邀致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诸籍中，大售于时矣。

岭南帅甲，贵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帅甚悍。先约，设

有异志者，当取死白刃下。帅幼贵，喜淫，内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阴出重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馆之他舍。公余而同，夕隐而归。娼有慧姓，事帅尤谨。平居以女职自守，非其理，不妄发。复厚帅之左右，咸能得其欢心。故帅益嬖之。

会间岁，帅得病，且不起。思一见娼，而惮其妻。帅素与监军使厚，密遣导意，使为方略。监军乃给其妻曰：“将军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调者视之，瘳当速矣。某有善婢，久给事贵室，动得人意。请夫人听以婢安将军四体，如何？”妻曰：“中贵人信人也，果然。于吾无苦耳，可促召婢来。”监军即命娼冒为婢以见帅，计未行而事泄，帅之妻乃拥健婢数十，列白挺，炽膏镬于庭而伺之矣。须其至，当投之沸鬲。帅闻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几累于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脱其虎喙，不然，且无及矣。”乃大遗其奇宝，命家僮傍轻舸。卫娼北归，自是帅之愤益深，不逾旬而物故。

娼之行适及洪矣，问至，娼乃尽返帅之赂，设位而哭曰：“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

非烟传（皇甫枚撰）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瓿，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

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

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间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以所题密缄之，祈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盖鄙武生龌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无力严妆倚绣枕，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赢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乌丝阑为回简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觐，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莫孤短韵，宁爽后期；恍惚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蕤。诗曰：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

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缸，泛金徽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緘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愿，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讫，召门姬，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息。

一日将夕，门姬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逾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重，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跻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缸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

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

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

无何，烟数以细过挹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去，业搏之，得其半襦。

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

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泾州之东二十里，有故薛举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广袤数里，蒹葭丛翠，古木萧疏，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测其浅深者，水族灵怪，往往见焉，乡人立祠于旁，曰“九娘子神”，岁之水旱祲禳，皆得祈请焉，又州之西二百余里，朝那镇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神灵应，则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在镇日，自仲夏之初。数数有云气，状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兴，至于激迅风，震雷电，发屋拔树，数刻而止。伤人害稼，其数甚多。宝责躬励己，谓为政之未敷，致阴灵之所谴也。

至六月五日，府中视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犹未熟，见一武士冠鍪被铠，持钺而立于阶下，曰：“有女客在门，欲申参谒，故先听命。”宝曰：“尔为谁乎？”曰：“某即君之阍者，效役有年矣。”宝将诘其由，已见二青衣历阶而升，长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来告谒，故先使下执事致命于明公。”宝曰：“九娘子非吾通家亲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犹未终，而见祥云细雨，异香袭人。俄有一妇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质窈窕，凭空而下，立庭庑之间。容仪绰约，有绝世之貌。侍者十余辈，皆服饰鲜洁，有如妃主之仪。顾步徊翔，渐及卧所。宝将少避之，以候期意。侍者趋进而言曰：“贵主以君之高义，可申诚信之托，故将冤抑之怀，

诉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难乎？”宝遂命升阶相见，宾主之礼，颇甚肃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气充庭，敛态低鬟，若有忧戚之貌。宝命酌醴设饌，厚礼以待之。

俄而敛袂离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园，绵历多祀，醉酒饱德，蒙惠诚深。虽以孤枕寒床，甘心没齿，茆罄有托，负荷逾多。但以显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于情礼，岂暇緘藏？倘鉴幽情，当敢披露。”宝曰：“愿闻其说。所冀识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显为辞？君子杀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汤火，旁雪不平，乃宝之志也。”对曰：“妾家世会稽之鄞县，卜筑于东海之潭，桑榆坟陇，百有余代。其后遭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篡绍几绝，不忍戴天，潜遁幽岩，沈冤莫雪。至梁天监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龙宫，入枯桑岛，以烧燕奇味，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以求异宝。寻闻家仇庾毗罗，自鄞县白水郎，弃官解印，欲承命请行，阴怀不道。因使得入龙宫，假以求货，覆吾宗嗣，赖杰公敏鉴，知渠挟私请行，欲肆无辜之害，虑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虑其后患，乃率其族，韬光灭迹，易姓变名，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披榛凿穴，筑室于兹，先人弊庐，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为灵应君，寻受封应圣侯；后以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又封普济王，威德临人，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良人以世袭猛烈，血气方刚，宪法不拘，严父不禁，残虐视事，礼教蔑闻。未及期年，果貽天谴，覆宗绝嗣，削迹除名。唯妾一身，仅以获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终违命。王侯致聘，接轸交辕，诚愿既坚，遂欲自刳。父母怒其刚烈，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音问不通，于今三纪。虽慈颜未复，温清久违，离群索居，甚为得志。近

年为朝那小龙，以季弟未婚，潜行礼聘，甘言厚币，峻阻复来。灭性毁形，殆将不可。朝那遂通好于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权徙居于王畿之西，将质于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夺，乃令朝那纵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余人，付以兵仗，逆战郊原，众寡不敌，三战三北，师徒倦弊，犄角无怙。将欲收拾余烬，背城借一，而虑晋阳水急，台城火炎。一旦攻下，为顽童所辱，纵没于泉下，无面石氏之子。故《诗》云：‘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此卫世子孀妇自誓之词。又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邵伯听讼，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袭贞女也。今则公之教，可以精通显晦，贻范古今。贞信之教，故不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余力，少假兵锋，挫彼凶狂，存其鳏寡。成贱妾终天之誓，彰明公赴难之心。辄具志诚，幸无见阻。”

宝心虽许之，讶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观其词，乃曰：“边徼事繁，烟尘在望，朝廷以西鄙陷虏，芜没者三十余州。将议举戈，复其土壤，晓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举。空多愤悱，未暇承命。”对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为城，汉水为池，尽有荆蛮之地。籍父兄之资，强国外连，三良内助。而吴兵一举，鸟迸云奔，不暇婴城，迫于走免，宝玉迁徙，宗社凌夷，万乘之灵，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师于嬴氏，血泪污于秦庭，七日长号，昼夜靡息。秦伯悯其祸败，竟为出师，复楚退吴，仅存亡国。况芊氏为春秋之强国，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尽兵穷，委身折节，肝脑涂地，感动于强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贞，狂童凌其寡弱，缀旒之急，安得不少动仁人之心乎？”宝曰：“九娘子灵宗异派，呼吸风

云，蠢尔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于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对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罗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余人，散居吴越之间，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亲。若以遣一介之使，飞咫尺之书，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罗水，率维扬之轻锐，征八水之鹰扬。然后檄冯夷，说巨灵，鼓子胥之波涛，混阳侯之鬼怪，鞭驱列缺，指挥丰隆，扇疾风，翻暴浪，百道俱进，六师鼓行，一战而成功。则朝那一鳞，立为齏粉；泾城千里，坐变污渚。言下可观，安敢谬矣。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具存，固非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于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销声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诚款，终以多事为词，则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责也。”宝遂许诺，卒爵撤馔，再拜而去。宝及晡方寤，耳闻目览，恍然如在。

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于湫庙之侧。是月七日，鸡初鸣，宝将晨兴，疏牖尚暗。忽于帐前有一人，经行于帷幌之间，有若侍巾栉者。呼之命烛，竟无酬对，遂厉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灯烛见迫也。”宝潜知异，乃屏气息音，徐谓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对曰：“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师徒，救其危患，但以幽显事别，不能驱策。苟能存其始约，幸再思之。”俄而纱窗渐白，注目视之，悄无所见。宝良久思之，方达其义。遂呼吏，命按兵籍，选亡没者名，得马军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数内选押衙孟远，充行营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

是月十一日，抽回戍庙之卒。见于厅事之前，转旋之际，有一甲士仆地，口动目瞬，问无所应，亦不似暴卒者。遂置于

廊庑之间，天明方悟。遂使人诘之，对曰：“某初见一人，衣青袍，自东而来，相见甚有礼。谓某曰：‘贵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尽诚款。假尔明敏，再通幽情，幸无辞免也。’某急以他词拒之，遂以袂相牵，懵然颠仆。但觉与青衣者继踵偕行，俄至其庙，促呼连步，至于帷薄之前。见贵主谓某云：‘昨蒙相公悯念孤危，俾尔戍于弊邑。往返途路，得无劳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师，深惬诚愿。观其士马精强，衣甲铍利，然都虞候孟远，才轻位下，甚无机略。今月九日，有游军三千余，来掠我近郊。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邀击于平原之上，设伏不密，反为彼军所败。甚思一权谋之将，俾尔速归，达我情素。’言讫，拜辞而出，昏然似醉，余无所知矣。”宝验其说，与梦相符。意欲质前事，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是月三日晚，衙于后球场，沥酒焚香，牒请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胜关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来，关使暴卒。”宝惊叹息，使人驰视之，至则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败坏。其家甚异之。

忽一夜，阴风惨冽，吹砂走石，发屋拔树，禾苗尽偃，及晓而止。云雾四布，连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声，划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数息，其家剖棺视之，良久复苏。是夕，亲邻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诘其由，乃曰：“余初见一人，衣紫绶，乘骊驹，从者十余人，至门下马，命吾相见。揖让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贵主得吹尘之梦，知君负命世之才，欲遵南阳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兹礼币，聊展敬于君子。而冀再康国步，幸不以三顾为劳也。’余不暇他辞，唯称不敢。酬酢之际，已见聘币罗于阶下，鞍马器甲锦彩服玩囊鞬之属，咸布列于庭。吾辞不获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车，所乘马异常骏伟，装饰鲜洁，仆御整肃。倏忽行百余里，有甲马三百骑

已来，迎候驱殿。有大将军之行李，余亦颇以为得志。指顾间，望见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沟洫深浚，余惚恍不知所自。俄于郊外，备帐乐，设享。宴罢入城，观者如堵，传呼小吏，交错其间，所经之门，不记重数。及至一处，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马易衣，趋见贵主。贵主使人传命，请以宾主之礼见。余自谓既受公文器甲临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坚辞，具戎服入见。贵主使人复命，请去囊鞬，宾主之间，降杀可也。余遂舍器仗而趋入，见贵主坐于厅上，余拜谒，一如君臣之礼。拜讫，连呼登阶，余乃再拜，升自西阶。见红妆翠眉，蟠龙髻凤而侍立者，数十余辈；弹弦握管，花异服而执役者，又数十辈；腰金拖紫，曳组攒簪而趋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轻裘大带，白玉横腰，而森罗于阶下者，其数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数辈，差肩接迹，累累而进。余亦低视长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数人，皆令预坐，举酒进乐。酒至贵主，敛袂举觞，将欲兴词，叙向来征聘之意。俄闻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贼步骑数万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寻已入界。数道齐进，烟火不绝，请发兵救应。’侍坐者相顾失色，诸女不及叙别，狼狈而散。及诸校降阶拜谢，伫立听命。贵主临轩谓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急，悯其孤茆，继发师徒，拯其患难。然以车甲不利，权略是思。今不弃弊陋，所以命将军者，正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为辞，少匡不迨。’遂别赐战马二疋，黄金甲一副，旌旗旄钺，珍宝器用，充庭溢目，不可胜计。彩女二人，给以兵符，锡赉甚丰。余拜捧而出，传呼诸将，指挥部伍，内外响应。是夜出城，相次探报，皆云，贼势渐雄。余素谙其山川地里，形势孤虚，遂引军夜出。去城百余里，分布要害，明悬赏罚，号令三军，设三伏以待之。迟明，排布已毕。贼汰其前功，颇甚轻进，犹谓孟远之统众也。余自引轻骑，登

高视之，见烟尘四合，行阵整肃。余先使轻兵搦战，示弱以诱之。接以短兵，且战且行。金革之声，天裂地坼。余引兵诈北，彼亦尽锐前趋，鼓噪一声，伏兵尽起，千里转战，四面夹攻。彼军败绩，死者如麻，再战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从亡之卒，不过十余人。余选健马三十骑追之，果生置于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润原野，腥秽荡空，戈甲山积。贼帅以轻车驰送于贵主，贵主登平朔楼受之。举国士民，咸来会集，引于楼前，以礼责问，唯称死罪，竟绝他词。遂令押赴都市腰斩。临刑，有一使乘传，来自王所，持急诏，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轻吾过。’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喜不自胜，谓诸将曰：‘朝那妄动，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遂命解转，使单骑送归，未及朝那，已羞而卒于路。余以克敌之功，大被宠锡，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食朔方一万三千户。别赐第宅，舆马宝器，衣服婢仆，园林邸第，旌旛铠甲。次及诸将，赏赉有差。明日大宴，预坐者不过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来侍坐，风姿艳态，愈更动人。竟夕酣饮，甚欢。酒至贵主，捧觞而言曰：‘妾之不幸，少处空闺，天赋孤贞。不从严父之命，屏居于此三纪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邻童迫胁，几至颠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及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终天不忘。’遂以七宝钟酌酒，使人持送郑将军。余因避席，再拜而饮。余自是颇动归心，词理恳切，遂许给假一月，宴罢出。明日，辞谢讫，拥其麾下三十余人返于来路，所经之处，闻鸡犬，颇甚酸辛。俄顷到家，见家人聚泣，灵帐俨然。麾下人，令余促入棺缝之中，余欲前，而为左右所耸。俄闻震雷一声，醒然而悟。”

承符自此不事家产，唯以后事付妻孥。果经一月，无疾而

终。其初欲暴卒时，告其所亲曰：“余本机钐入用，效节戎行。虽奇功蔑闻，而薄效粗立。洎遭衅累，谴谪于兹，平生志气，郁而未申。丈夫终当扇长风，摧巨浪，摧太山以压卵，决东海以沃萤。奋其鹰犬之心，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当有所受，与子分襟，固不久矣。”

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举城，晨发十余里，天初平晓，忽见前有车尘竞起，旌旗焕赫，甲马数百人，中拥一人，气概洋洋然。逼而视之，郑承符也。此人惊讶移时，因伫于路左，见警如风云，抵善女湫。俄顷，悄无所见。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肃 李延实 李义琛
刘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临
苏瑰李峤子 娄师德 李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闵 李详

夏侯亶

梁夏侯亶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出《独异志》）

王 肃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肃、齐雍州刺史奂之子。瞻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北归后魏。时高祖新营洛邑，凡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

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怅恨，遂造正觉寺以憩之。（出《伽蓝记》）

李延实

后魏太傅李延实者，庄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将行奉辞，帝谓实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实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堕。”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闻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怀砖叩头，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淑仁称齐土大夫曰：“齐人者，外矫庶几，内怀鄙吝。轻同毛羽，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促共归之。苟无所资，随即舍去。”言器薄之甚也。（出《伽蓝记》）

李义琛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事从

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引之，同舍多暗鸣。商客曰：“此三人游学者，今无所止，奈何睹其狼狈？”乃引与同寐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商客窃知，固止之，乃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后任监察。（出《云溪友议》）

刘 龙

刘龙后名义节，武德初，进计于高祖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木作樵，以易帛，岁取数十万匹。又藏内缁绢，每匹皆有余轴之饶。使截剩物，以供杂费，动盈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出《谭宾录》）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阖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

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颌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出《辨疑志》）

度支郎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坊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做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出《国史》）

虞世南

太宗将致樱桃于鄯公，称奉则尊，言赐则卑。问于虞世南。世南对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称饷。”从之。（出《国史》）

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出《独异志》）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与许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谭宾录》）

来 恒

来恒，侍中济之弟，弟兄相继秉政，时人荣之。恒父护儿，隋之猛将也。时虞世南子无才术，为将作大匠。许敬宗闻之，叹曰：“噫事之倒置，乃至于是！来护儿儿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出《大唐新语》）

欧阳询

文德皇后丧，百官垆。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出《谭宾录》）

许敬宗

太宗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竞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闻，将罪

之。（出《国史纂异》）

元万顷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出《谭宾录》）

郭务静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亡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出《朝野僉载》）

唐 临

唐临性宽仁，多恕。常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谓曰：“今日隐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出《转载》）

苏瑰李峤子

中宗常召宰相苏瑰、李峤子进见。二子皆僮年，上迎抚于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宜忆所通书，可谓奏吾者言之矣。”颀应之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亡其名，亦进曰：“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瑰有子，李峤无儿。”（出《松窗录》）

娄师德

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忧汝与人相竞。”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师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而其保身远害，皆类于此也。（出《独异志》）

又则天禁屠杀颇切，吏人弊于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陕。

厨人进肉，师德曰：“敕禁屠杀，何为有此。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

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出《御史台记》）

李 晦

李晦为雍州长史，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逼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出《谭宾录》）

宋之问

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诗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出《本事诗》）

陆元方

陆元方为鸾台凤阁侍郎，居相国。则天将有迁除，必先访之。元方密以进，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进状章，缄于函中，子弟未尝见。临终，命焚之。曰：“吾阴德于人多矣，其后福必不衰也。吾本当寿，但以领选曹，铨择流品，吾伤心神耳。”言毕而终。（出《御史台记》）

陈希闵

司刑司丞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之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鞞削至多，纸面穿孔，故名“按孔”。（出《朝野僉载》）

李 详

李详字审己，赵郡人。祖机衡，父颖，代传儒素。详有才华胆气，放荡不羁。解褐盐亭尉。详在盐亭，因考，为录事参军所挤。详谓刺史曰：“录事恃纒曹之权，当要害之地，为其妄褒贬耳。若使详秉笔，亦有其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考状。”遂授笔。详即书录事考曰：“怯断大按，好勾小稽。自隐不清，言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焉。（出《御史台记》）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吕太一 许诚言
杜丰 修武县民 李元鼎 王琚 李适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房光庭

房光庭为尚书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败，御史陆遗逸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时宰。时宰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曰：“光庭与薛昭有旧，以途穷而归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宫，居庙堂者，复何以待光庭？”时宰义之，乃出为慈州刺史，无他累。光庭尝送亲故之葬，出鼎门，际晚且饥，会鬻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光庭曰：“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时人赏其放逸。（出《御史台记》）

崔思兢

崔思兢，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

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母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须实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白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阖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兢素重馆客，不知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白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缗，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语》）

崔 湜

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揖，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三登宰辅，年始三十六。

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吕太一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忽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出《御史台记》）

许诚言

许诚言为瑯邪太守，有囚缢死狱中，乃执去年修狱典鞭之。修狱典曰：“小人主修狱耳，如墙垣不固，狴牢破坏，贼自中出，犹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况囚自缢而终，修狱典何罪？”诚言犹怒曰：“汝胥吏，举动自合笞，又何诉？”（出《纪闻》）

杜 丰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诸官以为不可，丰曰：“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祚延长，此棺器者，谁之所造？且将何施？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赐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转为御史，解之，乃得

已。丰子钟，时为兖州参军，都督令掌厩马刍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日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窖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臭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纪闻》）

修武县民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出《纪闻》）

李元晶

李元晶为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剥之屏外，承明狡

猾者也。既出屏，适会博士刘琮璉后至，将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则前执而剥之，给曰：“太守怒汝衙迟，使我领人取汝，令便剥将来。”琮璉以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见剥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数十焉。琮璉起谢曰：“蒙恩赐杖，请示罪名。”元晶曰：“为承明所卖。”竟无言，遂入户。（出《纪闻》）

王 琚

玄宗在藩邸时，每游戏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帝坐未久，书生杀驴煮秫，备膳馔，酒肉滂沛，帝顾而甚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语议，合帝意，帝日益亲善。及韦氏专制，帝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亲也？”帝遂纳琚之谋，戡定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实预配飨焉。（出《开天传信记》）

李适之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出《独异志》）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隐居梁城，王志愔、杨珣皆荐之。寻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谓履忠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署排门夫。履忠特以读少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虽不得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谭宾录》）

夜明帘

姚崇为相，尝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谓崇曰：“说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说当无害。”林甫止将诏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马坠告。

说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书生，通于说侍儿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书生厉声言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缓急有用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兼以侍儿与归。

书生一去数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报者久矣。今闻公为姚相国

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可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己所宝者，书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鸡林郡以夜明帘为寄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说手札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书生具以说事言，兼用夜明帘为贖。且谓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于张丞相乎，而今反用谗耶？”

明早，公主上谒，具为奏之。上感动，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复再见矣。（出《松窗录》）

班景倩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具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出《明皇杂录》）

薛令之

神龙二年，闽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淡，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

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饭涩匙难缩，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东归。肃宗即位，诏征之，已卒。（出《闽川名仕传》）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隐甫 萧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维 史思明 豆谷
润州楼 丘为 裴佖 李抱贞 杨志坚

宇文融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讟。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出《明皇杂录》）

歌舒翰

天宝中，歌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歌舒翰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黷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

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出《乾鐙子》）

崔隐甫

梨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与卿戏也。”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俄而复敕释，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出《国史补》）

萧嵩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瑰宝。”上寻绎三四，谓嵩曰：“颋，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出《明皇杂录》）

陈怀卿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烂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覘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土中有麸金，消得数千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邹凤炽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白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又有王元宝者，年老好戏谑，出入里市，为人所知。人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出《西京记》）

又一说，玄宗尝召王元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王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故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

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出《独异志》）

高力士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莽，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出《明皇杂录》）

王 维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歔，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佛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出《明皇杂录》）

史思明

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声势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长驱至永宁县，为其子朝义所杀。思明日：“尔杀我太早，禄山尚得至东都，而尔何亟也。思明子伪封怀王，周至即其傅也。（出《芝田录》）”

豆谷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实甚圆细美，人皆赖此活焉。（出《传载》）

润州楼

润州城南隅，有楼名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贬。开元已前，以润州为凶阨。董琬为江东采访使，尝居此州。其时昼日烟出，刺史皆忧惧狼狈，愁情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昼日烟出，圆可一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乃出于楼角隙中，更近而视之，乃蚊子也。楼下有井，

井中无水，黑而且深，小虫后分胛之类，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于隙中作团而上。遥看类烟，以手揽之，即蚊蚋耳。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出《辨疑志》）

丘 为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州郡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以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出《谭宾录》）

裴 佶

朱泚既乱，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佶貌寝，自出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之。”（出《国史补》）

李抱贞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匱缺，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谋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焚呬

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擅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出《尚书故实》）

杨志坚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牒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间，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器？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出《云溪友议》）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存 严震 卢杞 韦皋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傜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稹 于頔 薛尚衍

赵 存

冯翊之东窟谷，有隐士赵存者，元和十四年，寿逾九十。服精术之药，体甚轻健。自云：父讳君乘，亦享遐寿。尝事兗公陆象先，言兗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测度。

兗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僚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僚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

遂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

初、房瑄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瑄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瑄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

后数年，瑄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闾乡。值象先自江东征入，次闾乡，日中遇瑄，留迨至昏黑，瑄不敢言。忽谓瑄曰：“携衾绸来，可以霁话。”瑄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瑄为监察御史。

景融又曰：“比年房瑄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阙荐为监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瑄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则不言矣，是以为用之。”班行间大伏其量矣。（出《乾鑿子》）

严 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傲。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诚不可。旨辄如此，乃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可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出《乾鑿子》）

卢杞

卢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帝恻然悯之，谓卢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君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恐为拘留，以谩之也。揆门地，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归东都，司徒杜佑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话录》）

韦皋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贍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出《国史补》）

陆畅

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白以刺严武也。后陆畅复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

地。”畅俊韦皋也。初畅受知于皋，乃为《蜀道易》献之。皋大喜，赠罗八百匹。及韦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释。（出《尚书故实》）

马 畅

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羹文场，以进德宗。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皆拆入内。（出《国史补》）

吴 湊

德宗非时召拜吴湊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问曰：“何速？”吏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办。”（出《国史补》）

袁 惨

袁惨之破袁眺，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

生致阙下。惨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遣笞臀逐之。
(出《国史补》)

李 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部人有父病蛊。乃为木偶人，置勉名位，瘞于其垄。或发以告勉，勉曰：“为父禳灾，是亦可矜也，舍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贬黜。”议曰：“不然，当李希烈之怙乱，其锋不可当，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罚也。矧应变非长，援军不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摇动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隧，乃全师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谭宾录》)

于公异

李晟平朱泚之乱，德宗览收城露布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虞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谨，赐《孝经》一卷，故坎坷而终。(出《国史补》)

邢君牙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

谒焉。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以为怪，乃揖汾坐，曾不顾尧佐、师老。

俄而有吏过校，宴设司欠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公事，略须决遣，未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闻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设吏论牙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君牙甚怪，便放设吏，与汾相亲。

汾谓君牙曰：“某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剑南韦二十三，徐州张十三，一日之内，客有数等，上至给舍，即须法味。中至补遗，即须煮鸡豚或生或鲙。”既而指师老、尧佐云：“如举子此公之徒，远相访，君僕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尧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辞而退，君牙各赠五缣。张汾洒扫内厅安置，留连月余，赠五百缣。汾却至武功，尧佐方卧病在馆，汾都不相揖。

后二年及第，又不肯选，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镇西川，哀其龙钟，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殁。（出《乾鑿子》）

张 造

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华阴，华阴尉张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旧游，岂宜斩伐？”乃止。（出《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为鄂岳团练，夜登城，女墙已锁。守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及明，擢为大职。（出《国史补》）

李章武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唐太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念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向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芻云水畔，何山松拍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诗》）

元稹

元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襄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恒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今，连飞十数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卿黄丞也，此后绝不复如。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哀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以识，问其前衔，即曩日之逃席黄丞也。说向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尊，舫舟邀余同载。”

余时在诸葛所征之路次，不胜感今怀古，遂作《赠黄明府》诗云：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联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迢迢七盘路，坡陀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出《本事诗》）

于 頔

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頔奇俊，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日，两见，以游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钱五百。”“受乎？”曰：“掷于庭而去。”于大恨，谓宾佐曰：“某事繁，总盖有阙遗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匹，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以书付。”小将界外追及，牛不折书，揖回。（出《幽闲鼓吹》）

薛尚衍

于頔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归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彩绫。尚衍颌之，亦不言。頔叹曰：“是何祥也？”（出《国史补》）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逞 吕元膺 王锷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愿 张荐 莲花漏 唐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益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夔 刘禹锡 滕迈

高 逞

高逞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出《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赈之。如是十年许，吕寝疾将亟，儿侄列前，吕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即虑其忧惧；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出《芝田录》）

王 鐸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后永宁为王鐸宅，安邑为北平王马燧宅。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弘及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盞破而成焉；马燧为奉诚园，所为玉盞破而不完也。

又一说，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一破无复可全。金碗或伤，庶可再制。牛宅本将作大匠康聳宅，聳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聳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李后为梁新所有。（出《卢氏杂说》）

江西驿官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出《国史补》）

王仲舒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

不求碑志相救？”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
(出《国史补》)

周 愿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话平生各有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或怕妄与佞。工部员外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出《传载》)

张 荐

张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歿于赤岭。
(出《传载》)

莲花漏

越僧僧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之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无所差也。(出《国史补》)

唐 衢

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涕泣。尝游太原，遇享军，

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出《国史补》）

脂粉钱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果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出《嘉话录》）

韦执谊

元和初，韦执谊贬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怜其羁旅，乃举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颇诸公事，幸期佐理。忽惮縻贤，事须请摄军事衙推。”（出《岭南异物志》）

李光颜

李光颜有大功于时，位望通显。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因从容，乃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冀光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颜乃谢幕客曰：“光颜一健儿也，遭逢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选得嘉婿，诸贤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为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职，仍分财而资之。从事闻之，成以为愜当矣。按光颜居鼎盛文朝，虑弓藏之祸，事当远害，理在避嫌。岂敢结强宗，固隳本志者欤？与夫必娶国高，求婚王谢者，不其远哉？（出《北梦琐言》）

李 益

长庆初，赵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赵乃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出《摭言》）

吴武陵

长庆中，李渤除桂管观察使，表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故事，副车上任，具囊鞬通谢。又数日，于球场致宴，酒酣，吴乃闻妇女于看棚聚观，意甚耻之。吴既负气，欲复其辱，乃上台盘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见之大怒，命卫士送衙司梟首。时有衙校水兰，知其不可，遂以礼而救止，多遣人卫之。

渤醉极，扶归寝，至夜艾而觉，闻家人聚哭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喧闹，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事，忧及于祸，是以悲耳。”渤大惊，亟命递使问之，水兰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犹寝在衙院，无苦。”渤迟明，早至衙院，卑词引过，宾主上下，俱自克责，益相敬。时未有监军，于是乃奏水兰牧于宜州以酌之。

武陵虽有文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又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史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负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因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鹞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出《本事诗》）

韦乾度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色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鑿子》）

赵宗儒

赵宗儒检校左仆射为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朝会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乐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其事不合关白。宗儒忧恐不已，相座责以懦怯不任事，改换散秩，为太子少师。（出《卢氏杂说》）

席夔

韩愈初贬之制，舍人席夔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韩曰：“席不吃不洁太迟。”人曰：“何也？”曰：“出语不当。岂有忿责词云，‘亦有声名’耳？”（出《嘉话录》）

刘禹锡

牛僧孺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尝投贖于补缺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期至矣。”虽拜谢，砉砉终为快快。

历三十余岁，刘转汝州，僧孺镇汉南。枉道驻旌，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承诗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南尚书，高识远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中为上也。”

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禹锡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出《云溪友议》）

滕 迈

滕倪苦心为诗，远之吉州，谒宗人迈。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诗曰：“白发不能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迈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

安以宗从疏远也？”倪既秋试，捧笈告游，乃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及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于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有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青无路接瑶池。”（出《云溪友议》）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冯宿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催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苗耽 裴勋 邓敞

李宗闵

李德裕在维扬，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德裕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宗闵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德裕入相，过洛，宗闵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以解纷。复书曰：“怨则不怨，见则无端。”

初德裕与宗闵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势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宗闵在位，德裕为兵部尚书，自得歧路，必当大用，宗闵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惊入朝，即宗闵之党也，时为京兆尹。

一日，诣宗闵，值宗闵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则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宗闵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嫌。”宗闵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矣。”

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曰：“适宗相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德裕惊喜，双泪遽落，曰：“此大门官也，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还报，宗闵复与杨虞卿议

之，竟为所隳，终致后祸。（出《幽闲鼓吹》）

冯 宿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欢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一合，送与之。开之，有乌中二顶，暨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匹，鞍鞞照地，无与比。

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捧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倣。”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

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之为人，似非沉静；萧倣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遂以易之。（出《玉堂闲话》）

李 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谟，谟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谟为御史中丞。常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谟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曰：“经如今也不送。”谟为之色变，益怀

愤恚。

后回谪刺建州，谩大拜，回有启状，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不恚于杖，止恨停废耳，因亡命至京师，投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

会亭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诘之，其人具述本志，于是诲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见魏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之，对曰：“建州百姓诉冤。”魏闻之，倒持麈尾，敲鞍子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极力锻成大狱。时李己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狱，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出《摭言》）

周 复

元稹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稹尝赋诗，命院中属和。复乃簪笏见稹曰：“某偶以大人往还，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稹嘉之曰：“质实如是，贤于能诗者矣。”（出《幽闲鼓吹》）

杨希古

杨希古，靖泰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过之。希古性迂僻，初应进士举，以文投丞郎，丞郎奖之。希古乃起而对曰：“斯文也，

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话之，曰：“此舍弟源嶠为希古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炫耀，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

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像，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刘禹锡

刘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当日传于都下。有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见曰，时宰与坐，慰其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其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

禹锡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耳。旋又出牧，于连州至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独来。”（出《本事诗》）

催阵使

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羊，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数十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及境上诸州，闻之大震，咸加备戒严。

都统王宰、石雄等，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可为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

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归中书，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

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帝曰：“可。”

即日，李自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缓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罄折致词，回掉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史安在？”群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

于是二帅大惧，率亲军而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梟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芝田录》）

李群玉

李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二妃庙，题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颿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乃志其所陈，俄而影灭，遂礼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

太守段成式素与李为诗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州。段乃为诗哭之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增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出《云溪友议》）

温庭筠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勣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勣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赵颀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勣。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客姓氏，左右以勣对。温氏遂出厅事，前执勣袖大哭。勣殊惊异，且持袖牢

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答之？迄今无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复大哭，久之方得解。勔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苗 耽

苗耽进士登第，闲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为将来通塞，可以响卜。耽即命子侄扫洒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所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耽复专其志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遂挈鱼以入。其实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固怒之矣，又见或微割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卒饿死耳，何滞我之如是邪？”

初耽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见有以辇棺而回者，以其价贱，即僦而寢息其间。至洛东门，阖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谓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食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阖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枢。”后耽终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裴 勔

裴勔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与父垣会饮，垣令飞盏，每属其人，辄自言状。垣付勔曰：“矧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勔千分。”勔饮讫而复其盏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答之。慈恩寺连接曲江，及京辇诸境，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勔常与亲识游，见其

父及诸家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出《玉泉子》）

邓 敞

邓敞，封教之门生。初比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媾李氏矣，其父常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胜蹕，私利其言，许之。

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敞挈牛氏而归。将及家，敞给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鞬囊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幕帐杂物，列于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曰：“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抚膺大哭顿地。

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愷嗇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出《玉泉子》）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铉 王铎 李贻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 卢弘正 毕诚 李师望 高骈 韦宙
王氏子 刘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崔 铉

崔铉，元略之子。京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乱，赤其族，物议以为甚之报焉。初崔瑄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钱凤。瑄既朋党宏大，莫不为尽力。甚者出于单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遂加诬罔奏焉。瑄自左补阙出为阳翟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补阙，此卢甚结喉也。”瑄殊不悻。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呜呼！谓天道高，何其明哉！（出《玉泉子》）

王 铎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时，李骈判度支。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干京国余米，

必耗京国之食；若运米实关中，自江淮至京，兼济无限贫民也。“时余米之制业已行，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官余，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出《闻奇录》）”

李 贻

李贻与王铎进士同年，后俱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已在其后也。迨路岩出镇，益失其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矣，贻阴知之。挈一壶家酒诣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愿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饮。铎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女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愿为妻儿谋。”贻惊曰：“以吾斯酒为鸩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之而去。（出《玉泉子》）

韦保衡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璋为右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李所沮，则伤威重。因劝韦勿除。（出《卢氏杂说》）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诣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怪而去。他日，

谓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适且觉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乃讥予与山野有道之士游乎？南朝高人，以蛙鸣及蒿菜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出《国语》）

路群卢弘正

中书舍人路群与给事中卢弘正，性相异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尝言市朝；卢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路日谋高卧，有制草，则就宅视之；卢未尝请告，有客旅，则就省谒之。虽所好不同，而相亲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卢将宴入，道过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鹤氅，构火命觞，以赏嘉致。闻卢至，大喜曰：“适我愿兮。”亟命迎入。卢金紫华焕，意气轩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洁。路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卢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相庭，以图外任。”路色惨曰：“驾肩权门，何至于是？且有定分，徒劳尔形。家酿稍醇，能一醉否？”卢曰：“省有急事，俟吾决之。”路又呼侍儿曰：“卢六欲去，特早来药糜分二器，我与卢六同食。”卢振声曰：“不可。”路曰：“何也？”卢曰：“今旦饭冷，且欲遐征，家饌已食炮炙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迈，各尽其性。（出《唐缺史》）

毕 誠

毕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为太湖县伍伯。誠深耻之，

常使人讽令解役，为除官。反复数四，竟不从命。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令，誠延至相第，嘱之为舅除其猥藉，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誠意。伍伯曰：“某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坚勉之，乃曰：“某每岁秋夏，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缺，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除何官耶？”杨乃具以闻誠，誠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王蜀伪相庾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为杨会除马长以酌之。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侍，而博一虚名马长乎？”后虽假职名，止除检校官，竟不舍县役矣。（出《北梦琐言》）

李师望

李师望，乃宗属也，自负才能，欲以方面为己任。因旅游邛蜀，备知南蛮勇怯，遂上书，请割西川数州，于临邛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以师望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阴通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道，侵轶蜀川，戎校囊滂，不能止遏。师望亦因此受黜焉。（出《北梦琐言》）

高 骈

渤海王太尉高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

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子数十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出《北梦琐言》）

韦 宙

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出《北梦琐言》）

王氏子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出《中朝故事》）

刘 蛻

刘蛻，桐庐人，早以文学进士。其父尝戒之曰：“任汝举

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蜕后登华贯，出典商于，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常为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蜕之通人，抑有其说，时未谕也。”（出《北梦琐言》）

皮日休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必斥乎经史，圣人之贼也。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科选请同明经。

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韩愈乎！”

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幼攻文，隐于鹿门山，号醉吟先生。初至场中，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其如一日何？”

对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废二日。”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为钱镠判官。（出《北梦琐言》）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

漂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橹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悼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殓葬，日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出《南楚新闻》）

李德权

京华有李光者，不知何许人也。以谗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

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时令孜与陈敬瑄盗专国柄，人皆畏威。李德权者处于左右，遐迩仰奉。奸豪辈求名利，多赂德权，以为关节。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敬瑄败，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衣衫百结，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与父相熟。忽睹德权，念其蓝缕，邀至私舍。安无子，遂引以为侄。未半载，安且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曰：“看马李仆射。”（出《南楚新闻》）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赵崇 韩偓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蘧 袁继谦 帝昶

孔 纬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任后，巡厅，晋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国杜邠公惊，充弘文馆直学士，判馆事。暮春，留余看牡丹于斯厅内。言曰：“此厅比令无逸居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此座，犹或庶几。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观之则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庭事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出《闻奇录》）

李克助

李克助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郑县令崔銮，有民告举放绝绢价。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

不奏？”克助云：“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数将及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华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即郑县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论，乃舍崔令之罪，谪颍阳尉。（出《闻奇录》）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酌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

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凜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自倒，剑失手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跽伏，更不敢动。

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藉。众大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

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踪，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因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记》）

孟乙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貉。百无一失。偶乘暇，持槊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迳，若有人迹。遂入之，以槊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槊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痍遍身。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闲话》）

振武角抵人

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膂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

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遂掩绾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椽，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在手中。此人见之，果自倒，聊助宴设之欢笑耳。”有边岫判官，目睹其事。（出《玉堂闲话》）

赵 崇

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而崇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韩 偓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帝面许用偓为相。偓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须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叹。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轻佻，赞又有嫌衅，乃驰入请见，于帝前，具言二公长短。帝曰：“赵崇乃韩偓荐。”

时偃在侧，梁王叱之。偃奏：“臣不敢与大臣争。”帝曰：“韩偃出。”寻谪官入闽。故偃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病休看九局棋。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出《摭言》）

薛昌绪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飞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可之，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帟房，其礼亦然。尝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必候请而可之。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攀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宵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此盖人妖也。秦陇人皆知之。（出《玉堂闲话》）

姜太师

蜀有姜太师者，失其名，许田人也，幼年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从先主征伐，屡立功勋。后继领数镇节钺，官至极品。有掌厩夫姜老者，事刍秣数十年。姜每入厩，见其小过，必笞

之。如是积年，计其数，将及数百。后老不任鞭捶，因泣告夫人，乞放归乡里。夫人曰：“汝何许人？”对曰：“许田人。”“复有何骨肉？”对曰：“当被掠之时，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处。”又问其儿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亲，皆言之。及姜归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归乡，因问得所失男女亲属姓名。姜大惊，疑其父也，使人细问之：“其男身有何记验？”曰：“我儿脚心上有一黑子，余不记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剑门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关东来。”遂将金帛车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报挾父之过，斋僧数万，终身不挾从者。（出《王氏见闻》）

康义诚

后唐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常军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询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出《玉堂闲话》）

高季昌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觐，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抄《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

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孙。（出《北梦琐言》）

沈尚书妻

有沈尚书失其名，常为秦帅亲吏。其妻狼戾而不谨，又妒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后因闲退，挈其妻孥，寄于凤州，自往东川游索，意是与怨偶永绝矣。华洪镇东蜀，与沈有布衣之旧，呼为兄。

既至郊迎，执手叙其契阔，待之如亲兄。遂特创一第，仆马金帛器玩，无有缺者，送姬仆十余辈，断不令归北。沈亦微诉其事，无心还家。及经年，家信至，其妻已离凤州，自至东蜀。

沈闻之大惧，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书，重设盟誓，云：“自此必改从前之性，愿以偕老。”不日而至。

其初至，颇亦柔和；涉旬之后，前行复作。诸姬婢仆悉鞭捶星散，良人头面，皆拿擘破损。华洪闻之，召沈谓之曰：“欲为兄杀之，如何？”沈不可。

如是旬日后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丧。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剑，牵出帷房，刃于阶下，弃尸于潼江，然后报沈。沈闻之，不胜惊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拨之，便随流。来日，复在旧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系石缜之，沈亦不逾旬，失魂而逝。得非怨偶为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见闻》）

杨 蘧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出《稽神录》）

袁继谦

晋将少作监袁继谦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闻多凶怪，昏瞑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惊惧，莫能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其声重浊，举家师惧，必谓其怪之尤者。遂于窗隙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色晦，睹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人输税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余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举家大笑，遂安寝。”（出《玉堂闲话》）

帝 羝

晋开运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归国，殁于赵之栾城。国人破其腹，尽出五脏，纳盐石许，载之以归。时人谓之“帝羝”（出《玉堂闲话》）